

★ 號 大 特 年 新 ★

譯述西洋

雜誌精華

西風

號 月 正 年 十 三

期 三 十 五 第

介紹歐美

人生社會



從歐洲歸來

余新恩

化學家的新天地(上)

李嘉璧

西遊記(十)

沈有乾

奇妙的人體

陳哲生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三)

徐訐

有口難言

陳宜生

牛津官話

許辰光

婚姻真諦

葉羣

★紀念魯美音女士★小西風★

開天闢地

杰光

暗殺公司

葉慈

向墨西哥灣駛去

翁萬戈

生活的藝術(三十二)

林語堂

刁皮的美國大學生

秦道堅

醉生夢死

陸夢心

文化不會毀滅

潘申慶

建設新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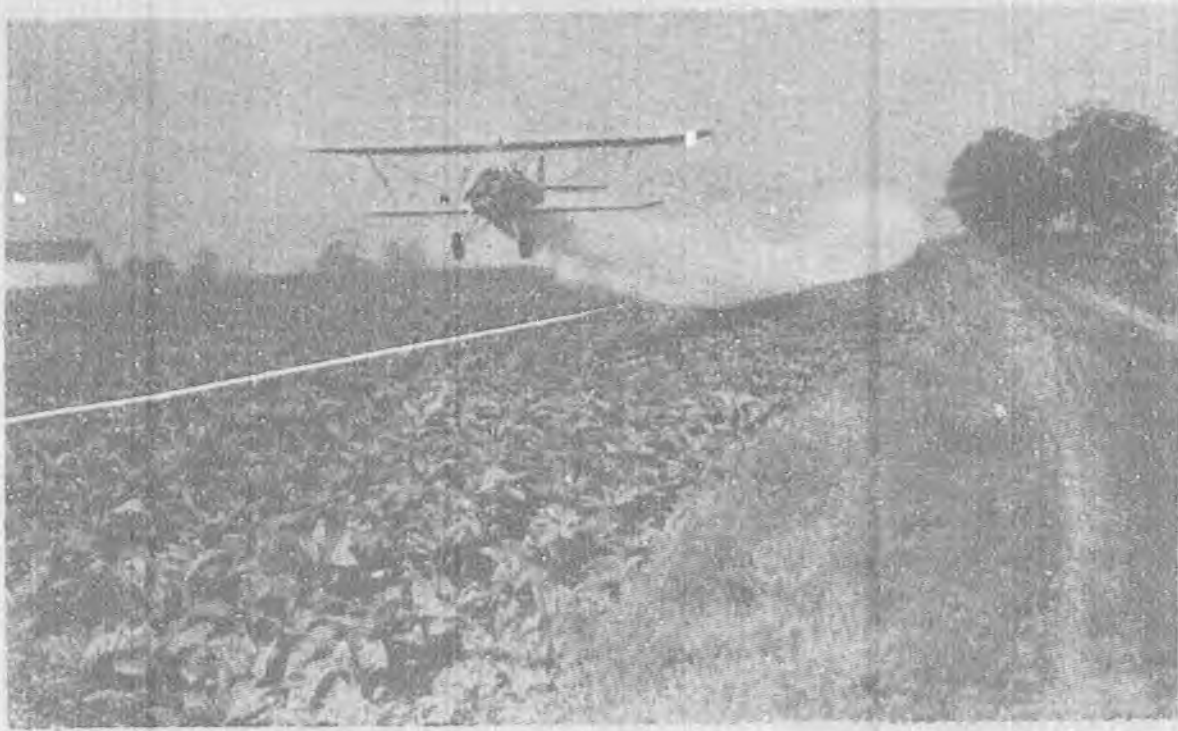
李崎

★化學家的

新天地★



↑由煤，空氣，與水所製成的尼倫絲襪，已使紡織界發生一大革命。



飛機每日清晨，於露水未乾，空氣沉靜時，散佈殺蟲毒藥，效力至大。←

用玻璃所製成的絲，為化學界中一大奇蹟。↓

牙醫生所用的新燈，以「露晒脫」造成彎棒，可使口中毫髮分明。↓



中華健康協會

徵求會員

本會為滬上醫界名流與各醫學團體合辦之唯一健康機關目的在使民衆感覺健康之重要使中國在健康及體格方面成爲一等國家宗旨純正茲爲推廣健康運動起見即日起徵求特種會員一千名手續簡便付會費三元即可享受（索章附郵二分）

六大利益（學校工廠公司團體加入另有優待辦法）

- （一）贈閱「中華健康雜誌」（教育部指定全國各級學校定閱之雜誌）全年一份六期 價值二元
- （二）贈健康證章一枚 價值一元
- （三）贈健康紀錄一份 價值二角
- （四）每年免費檢查身體二次 價值十元
- （五）免費注射防疫針三次 價值二元
- （六）免費種痘一次 價值一元

以上六大利益共值洋十六元二角君祇須加入爲會員即可享受請駕臨本埠池浜路四十一號本會會所接洽電話三九八七〇

理事

朱恆璧（會長）
刁信德（副會長）
富文壽（司庫）
施思明（秘書）

海琛德
王淑貞
沈驥英
周誠許
鄭荃

總幹事

歐陽忠

宣傳組主任

黃惠光

公共衛生區主任

朱功宏

會員組主任

何祝萱

盧憾林
輯編辦主

西 洋 文 學

林 語 堂
輯編問顧

第五期新年號

零售每冊
國幣七角

- 傳統先譯：論詩與哲學
- 吳興華譯：生命的火燄（小說）
- 譚惟翰譯：集郵（小說）
- 陳恩風譯：看不見的傷（小說）
- 蘭天竹譯：盛饌（小說）
- 項冲譯：少女的陰影（小說）
- 陳瑜譯：戴假面的愛情（中篇連載）
- 周煦良譯：柯勒立治詩（漢英對照）
- 卞之琳譯：貢斯黨及其阿道爾夫
- 李健吾譯：福樓拜信札選
- 黃宗江譯：悲愴交響曲（戲劇）
- 芝聯譯：現在傳記文學
- 卞之琳譯：阿道爾夫（續）
- 言文譯：悲多汶（傳記）
- 張芝聯等：書評四篇

定閱 全年 七元 五角
上海赫德路趙家橋六七弄十三號
西洋文學社出版
電話：三二四二五號

宇 宙 風 乙 刊

第三十六期
新年增大號

陶亢德林語堂編輯
每冊零售六角
一月一日發售

- 人生九論 陶亢德
- 不是萬花筒 柳存仁
- 在法國旅行 沈承燦
- 倫敦之春 蔣彝
- 函可和尙年譜 王在民
- 譚雲山與燈霞法師 勵天子
- 畫家米勒 許公陵
- 山家風光 周曙山

華 髮 集

周九老
黎角一
庵五分
作角二

明末吳江民族英雄吳日生傳 南史

- 母親的希望 馮和儀
- 推背圖攷 胡懷琛
- 唐詩之多 吳經熊
- 吊打校長奇案 李宗吾
- 我國的茶和陶磁 汝成
- 魯迅先生之蟹月 許欽文
- 亂彈之商兌 趙網
- 答趙景深先生 劉厚滋
- 李宗吾著作序四種 江超西

德 國 內 幕 畫 夢 集

陶一畢
元樹實
德五棠
角一價

西風社新書預告

變態心理漫談

精選關於變態心理之文章數十篇，分類編成，現已出版，每冊一元二角。

樊籠

西風社徵文選集之一，內容包括我的家庭問題等二十餘篇，每冊定價一元。

供狀

西風社徵文選集之二，內容包括我的懺悔等二十餘篇，每冊定價一元。

活地獄

西風信箱第三集，包括讀者之來信數十封，精采動人，每冊定價一元五角。

顧問：林語堂
編輯：黃嘉德
黃嘉音

西風副刊

編輯：黃嘉德
黃嘉音

第二十九期正月號

新年特大號要目預告

大學肺癆療養院（專篇）

余新恩

魔谷（通訊）

翁萬戈

邊疆風光（通訊）

上官后入

希臘——西方文明的搖籃

李紹忠

競爭中的通訊網

陳東林

閃電的情報工作

傅松鶴

法西斯的報界

史 毅

英國在戰爭中（倫敦通訊）

許煇光

空襲下的倫敦（戰爭）

沈 吟

德國新戰術（戰爭）

陳師超

特戈爾將軍（人物）

合 鳥

宇宙新語（科學·自然）

陸以中

消化與胃病（健康·衛生）

秦道堅

荷蘭的溜冰熱（歐風美雨）

季 震

動物有思想嗎？（動物）

仁 華

小西風·徵文·信箱·通訊運動·圖書館

西風第五十三期正月號

編者的話……………(四二七)

專篇·通訊

從歐洲歸來……………余新恩

由巴黎到上海

(四二八)

西遊記(十)……………沈有乾

留美回憶錄

(四三五)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三)……………徐訐

一個法國小姐的故事

(四四〇)

牛津官話……………許煥光

『上層社會』人士的『照會』

(四五〇)

向墨西哥灣駛去……………翁萬戈

南遊印象

(四五二)

刁皮的美國大學生……………秦道堅

極盡胡鬧之能事

(四五六)

報復(卡吞)……………杰光

開天闢地

(四六〇)

盤古氏的徒子徒孫

(四六一)

關於美國的報紙……………問心

讀『英美的報紙』後

(四六四)

思想·文化

文化不會毀滅……………潘申慶

人類的過去與未來

(四六六)

小西風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各文友

悼魯美音

仰光的金塔……………魯美音遺著

西風特寫

(四七四)

悼魯美音女士……………編者

西風失一文友

(四七六)

似夢非夢……………楊懇

不堪回首

(四七八)

雨絲風片……………編者輯

花花絮絮·點點滴滴

(四八二)

科學·自然

化學家的新天地(上)……………李嘉璧

人定勝天

(四八三)

血液工廠……………潘君牧

人體中不可缺少的東西

(四八八)

醫學·生理

奇妙的人體……………陳哲生

認識自己

(四九〇)

窺胃鏡……………蔡鉦

患胃病者的福音

(四九六)

三 十 年 新 年 特 大 號 目 錄

殊出意外(卡吞).....(四九九)	心理·教育	有口難言.....陳宜生 <small>三口吃者的悲哀</small>(五〇一)	胡思亂想.....陳師超 <small>想像力的力量</small>(五〇七)	婦女·家庭	婚姻真諦.....葉羣 <small>人類社會最根本的制度</small>(五一一)	傳記·人物	羅琪——靈魂學的權威.....水建彤 <small>陰間與陽世的交通</small>(五一八)	社會·暴露	暗殺公司.....葉 愁 <small>盜匪惡棍的集團</small>(五二二)	娼妓問題.....左 右 <small>賣淫制度</small>(五二六)	長篇連載	
生活的藝術(三十二).....林語堂著 <small>個人的抒情哲學</small>黃嘉德譯	堂信的口福(卡吞).....(五三六)	紀念徵文	醉生夢死.....陸夢沁 <small>我的戀愛</small>(五三七)	悼梅玲.....陸蔚靈 <small>我的回憶</small>(五四一)	西風信箱	建設新的幸福.....李 崎 <small>寡婦的悲哀與徬徨</small>(五四七)	失望的苦酒.....劉吳明珍 <small>一半失明的眼睛</small>(五四九)	籠中鳥.....志 貞 <small>苦悶的女孩子</small>(五五二)	清寒基金	望書興嘆.....(五五四)	通訊運動	擴大通訊運動.....(五五六)

上 海 西 風 月 刊 社 出 版

半露半掩



香粉之選，必求色澤鮮豔，如花如玉。面部瑕疵，不留纖痕，方為上乘。唯有三花香粉，確具此種妙用。請即購一盒而試用之，當知其柔膩潤滑，迥異尋常。香味幽雅，如佩芝蘭。至粉質黏性特著，歷久不脫，尤為餘事。凡此皆足令人見而更為可愛者。

三花香霜

用作粉底，能使面膚滑嫩。無油光粗糙之弊。有勻和持久之效。更能終日保護面容，俾塵垢不致阻滯。免使毛孔擴大，雀斑叢生。洵美容之妙品也。



另有精美仿書
詳述護膚要訣
承索即奉

美商三花公司
上海四川路六六八號

編 者 的 話

在民國三十年的元旦，編者謹把這本西風特大號獻給海內外讀者。

本期『專篇·通訊』欄所發表的文章計有八篇之多，諸位文友踴躍賜稿，深為可感。余新恩先生的從歐洲歸來以輕鬆的筆致描寫二次大戰爆發後由法歸國的沿途印象，那些旅中的景色真不是平時所看得到的。許煥光先生的牛津官話說明『官話』在英國社會上的意義，具見英人階級分野之鮮明。翁萬戈先生的向墨西哥灣駛去是一頓粗線條構成的速寫。麥道堅先生的刁皮的美國大學生由美國學生的習性談到美國學校中戲謔的俗尚，讀來令人噴飯。杰光先生的開天闢地敘寫馬來亞開發大地的情形；問心先生的關於美國的報紙是本刊第四十七期英美的報紙的補充。至於綜稿方面，沈有乾先生的西遊記下期可全部登完；徐訕先生的中篇小說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連載三期，情節已漸到緊要關頭，越來越精彩，讀來令人恨不得即刻看完它也。

文化不會毀滅由歷史觀點探討人類文化的前途，立論警闢，令人感奮。

本刊文友魯美音女士不幸於廿九年十月廿九日因中國航空公司重慶號客機被擊墜地，遇難殉職，至堪痛悼。本期除刊登魯女士之最後遺作仰光的金塔及遺像外，又發表

兩篇紀念文字，一為編者所撰，一為魯女士之同事好友楊懇女士所撰。楊女士在似夢非夢中以生動親切的文筆追憶與魯女士最後一次歡聚的情景，情感真摯，令人感喟不勝。

化學家的新天地將二十世紀化學家的偉蹟加以一番概括的敘述，科學的不斷努力將使人類過着更幸福的生活。奇妙的人體是一篇材料新鮮的醫學小品，描寫人體各部的構造及功用，淋漓盡致。

有口難言敘述口吃者的悲哀和痛苦，其心理方面的啓示可供研究口吃治療法者作重要參考。胡思亂想舉例證明訓練想像力的功用，注意修養者在這方面自然應該下點工夫。

現代大思想家杜蘭特 (Will Durant) 在婚姻真諦一文中暢論婚姻制度的進化情形及其對於人類社會的意義，語語中肯，值得細讀。

本期『社會·暴露』欄暴露現代社會的兩個黑暗面。撲滅罪惡乃是人人負應的責任。

本刊自從發起通訊運動以來，參加者為數極多。茲應讀者要求，特擴大規模，請注意本期所發表之新辦法。

本刊及西風副刊自今年起添闢『小西風』一欄，專登短小精悍的文章，內容包羅萬象，無所不有，敬請讀者及文友不吝賜教賜稿。



經過那四十四天的驚險，總算已由萬里外平安的回來了。

從歐洲歸來

余新恩

——留歐印象之六——

(一)

在巴黎通濟隆總公司，我問：

『先生！現在還有法船開往中國嗎？』

『有的，先生！不過……』公司經理答我道。

『不過？』

『不過我們在巴黎消息也不靈通，甚麼時候有船，開甚麼船，我們也都不能預聞。先生！最妥當的辦法，還是你自己去到馬賽，到那邊 Messageries Maritimes 船公司去打聽，比較我們這邊的消息還要可靠。』

在瑞士的日內瓦，便恩，朱利希等大城，問到乘船的事情，也莫不給我同樣的答覆。

於是，我的腦海中，唯有『回國，馬賽，』『馬賽，

回國』了。

(二)

自二次歐戰起後，各大都市的混沌情形實不堪設想。人民忙着疏散，各商業因之停頓，交通則發生擁擠及阻礙。遠到東方的船艘，爲了怕被德國的潛水艇暗中擊沉，初則停止開駛，繼以這條航線暫爲維持法國的生命線，不能長此停頓下去，所以毅然決定繼續通航。通航方面，並不大在乎由歐洲到東方的這一段路線，最要的却是由東方到歐洲的這一條線；爲的是在戰期中維持食糧的問題，兵力的問題，而這些供給都取諸於法國的東方殖民地。當然，法國的兵力，也有時要遷移到她的殖民地帶；加以汽油，及一切工業器械的供給，在她殖民地方面，也是一刻

不可缺乏的。爲了這些緣故，這條航線，終於在那萬分的艱難驚險中繼續維持着。不過，駛行的船艘，是極秘密的，並與軍事當局合作的。

這樣，那一天有船開，開甚麼船，都不公布。誰要坐船，必得親自到馬賽去打聽，而要去馬賽，必先要領到一張通行證始可。

(三)

爲了義大利船乘火打劫，票價高漲，而且幾次所給我的失望，遂決意即使在千苦萬難中，要設法去馬賽搭法船返國。在瑞士又經過一番手續，我此番去法國是送錢給他們，所以護照倒不難簽妥。這次押所有行李都帶到馬賽。

馬賽祇是個海口，沒有甚麼特別名勝。平時旅客鮮有逗留該地者。不是當天下船上火車，就是下火車上船，至多在馬賽爲了等船或等車住上一天。我這次呢？爲了開船無確期，就一等月餘。

在到馬賽之前，沒有一個地方能確實道出那一天有船由馬賽開，這只有碰運氣了。我到馬賽時，剛好有一條船祇在一兩天內要開出，但是我的錢由倫敦還未匯到，船位也早已售空，結果只好搭下次的。不過這樣一來，在馬賽就居上一個多月了。

戰事發生後，錢幣的出入在英法兩國也經統制了；不能隨便匯出，必要經過一番審查，有的根本不能匯出國

外。倫敦的中國銀行，因特殊的關係，匯錢出境尚無多大困難，不過也要經過一層手續。我抵馬賽後，不久就收到銀行的通知，說是錢已匯到巴黎某銀行，我就去馬賽的分行詢問，誰知該行並無所聞。我寫快信到巴黎，請該行把款轉來馬賽，馬賽的分行也去快信巴黎總行詢問，結果我們都得不到音訊。這是法國人辦事的不週到及不負責處。應該不管該款收到沒有，既有我們這面快信去問，應當回信告以有無，結果等了一個月連一個字都沒有。

平時由英匯錢來法，至多一兩天內必可收到。這次等了一個多月，結果仍不能到手。第二條船也大概定好開行的日子，不過乘客即在開船前三天，還不能拿到船票，也不知船名。即使知道了船名及開行的日子，信中是不許寫出的，而寄出的信都受檢查。至於長途電話及電報，即在法國境內，也常是不准公用。打電報給法國境內各地，都先得呈報警局批允下來後始可。諸如此類的統制，務使船期船名不令人知曉罷了。

(四)

那時是冬天，幸而馬賽天氣還很溫和。馬賽遠據於法國南端，當歐戰初起時，義大利尙未參戰，因此馬賽並不受戰事直接的威脅，所以在抗戰防禦方面，也就沒有多大準備。

有一次我在圖書館裏，忽然警報聲大作。這在馬賽還

是生平第一次。當時在圖書館裏的人，大家都作旁觀態度，也沒有人離開，館內職員也無任何表示，因此也就算了。到來走到街上，車馬都被攔阻，不許行駛，因此交通斷絕。可是行人道上的人還是隨便可以往來，並不須躲在地下室或防空洞裏；事實上，一個防空洞的設備都沒有。那天祇不過是個練習而已。

又有一次，近午飯時，在一家公司購物，忽而警報聲作，店員們忙着收拾東西，顧客們馬上轟出店外。街上還是那樣情形，這也就算爲防空了。

(五)

終於有船在幾天內就要開行了，而我倫敦方面匯來的錢仍未收到，雖我早已快信去催問。若在這幾天內，款尙不到，那又得耽擱一個月了。幸而馬賽的中國領事館同我担保，並蒙陳領事親自去與船公司保證我這款子不久即可匯到的，因此我未付船錢而先上船了。

當時有一個中國女孩，姓饒的，才十二歲，她還在養病期中，因巴黎的不安，也正預備回國。她患的是腦癩病，兩眼幾乎因之失明。她先在國內醫治，後來去河內有法國醫生給她醫治。但是這腦癩一天一天的大起來，若再遲遲不割去，兩眼就要失明了，在河內不能施行這手術，須到巴黎割治，而且馬上得去；她又非富有，當經河內的法教士多人設法，給她買了一張飛機票，馬上由河內飛

到巴黎來。這小孩倒很勇敢，試想一個才十一二歲的中國姑娘，從未出過遠門，一個法文字不識，患着嚴重的病，又無親人陪送，一個人就此遠飛到巴黎，馬上又開腦袋，這種勇敢的精神，不是一般人都有的。無怪河內及巴黎的報紙都已滿載她的消息了。

到巴黎後，不久就施行了手術，把腦癩割去，不過因爲太粘黏的關係不能盡都取出。爲了預防這留下的癩子部分再長的緣故，又用過深X光治療。割去後不久，歐戰爆發，她因住在法國不安，還是回到中國調養。她那時兩目雖未失明，但是已與常人不一樣；看東西不清楚，同時走路也有點不穩。她的回國倒發生問題，這樣遠的路程，一路總要有個醫生同行才好。逢巧那時我正預備回國，因此中國領事館馬上把她由巴黎接來馬賽，一路上我就做了她的義務醫生了。

(六)

船在開行的前兩天，乘客們始領到船票，並要辦理出法國境的手續，又要到國家銀行登記帶出的錢量，每人不可超過二千法郎，除非能證明若干錢是由法國境外匯來的，而並非在法國賺來的，這樣多帶是可以的。這些麻煩手續在戰前是從未聽說過的。在船公司裏，又得簽一張字，就是現在因戰事關係，在旅途中若出了事，生命財產公司一概不負責；同時若法政府隨時隨地要把商船調回作

爲軍用，旅客就得馬上下船，另候機會，船公司是不能負責可一次送達目的地。在戰時要回國，除了簽這自願書外，無話可說，唯有聽天由命。我則另外還得簽一張字，担保同行的饒女士，並無精神病和傳染病。

(七)

船公司通知乘客，在某日中午開船，各旅客須在午前連同行李到達船上。那天非憑船票護照或派司不能進碼頭。開車進去的車夫，也必要有派司。那日碼頭上，極形混亂，旅客擁擠，貨如山積，又得檢查行李，同時船上又忙着運兵載馬。

在碼頭上等了半天才許上船。護照及船票先被收去了。雖說是當天十二點開船，實則是個緩兵之計；即使有人曉得了這消息預設在某處等候擊沉此船，這臨時的更改了船行的日期及時間，則可免遭人之毒算。當天船並沒有開，還停泊在海中。

在船上的抽煙室裏，每個旅客的錢幣都須經過檢查。又另在一室，一個個的被招去審問，臺上坐着好幾個官員，你一人坐在臺下，被他們東問一句，西問一句，真好似在舉行博士考試。問話是根據護照上居留過的地方，尤其是在德國居留過的。好比他們問我在德國居了多少時，在那邊做甚麼事，來法國做甚麼事等等。

這一些都合資格了，始許搭船，否則將被拘下。

饒女士和另外三個女客居在同一艙裏。她因爲走路不便，需要睡在下舖。誰知此中四個旅客，個個都要睡下舖，而且各有各的理由。

一個是位法國老太太：年已花甲，睡上舖不便，所以要睡下舖。

一個是這老太太的孫女，年才十六七歲，前幾個月說跌了一交，損壞了脊骨，所以上床下床都不方便，需要睡下舖。

一個是由倫敦來的華僑女子，她帶着一個尙不滿一歲的小孩，爲要招呼小孩睡上舖極不便利，所以要睡下舖。

一個就是饒女士。

結果商量爭辯許久，勝利者屬於這位孫女及華僑女子，因她們早經定好下舖的。睡上舖的是年已花甲的老太太同饒女士。

那時各艙位都已人滿，而且飯廳內在晚上也臨時搭舖，所以要找一個下舖，比登天還難。

我把行李在船艙裏安置好後，就去吃午飯。飯後回到房裏，不得了，房裏的臉盆水管塞住了，水往上湧，艙中已成澤國，行李盡已濕透，衣服書籍損壞不少。

(八)

船在第二天十一點鐘才啓行，而且一路沿着法國南岸進行，並由法國軍事專員指揮航線，免得碰上自己放置海

中的魚雷，航線完全改變，彎彎曲曲，因此開駛得很慢。

船開後，一切稍就秩序，我也得以一窺船上的究竟。

原來我們所搭的船是阿都士第二號（Athos II），根本是條德國船。在飯廳的牆上有一塊銅牌記載着這船的來歷。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歐戰時，有法船阿都士號在馬爾泰島（Malta）附近，被德潛水艇擊沉，死亡甚重；歐戰後，法國要德國賠償這船來作為紀念，因此叫着阿都士第二號。

因這是條德船，在二次歐戰前，一向在船上有個德國工程師，隨時有甚麼機件損壞即可修好。戰事發生後，德國工程師被辭退，誰知沒有德國人就不行，機件壞了就沒有會修。結果像我艙中的水管阻塞，飯廳的牆頂漏水，雖經修過好些次，可是一直漏水到上海。再有開船的機器也壞了一邊，因此開行得非常慢。此外這裏出毛病，那裏出毛病，可說是身無完膚了。

（九）

船中的旅客這次也顯着特殊的現象。小孩子特別多，總共有一百多個，在這條航線上打破已往的紀錄。自然這是受着戰事影響，因小孩子的父母要把他們帶到遠點的安全地帶去。此外中國學生並不多，只十數人，因多半已搭着前幾次的船分批回國了。可是四等艙裏的我國青田商人特多，總共有六七十人。他們回國的動機，是因戰時

做買賣很感困難，同時生活程度增高，不如拿外國錢回到中國來過比較安逸些的生活。還有就是這些青田商人，根本許多在出國時都沒有護照的，戰事起後，查護照及居留證相當嚴格，因此他們也不能像以往那樣的自由出入了。

旅客中再有的就是法國的軍官，兵士，及馬匹，共有數百。高級軍官佔了很好的艙位，下級軍官也有艙位，兵士們就得睡在馬槽裏，設在二三等的甲板上。這是船公司的一筆賠本生意，因政府要運兵，每天每個軍官兵士連吃帶住只收兩個法郎。這樣區區之數，何足補償，因此船票漲了，由其他旅客擔負了。

二三等旅客的甲板被兵士馬匹佔去，所以全都可以自由地去到頭等甲板上散步，這在平時是不許可的。

（十）

船上一到了天黑時，靠船邊的窗門及百葉窗等都得關起，不許洩光。行經熱帶時，加倍的悶熱。晚上在甲板上散步，只有幾盞染着藍色的小燈，就是抽煙在甲板上也是禁止的，以免除煙火的亮光。最有趣的就是將由艙內走到甲板上的人，因裏面燈光甚亮，忽然由亮處走到暗處，甚麼也看不見，一個一個的像瞎子摸蝦般，有時還要撞人。

我們也不知道船是走着甚麼路線，有時是向東北走，有時向東南走。那一天可到甚麼地方，也沒有人知道。不過每要到一地時，我們就先留心看船上收信戳上的時日。

郵局佈告最後一次收信時，那就是快要到一地方了。

船過馬爾泰島時，大家都提心吊膽，不要再重複二十二年前的那一幕悲劇呀！

船上所有的旅客，都作過一次帶救生圈及逃命的練習。每人都告以怎樣由艙中跑到甲板上的路線，並指定上那一隻已預備着的小艇，這樣真到出事時，也不致太紛亂及無秩序了。

船尾甲板上也裝置了大砲，藉以自衛。

(十一)

法國軍隊中倒有不少人才，常時他們給旅客們一個音樂會；有的拉梵啞鈴，有的彈琴，有的歌唱，有的表演跳舞，有的做滑稽戲，有時全體合唱起來。

一個下級軍官，高高的身材，剃着光頭，有着一個老太婆式的嘴，最會說話，最會演獨腳戲。時常裝着女人的舉動，說話時，一面擠眼，一面用手捲着衣角作害羞態，莫不令人為之噴麵包。

這裏看到一點法國軍隊中的生活。他們除了軍事外，都曉得尋快樂，而在歡樂時，是不分階級的。人才倒是濟濟，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他的特長而能表演精彩的節目。

船在地中海一氣走了六天，始到敘利亞 (Syria) 的貝落子 (Beirut)。這是法國保護國，船上的軍隊馬匹就在此下船。

(十二)

饒女士的同艙旅客，每夜有戲可看。所說的那位老婦同他的孫女，每晚睡覺時總要吵鬧好幾個鐘頭。這位孫女，說是一定要睡下舖，因脊骨有傷，其實呢，她整天同軍人們纏着玩，跳舞，說笑，浪漫，一點沒有傷態。跳舞毫無困難，睡上舖難道有困難嗎？她的祖母又比較守舊，很不願孫女與軍人們往來。所以孫女走到那裏，她就跟到那裏。有時她找不到孫女了，等回來時，必定咆哮一番，晚上在房裏，兩人因爭辯而對罵，有時竟達數小時。

她們預備去河內。

(十三)

船離開了貝落子就到了波賽，過蘇彝士河而進入紅海。在紅海程中，四等艙裏一個年青的青田人患着腹痛。他去波賽時吃了一大堆生蝦，之後就腹痛起來。他的叔叔也同船回國。他們自己帶了些中國藥，也不問情由，服了下去。結果使腹痛轉劇，第三天方去找船醫，法國人，看病。船醫要他第二天清晨到了吉布的 (Jebuti) 就上岸去醫院就醫。我是那天清早方知這回事，同時青田人中派人來請我去看那病人。

他住在四等艙裏，在船首的甲板下層，幾十人睡在一起，空氣惡劣，陽光不達，而且污穢不堪。檢查之下，腹中已摸出一硬塊，知其胃已破，成腹膜炎。這時開刀已

晚，唯有注射糖水，鹽水，及其他藥針，也恐只有一線希望。惟船上沒有這項設備，以下船去醫院就醫為宜。當由船上幾個法國教士介紹陪往醫院求治。當由三位法國醫生診斷，說是腹中並無硬塊，不要緊，令他回到船上繼續航行。當天他腹痛也好些。

船到了亞丁 (Aden)，停泊在海中好幾個鐘頭，在那裏已有些艘船及兵艦停留着。後來等到船都到齊了，結成隊，由兵艦前後護送一段，漸漸的進到印度洋中。

(十四)

那時這青田商人的病狀已日見沉重，腹中之塊大而益顯，其腹膜炎已呈散佈狀。當時他睡在船上的病室裏，看來已不能支持到哥倫布了。

這次病初起時，他自己去吃了三貼藥，甚麼藥不知道，惟想起來必是瀉劑，因他自己覺得吃蝦太多，不消化，遂得腹痛，所以吃點藥來通暢之。這種自療法，當時是有害無益，因腹痛種類甚多，非經確實診斷後不能亂投藥石；所以在某種情形下，瀉劑是有益，在另一種情形下，用了反而肇禍。就如這青田人，吃了瀉劑反將胃給震破了。又好比患急性盲腸炎，現象也是腹痛，往往也有人自己吃上瀉劑，結果會使盲腸破裂成腹膜炎，使病的『豫後』由好轉壞。

沒有到達哥倫布，這青田人已與世長辭。依船上的規例，在海上逝世的旅客，必要海葬。常例就用布包裹後，

葬入海中。後經中國人的要求，將木塊釘成一薄棺，然後葬之海中。

當天晚飯時，船就減低了開行的速度，木棺就在船尾的敝板上徐徐的放置下去，入到深黑的海中。當時船上所有的職員，船長，大副，二副等：莫不齊來立正行禮致敬。棺入海後，船就繞着這棺行了一圈，然後再上了速度繼續前進。法船對於一個四等艙客的海葬，行着這樣一個隆重尊嚴的禮節，是值得感謝的。

(十五)

船到了哥倫布，繼續的向前進；經新嘉坡，西貢，香港，而到了上海。久別的家土，重復現於眼前，也不知是歡是樂。老母早在碼頭上遙遙的迎望着。經過那四十四天的驚險，總算已由萬里外平安的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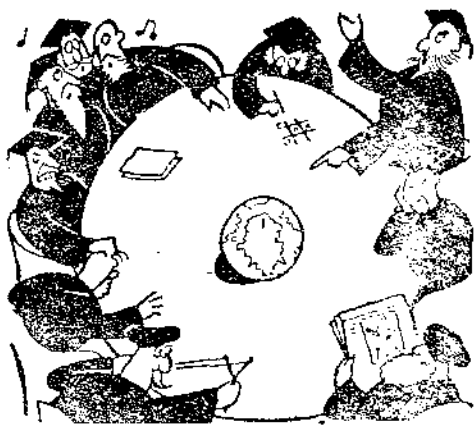
抵滬後，阿都市第二號本預備開往日本，忽得法政府電，把它立刻調回去改作軍艦了。

幸而這時才來電報，若早在旅途中就有了這個命令，那我們這些旅客也不知將漂流到甚麼地方去了。

親愛的忠實讀者

請把西風的好處告訴親友
請把西風的缺點告訴我們

西風社啓



在美國向不遠千里而來的人說『一路想必辛苦』等話，正如在中國問人『一路怎樣享受』同樣會被人當做瘋子。

西 遊 記(十)

沈有乾

(三十一) 華 府

從哥大回到士大的路上，過美京華盛頓，特費三天工夫，遊覽名勝。大半的地方是乘遊覽汽車去的，有領導者說明一切。雖其演說詞未免背書那般呆板，也可見所說是根據專家的調查與計畫，大概都是事實，而且應有盡有。只是行止不能自主，有些地方未能如願徘徊。以下記錄的大部份是從舊日記鈔的。

第一天遊覽華盛頓的故鄉浮囊山(Mount Vernon)。

浮囊山不在華盛頓特區範圍以內，相距有十六哩，係屬浮金尼亞州。遊覽車途過亞力山特利亞(Alexandria)，乘客可下車參觀基督禮拜堂(Christ Church)與加拉耳

宅(Carlyle House)。禮拜堂因有華盛頓與李(Robert E. Lee)兩家包廂而成為古蹟，落成之日，華盛頓即以最高代價三十六鎊十先令定座，并認常年捐五鎊。迄今五十九與六十兩號坐位相對，與眾不同，蓋其他坐位已經改排新式，獨此一廂猶保存舊狀也。加拉耳宅尤饒歷史趣味。革命前英軍司令白拉度客(Bradock)上將曾在此召集六區殖民地總督，討論徵稅之困難，建議請帝國政府訂有效的強迫徵收辦法。當地人民聞之，則在隔街法院集會，由華盛頓主席，決議：納稅之義務與選舉之權利在性質上不能分離。白氏曾在此召見華盛頓，擬授以下校(或譯少佐)，又在此不聽華盛頓之議，決計出征某地紅人而敗。華盛頓一生在此作客多次，蓋其日記中每有宿於加拉

耳上校處字句。

『華盛頓故宅係其異母兄老倫士 (Lawrence) 於一七四三年所建，老曾在浮囊海軍上將指揮之下參與西班牙之役，故名。老與其女亡後，產歸喬治，參戰前與退任後俱居於此。傳至約翰奧格士丁 (John Augustine)，因房地廣大，難以維持而出售。時有肯寧海 (Ann Pamela Cunningham) 女士，集合同志，組織浮囊山婦女會，奔走募款，卒得二十萬金。聞捐款最多者為愛佛來德 (Edward Everett)，以講演華盛頓之生平，所得六萬九千元，悉數捐助。以華盛頓為名之作家歐文 (Irving) 亦捐五百元，全國無數學童則各捐五分。故一八六〇年以來，浮囊山為婦女會之公產，房地各部份由各州理事分任佈置與修理之職，除星期日外，每日開放，收費二十五分。

『房舍係木建，所佔不及三千方呎，惟四周園地甚大，二層之上有以斜頂為壁之小樓，外漆白色，莊嚴雅靜，前有寬廣之廊，高自地至樓頂，支以方柱八，由此俯視普道麥克 (Potomac) 河，景頗佳。遊客有自此水道來者。樓下分七間，曰大廳，曰宴客室，曰音樂室，曰西廳，曰家用餐室，曰夫人居室，曰書齋。樓上皆臥室，一為華盛頓壽終之所，一為拉法約 (Lafayette) 所用，一為客的士女士 (Miss Custis 為夫人前夫之孫女) 所用。另有夫人臥室在三樓，為華盛頓死後夫人所用。此外另有廚

房，連接正屋。各室陳設，有即係當初之器具，否則亦定製做造，俾保存原有式樣。華盛頓夫婦遺物，如眼鏡、鈕子、鞋跟、之類，亦保存備展覽。最引予注意之物有二：一為巴士帝耳 (Bastille) 獄門之大鐵鑰，係法國革命後拉法約所贈。一為宴客室中壁爐上石架，係義大利刻工，據云中途曾被法海盜所劫，後知為贈與華盛頓者，乃完璧送達目的地。

『離宅不遠為華盛頓之墓，有圍牆鐵門，門上石碑有華盛頓將軍遺骸葬此等字。此稱新墓，蓋另有舊墓。舊墓於一八三一年為盜所侵，掘去一顛，以為屬華盛頓者，幸非是。後乃改葬。』

『六月八日，上午乘遊覽車參觀政府各機關，所經建築物甚多，但如內政部、外交部、海軍部、陸軍部則過門不入，如白宮與大美聯 (Pan-American Union) 則迅速穿行。僅財政部印刷局與喀必篤 (Capitol) 二處歷時略久，印像較深。

『印刷局因參觀者多，門外等候多時，始得入內，有招待員詳盡說明印行鈔票之手續，一部份且可目覩，頗增見聞。印鈔據云全用複製版，原版珍藏不用，俾不至萬一損壞後另鑄新版時難免走樣，有如偽票。所用絲質紙張，係麻州某廠秘製，嚴禁他售及做造。鑄版守秘密，印刷及點數則任人參觀。點票者全屬女工，女工之雇用始於南北

內戰時，當時因男工多從軍，不得不用女工，以補其缺，後乃知點票一類工作，女工實較敏捷而正確也。另有換票部，專收破舊鈔票，易以新票。舊票亦點數謹封，有過新票。蓋每包必切分爲二，分送兩處，各覆點一遍，始行消毀。毀票機作球形，內有利刃一百五十六片，將舊票切成爛漿。是項紙漿可壓成紙版出售，作書殼等用。毀票機之封閉，經不同之鎖三，其鑰由三人分掌，不能獨啓。毀票工作之忙殊不下於印票，據云某日所毀鈔票債票竟達一萬五千萬元之鉅數。

『喀必篤之正面東向，惟全市之發展，竟反建築師之初料而向西，故觀光者每來自其背，致雄偉之石階廊柱不能早覩，良可惜也。全部建築約如橫置王字，左右爲參眾兩議院。予等從中央登階入門，卽至圓廳，自下可直望圓頂之內層，高百八十呎。自圓頂而下，周圍皆壁畫及石像。頂上圓形者爲華盛頓封神圖，華左右爲自由與勝利兩神，兩旁展開，至後復合，繞成一圈，雲端飄舞者計十三像，蓋指十三州。圓畫外緣成六組，華下一組象自由神驅逐惡魔，其餘爲希臘神話中人物，代表農工商航學五事。此圓蓋畫下有走廊一周。其下爲富有歷史意義之長幅壁畫，事蹟甚多，未能詳記。最下層爲油畫八大幅，亦歷史要事，自哥倫布登岸，迄華盛頓辭職。其中『獨立宣言』，『布高普 (Burgoyne) 乞和』，『康華立 (Corn-

wallis) 乞和』，及『華盛頓辭職』四幅係華副官屈命布 (John Trumbull) 所作，圖中各人皆確實肖像云。

『離圓廳而南，進聚像堂。堂作半圓形，內有石像銅像不下五六十座。據云，此卽前眾議院，地上一標記，爲亞當士 (John Quincy Adams) 於會議時中風倒斃之處。新屋落成，衆院遷出後，始爲聚像之所。諸名人像由各州選送，每州以二人爲限。由圓廳進堂之門口，上有一像，執書與筆，乘有翼之車，車輪爲鐘，蓋象時間與歷史。南門口上之像則代表自由與和平。出南門卽通今之衆院，時正開會，登樓立旁聽席後略觀片刻，但見議員坐位繞議長席於半圓形而已。

『自衆院返圓廳而北，與聚像堂相對者爲最高法庭，卽前參議院。今之參院則更北，與今衆院相對。參院議場旁另有總統室、副總統室等，俱未及細觀，蓋已屆遊覽車歸休時矣。

『午餐後，略息，獨出，擬遊華盛頓紀念塔與林肯紀念廳。兩端步行，中段乘電車。先抵林肯紀念廳，四周牆外皆有石柱，前後各十二，左右各八，總數三十六，(按此三數並不矛盾！) 代表當時三十六州。廳內亦有石柱二行，全廳可分三部。中爲林肯石像，向外坐。左右有石刻格的士堡 (Gettysburg) 演說詞及第二次受任演說辭，壁畫則以自由與統一爲主題。廳前卽反照池，作長方形，

池中可見華盛頓紀念塔之影，廳、池、塔、與喀必篤皆在一直線上。自廳緩步至塔，尙不甚遠，惟天暑汗多，殊不適。「塔」字或不確當，其形爲下方上尖之Obelisk，高五百五十五呎有零。聞尖頂係鉛製，除此皆白石。內有升降機，三十分鐘一次，予到時最後一次已開，頗覺悵然。或謂以不收費，欲登者多，必久候始得機會，恐早到一二小時亦無濟耳。在旁坐息多時而返。

『晚，步至國會圖書館。內部之華麗爲他處所未見，到處壁畫彫刻，美不勝收，難以詳記。參觀者宜細讀說明書，可增興味不少。二樓前特闢一隅，陳列獨立宣言與憲法。此外，具歷史意味之信札等件，亦陳列不少。出，在喀必篤前散步，見其圓頂有燈光明照，返寓取機，爲照一相。』

『六月九日 上午乘遊覽車至阿林頓 (Arlington) 觀全國陣亡將士公墓。首抵公墓管理處，即客李兩家故宅，爲華盛頓夫人前夫之孫 George Washington Custis 所建，一時會爲革命元老之交際中心，迄今宅中留存紀念品不少。客僅一女瑪麗，適李氏 (Robert E.)，即在此宅成婚。南北戰起，李辭聯邦政府軍職，闔家南遷，後任南軍總司令。此地產業因積欠租稅公賣，即由聯邦政府賤價購去，戰後客氏承繼人 George Washington Custis Lee 不服，卒由政府增價原價五六倍始了。宅內略觀後，

周遊戶外，公墓佔地極大，內戰、西戰、歐戰陣亡士卒分葬數處，總數必以萬計。石碑排列齊整，過之宛如閱兵。另有將校之墓，導遊者遙指能道其名頗多。最堪注意者則爲不與他墓並列，特築之無名英雄兩墓，一葬歐戰時陣亡於法國之不知名美兵一人，一葬內戰陣亡不知名者二千一百一十一人。前者稱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後者稱 Tomb of the Unknown Dead。多人墓旁有圓頂八柱亭形建築物，上記華盛頓等十二人名，可譯稱『名將亭』(原稱 Temple of Fame)。單人墓近有白石露天圓劇場，可容五千人，亦紀念陣亡將士者。

『自阿林頓隔普道麥克河望華盛頓、喀必篤、華盛頓紀念塔、林肯紀念廳，均歷歷可見，而紀念塔遠景尤勝，以爲此行大可補昨日未登塔顛之遺憾也。』

(三十一) 旅行

美國人的休假觀念不是在家躺着或用別種姿勢休息，是旅行到各處去。到的是甚麼地方似乎不大緊要，緊要的是必需離開自己的家，最低限度是自駕汽車到鄉下或附近的海濱去，若有充分時間與金錢，能够長途跋涉，尤合定義。當然，這裏所謂『跋涉』，毫無普通含蘊的『艱苦』意思。因爲所『跋』的草地只有齊整碧綠的，至於『涉』水，非乘德祿(譯者，例如『德祿杯』)船，即是自願而

爭先恐後的游泳，更加是最快樂的享福了。所以在美國向不遠千里而來的人說『一路想必辛苦』等話，正如在中國人『一路怎樣享受』同樣會被人當作瘋子。

我在美國雖然未能如當地時髦人那般專為休假而旅行，却也在太平洋濱與大西洋濱之間來回過四次，很享受到休假的樂趣。第一次是從加大大到哈大，經過芝加哥、納加拉 (Niagara)、與紐約。第二次是從哥大回士大，經過華盛頓、芝加哥、與大坑原 (Grand Canyon)。第三次是從士大再到紐約，經過彭寧 (Banning)、新奧連士 (New Orleans) 與費城。第四次是從紐約到奧奇佛 (Vancouver) 乘輪返國，大部份路線在坎拿大。紐約與華盛頓已在前二節記過。過芝加哥的時候，天氣很熱，印像不好，先會聽說宰畜場值得一看，但那裏的同學抱着『君子遠庖廚』的主義，拒絕嚮導的義務，又回憶從前上生理課，看了一次狗的解剖，食欲為之大減三天，小減一

星期，結果胡亂看了些博物、美術、電影、公園之類，並無特別經驗可講。但過芝加哥不能不下車，因為西來與東去，或東來與西去的火車，雖可聯運，必需換站調車。而且車站之多，迄今未弄清楚。新奧連士是南方大商埠，那一次因趕赴美國心理學會費城年會，不能多停，車到的時候恰是耶誕前夕，又逢大雪，換車雖有兩點鐘空閒，也只得在候車室坐着，除了黑白分座的事實，並未見到美國南部的特殊情調。在費城，參加年會後，曾到獨立廳瞻仰自由鐘一下。彭寧是加州西南無名小地方，只因有一位同學在那裏一所療養院中養病，不免耽擱一天去探望一番。剩下來納加拉瀑布、大坑原、與坎拿大的山水，都是絕好風景，當初非常欣賞，迄今還有餘味。檢査舊日記，只恨記載平淡，未能形容山水的雄偉或秀麗於萬一！

(下期續完)

先施香皂

品質 潤膚澤皮
香味 芬芳華貴



她的變態的地方，我尋不出，但在她突然一哄鬧，一沉靜之中，我看出她整個的心境在這兩極端間擺動。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三)

徐 許

——中篇創作小說——

(七)

這樣我就住了下來，一星期忽忽過去了。一星期中除了很少幾次在吃飯時候，碰見梯司朗先生及太太外，我幾乎沒有同他們碰頭；常常是我一個人在講究的飯廳用飯，梯司朗先生尤其少見，他幾乎沒有問起我怎麼在進行我的職責，梯司朗太太同我談的也都是空虛的問題，她似乎沒有安排我同她們小姐怎麼樣會面，好像我憑她給我的那張照相，就應當把這位小姐的病醫好似的。

我每天沒有事做，除了替換了幾套講究的禮服與衣飾以外，整天在圖書室翻閱這些博雜的書籍，自然我沒有心緒好好讀書。我在雜亂的翻閱以外，只在室內打圈。這間房間我已經很熟，只有三隔鎖着的寫字台抽屜我沒有開過以外，其餘好像都屬於我的一樣，我把我零星的東西放在寫字台裏，每天在上面翻翻那本書，翻翻這本書，有時候

寫一兩封無關緊要的信，午飯以後，我就在沙發上打一個瞌睡。生活似乎很閒，但是我心裏很亂，我竟不知道怎麼樣着手做這件事情！

櫃子上有一個電話，我很想打一個電話通知E·奢拉美醫師，但是我沒有勇氣打，因為他本來已經把這整個的責任交給我。結果我叫通了療養院，只同一個看護談些話，問些那個老年的病人的情形，這是我常常關心的事。

第七天下午，E·奢拉美醫師派人送來一支手槍，以及一些子彈，這是他為我代向警察廳領來的。

於是十天過去了，這已到我應當做報告給E·奢拉美醫師的日子。但是我有甚麼可以報告呢？在把筆的當兒，我心中都是失望與苦悶。寫了一點以後，我覺得撒謊的地方太多，結果扯去了總有十來次。最後我想，與其日子久了，一點沒有結果，還不如趁早叫他另選賢能。於是我寫

了一封辭職的信。

我先告訴他第一天梯司朗太太同我講的一些梯司朗小姐過去的情形以外，接着我就分析梯司朗小姐的病情，完全是這個嚴肅而古典的家庭空氣所造成，而現在這些變態的行爲，正是對於這沉悶的空氣的反抗，是下意識的青春活力的發洩。最後我說到我在還沒會見梯司朗小姐，而這裏的空氣，於我的個性，實在是一種壓迫，每天想做點事而沒有事做，這大概是我能力不够所致；所以最好你能够選一個有機靈手腕，活潑頭腦的人來，因為我感到這樣下去，不但我醫治不好梯司朗小姐的病，或者甚至我也要得精神病了。

我把這封信交給貝翁脫付郵，可是第二天E·奢拉美醫師給我一個電話，叫我無論如何担任下去，說本來這事情並不是三天五天的工作，所以必須忍耐與努力。

我自然沒有話說，因為我的志願書是我自己簽字的，而他的誠意與對我的信任，正鼓勵我的勇氣來堅持這個工作。

於是我每天思索一個辦法來着手這件事情。

大概十三天以後的夜裏，月色很好，在我房內看一本偵探工作的書籍，忽然看見窗外一亮，有汽車的聲音。我就到窗口去望，看見那輛綠色汽車從車路駛出去，這汽車我知道是梯司朗小姐的。當時我很想下去追她，但是

第一我已經脫下了我的衣服，第二我的車子一次都沒有駛過，待我穿好走下去，自然來不及，所以只得忍耐下來，左思右索，我忽然想到了海蘭，這許多日子中，我竟忘了這個重要的人物，是梯司朗太太特地叫我可以問她的人物，而事實上十多天來，我一直沒有會見海蘭，這大概是我遺忘她的原因。

於是第二天早晨，早餐以後，我叫貝翁脫請海蘭到圖書室來。海蘭進來的時候非常自然，雖然她是第一次同我談話，但是她好像早就有準備似的。我請她坐下，她也就坐下了，我說：

「海蘭小姐，你大概總知道我來這裏的使命。」

「自然，先生。」

「但是我到現在還沒有同你們小姐見面。」

「這是很難的事情，她一點不想在這所房子內會見人。」

「你有沒有同她說過這裏多了我這樣一個人。」

「她知道的，太太已經提起過，說老爺用了一個整理圖書文件的人在這裏，但是她一點不覺得特別，沒有一點反應。」

「我奇怪極了，她的生活到底是怎麼樣呢？」

「有時候整天在床上，有時候整天在外面，最近每天很晚起來，半夜裏才出去。」

『吃飯呢？』

『總是由我們伺候到她房內吃的。』

我凝思了一下，沉默着。海蘭用驚奇的眼光看着我，我驟然被這個美麗的面貌，沉靜的態度所吸引；一個靈感似的觀念提醒了我，我說：

『海蘭小姐。』

『怎麼？』

『我在担任這件事以前，沒有想到有這許多困難，連會見這位小姐都要費這樣大的麻煩，而這裏的生活實在氣悶得厲害。我已經向E·奢拉美醫師辭職，但是他不允許；可是我已經失去了我能够醫好這位小姐的自信力，我怕我自己神經都快有病了。』

『……』海蘭沒有說甚麼。她的視線避開了我的注視，聽着我說些無關的話。我繼續着說：

『我覺得在這裏生活着，就需要一份力量，沒有一個人在談話，空氣永遠是死寂而灰色。』

『是的，老爺常常不在家，太太有時候也出去，回來了只是打絨線，養鳥。』

『也沒有一客人。』

『沒有，除了有人生日。』她說着露出好奇的笑容。

『那麼像你這樣年輕而貌美的少女，居然能够就下
去。』

『是的，起初我過不慣；但是後來我覺得小姐待我實在太好了。而我不但同情她，而且愛她。好像爲她服務，在我都是光榮的了。』

『你來了幾年了？』

『兩年。』她說：『但是你問我這些作甚麼呢？』

『我覺得假如你在這裏工作是爲報酬的話，我很想肯做我的助手，我願意每月津貼你六百法郎。』

『倒不光爲報酬。不過假如這是於小姐有益的話，我甚麼都願意做。』她躊躇一回又說：『但是我一點沒有醫學上知識及經驗。』

『這是不用說的，不用說你，連我都用不着，醫藥上事情我們可以問E·奢拉美醫師。』

『那麼叫我做些甚麼事呢？』

『只要你肯照我的話做，有時候你要跟我走，甚至是夜裏。』

『爲甚麼呢？』

『我們永遠要追隨着你們的小姐。』

『這自然可以。但是太太不答應的，我想。』

『不要緊，我會同她去說。』

『那就沒有問題。』

『那麼謝謝你，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她露着最甜美的笑容點頭。我望着她的笑

容說：

「從明天起，你的第一步工作要記日記，記梯司小姐每天的狀況與生活。記她每一句話與每一個表情。」

「但是她在外面的事我不知道。」

「不要緊，我會使你知道，你只照着你所知道的去記就是。」

「好的。我照你做就是。」她說：「還有甚麼別的事麼？」

「沒有甚麼。」我說：「但是請你告訴我，我用甚麼法子叫你最方便。」

「啊。」她想一想說：「你最好還是到客廳裏按第三個電鈴，那個黃色的電鈴。」

「好的，謝謝你。」
於是這個美麗的背影在我面前消失了。

(八)

那天下午我做兩件工作，第一我到客廳裏認清這個黃色的電鈴，第二我駕着我的汽車到外面跑一圈，回來我把車停在院內，那是於我最方便的一個地方。於是我同梯司太太接洽我需要海蘭幫忙的事。她說：

「爲甚麼你需要這樣一個女孩子呢？」

「你想，太太，我是一個男子，而且年紀太青，有甚麼方法可以隨便同你們小姐接近呢？」

「這沒有甚麼，你是一個醫生；但是，也好，海蘭雖然年青，但很聰敏，而且她是我女兒信任的人，或者於你有幫助，你自己同她去說好了。」

我很滿意的出來，洗了一個澡，睡了一覺，飯後，我換了一套整潔的衣服，抽着烟，看看書，靜候院內綠色汽車的動靜。

起初我很安靜的等過去了，但是十一點後，我的心開始緊張起來，我再不能安心閱讀，窗外的一絲聲音都使我注意，我不時向窗口去望。月元月色照着死寂的院落，淡淡的樹影舖在地上，草地如一個小湖，一二個石像披着紗似的，更顯得這庭院的寥落與古舊。

時鐘敲了一點，我感到一種清寒；但是我還是等着。自然我的心開始有點焦急，使我奇怪的是：這份焦急的情緒會有點像在一個約會中等待情人一樣。我冷靜地分析自己，深深地感到要是光爲這筆月薪我會這樣幹麼？其中的確有心理的成份，這成份是七份好奇三份好勝。

我在房中躑躅，前面是梯司太太給我的她們小姐的照相，於是我對它凝視一回。一個這樣端莊美麗的小姐會有精神病了，這是多麼殘忍的事。我驟然在她的眉梢眼角間，發現一種引人入勝的嫵媚，這嫵媚是她祖母所絕對沒有的。於是我想到了我的職責，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光榮與自大，我是在同這殘忍的魔手搏鬥，要從這隻魔手之中挽

回她的美麗與幸福，青春與光明，於是一種無比的力量與勇氣，浮到我的心頭，我像是受了天啓一樣，我有一個決心來担任這件事，窗口是星光與月色，我無意之中對着天空設誓，我必須完成我已經担任下來的工作。

但是三點鐘已經快到了，院內一點聲響也沒有，疲倦從我眼睛襲到我的周身，看來今夜是絕望了，我於是解衣就寢。

自從那夜起，我好像對這件工作發生了興趣。所以第二天我立刻問海蘭昨夜的經過。

海蘭交給我她的日記，原來梯司朗小姐昨夜狂飲，兩三次想出去，結果都倒在床上，九點半醒來，忽然哭了，嚷着人生的無味。

在這日記中，我發現了海蘭之聰敏；我說：

「昨夜我一直等到天亮。」

「那麼你爲甚麼不叫我下來問我？」

「我想這是在擾你了，這樣晚！」

「這有甚麼關係，而且現在這是我的責任。」她興奮地說。

「我不願意擾你，除非將來你對這事發生了興趣。」

「甚麼事？」

「對於醫治你小姐的事。」

「自然我是有興趣的，我愛她，她如果永遠陷於這樣

的生活中，在我也實在太悲慘了。我的力量只能夠安慰她，服侍她，現在假如能夠在挽回她的過程中占一份力量，這是多麼光榮的事。」

我沉默一會，她注視着我，最後我問：

「她常常發脾氣麼？」

「是的，常常，但是發了脾氣就後悔；她會把鞋子拋在我的身上，但是隨即拉着我的手哭着求我原諒。」

「她是不是有平和的時候呢？」

「是的，不，不是平和，是厭倦，對於生活的厭倦；於是她就躺在在床上，對我流淚。她說，她要我不離開她。」

「他愛打扮？愛鏡子？」

「是的，但是她打扮好了，立刻脫去。最後十分之九還是隨便的出去。」

「所以你很同情她。」

「是的，所以爲她，你儘管甚麼時候都叫我。」

「那麼，假如這是於你方便的，最好還是你來通知我，當她預備出去以前，你下來通知我。」

「但是，她常常預備出去了，忽然又改變了意志；改變了意志，忽然起來又要出去。」

「都沒有關係，你只要一看她預備出去，就來叫我就是。我睡着的時候，你可以敲我的門。」

我在夜裏從此不再苦等；於是在此後第三夜的十二時半辰光，在夢中我被敲門聲驚醒，我立刻起來穿我的衣履，於是我非常興奮的等着，覺得今天起我總可以正式着手工作了。等到敲過兩點，還是聲息都沒有；最後又是敲門的聲音，我說：

『請進來。』

進來的是海蘭，她抱歉似的說。

『小姐不出去了。』

『不出去了？』我感到一種惆悵，但是我接着說：

『好，謝謝你。』

海蘭爲我關上了門，我心裏浮有沉重的寂寞，一個人在椅子上憑時間流去。

(九)

煩惱而又沉悶，不知不覺過了三天。那天我身體略略感到不適，我想終有幾分熱度在身上吧，晚上很早就躺在床上。但是我沒有睡着，我在翻閱海蘭的日記！

『……我不知道她在裏面作甚麼，她要一個人就在房裏。隔了許多辰光，我去敲門，她不應；我以爲她睡覺了，但是我聽見哭泣的聲音；隔不多久，這聲音也消失了，我又去敲門，她厲聲地說：「我不願意見你。」於是又隔了一個鐘頭，那時我心裏突然浮起恐怕，我怕她會自殺。所以我又在敲門了。「剝剝」……』

正是『剝剝』的敲門聲，我問：

『是誰？』

『是我。』不錯，這是海蘭的聲音，她接着說：『小姐預備出去了。』

我立刻起身，胡亂披上了衣裳。伏在窗口打我的領結。大概沒有二十分鐘工夫，我看到了二條燈光從東開射在院中蠕動。於是我立刻跨出門檻，跳進了我的車子。

等那輛綠色的車子游出來，於是我就跟在後面。

出了鐵門，順着右手走去；我緊隨在後面，掠過了許多路樹路燈慢慢的穿進了市區。

最後這綠色的车子在一家酒家停下了。我也立刻停了下來，我看見一隻黑手套的手把車門推開，隨着是整個的身體跳出去了。我沒有看見她的面部，只看見她的令人羨慕的身軀，穿一件很隨便的淡紫色的上衣同深藍色的下裙，用矯捷的姿態躍進了酒家，我追隨進去，這時我注意到招牌是：玫瑰酒店。

裏面許多人都對她歡呼，她好像同每個人都很熟似的，大聲的招呼，接着圍着櫃檯上的一羣青年，都圍着她到裏面桌子上去。這是一個下等的酒窟，這羣青年似乎都是遊手好閒之徒，衣服也不很整齊，態度尤其討厭。有幾個女的打扮得非常艷俗。我想像不出這些男女可以做像梯司朗這樣世家裏小姐的朋友，也想像不出這樣地方是梯司

朗家庭裏的人所可以進來的。

我揀了一個地方坐下，這時候我才看到這位我的病人的面部。她正在吸煙，眼睛凝在空虛之中，同桌的男女在哄鬧，她有五分鐘沒有參加，後來別人推着她，她也就嚷起來，身體靠倒在一個男子的臂上。現在燈光很勻的鋪在她的臉上，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她的面部，這當然是一隻美麗的臉龐，但是除了眼睛長得特別的風緻外，像這樣的面龐是西洋雜誌裏廣告上常有的輪廓，雖然面上略有胭脂，但還顯得蒼白。眉毛很好，與這雙眼睛非常調和，但是畫的成分比天生的成分為多。在她的表情之中，常常有凝視在空虛的淺笑，這一種凝視，是神經衰弱的一個特徵，但並不是十分變態。她的變態的地方，我尋不出，但在她突然一哄鬧，一沉靜之中，我看出她整個的心境在這兩極端間擺動。我推想她的人格一定是矛盾的結晶，最動與最靜，悲哭與狂笑，她的心上似乎架着一個倒來倒去的天平，像兒童們所駕的蹺蹺板，左端與右端各坐着悲哀與快樂，不斷的起落顛波，使她整個的心境永遠在不寧之中。

當我不斷的對她們注視的時候，我忽然覺到我也正被別人在注視，這因為我是他們的一個生客，而我的衣裝在這個環境之中，也顯得過份的正式。我低下頭，喝侍者拿來的咖啡。

有五個樂手，在一個角落裏忽然奏起噪轟的爵士音樂，於是房內的人就在狹小的舞池上跳起舞來。那一羣青年中有三對也參加了，梯司朗小姐同一個有小鬍髭的人在舞，這時候我才注意到梯司朗小姐身材的窈窕美好。還有一個比較頑碩的女子伴着一個壯健男子，舞到我的面前。這個女子全身都是活力，似乎有用不盡的快樂在心頭一樣，我能夠判斷她沒有用腦筋的時間，憑這付簡單的生命，她的確能夠享受這低級的音樂，原始的男性壓力，以及這整個的放縱氣氛。我於是注意到梯司朗小姐同她男伴的態度，她沒有笑，偶而說一兩句話。男子也不顯得輕薄，似乎非常快樂的想接近這個女伴，但好像有幾分胆怯似的，終不敢放肆。

我默坐着，等一曲音樂完了，我吸起我的烟斗，非常不在意的坐在那裏，看他們歡笑狂舞。

最後我看他們怠倦了，歇在那邊談話，於是我過去，到他們桌邊，請那位頑碩的女子同舞。我滿想在她的嘴裏探聽一點消息，所以同她話談得很多，我告訴她我是異國人，初次到這裏來玩，所以非是寂寞。接着我問：

『你們一羣朋友是常來的麼？』

『是的，我們常常來。』

『你們一定都是老朋友了，或者是親戚。』

『不，我們都是在這裏認識的。』

『在這裏，年青人真快樂。』我說。

『……』她點點頭，敬一會，我說：

『這位穿紫衣的女郎我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的。』

『見過？在那裏？』她興奮着問。

『想不起來了。』我說。

『不見得吧，』她笑着說：『她是很神秘的，沒有人知道她的來踪去跡。』

『你也不知道？』我驚奇了，又說：『那麼你叫她甚麼呢？』

『我們都叫她白蒂。』

『啊，白蒂，你難道不知道她姓甚麼嗎？』

『不知道，她不說，我們也不再問她了。』

『這真是古怪。』我說着，音樂也停了，我送她到座位上，謝謝她。她們座上的人似乎很注意我似的，但是我一逕回到我的座位上。我靜坐在那裏，看他們這一羣的笑樂，我想這也許是真的，梯司朗小姐也是他們間的謎。最後，我在白蒂凝視空虛的當兒，我過去請求她同舞。

當她把手放在我手上時候，我說：

『梯司朗小姐，這是好幾個月來的唯一希望，來認識你。』

『我？你怎麼知道我是梯司朗小姐？』

『對不起，小姐，你奇怪了。但是為你爲甚麼不想到剛

才和我同舞的那位小姐會告訴我的。』

『不，不，絕對不，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姓名。』

『只知道你叫白蒂？』

『是的。』她說：『但是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姓氏。』

『這是一個秘密，』我說：『但是你放心，小姐，我不會洩漏這個秘密的。』

『但是你怎麼會知道的呢？』我說：

『假使我連這個都不知道，我怎麼會已有幾個月認識你的企慕。』

『你從我……我父親地方知道的。』

『不，』我說：『相信我，我不會對你說一句謊話。』

『但是……』

『請你現在不問這問題好不好？』我說：『假如明天夜裏你在這裏等我，我一定可以讓你從那裏知道你的。』

『好的，明天我等你。』她說完就沉默了，一直到舞終以後，她回到她座位上，吸一支紙烟，用渺茫的眼光望着空虛的空間，沒有說一句話。五分鐘以後，她離座了；她沒有出外，從裏廳裏轉進去。我注意着，靜等了二十幾分鐘，她沒有出來，於是我也到裏廳去，那裏擺着檯球，

許多人在打；並沒有她的踪跡，我在猶豫的當兒，看見有人從右角狹小的門裏走來，我於是順着這門進去，那是一個狹弄，走盡狹弄才又看見燈燭輝煌的大廳，許多人在那裏吆喝，啊，原來這裏是一個賭窟。我溜了一圈，終於在某一桌上尋到了她，她在賭，是的。出手似乎非常豪闊，我看了一回，也買了小數的籌碼，在她旁邊隨便下注，我的目的當然不是賭錢，只是作為追隨她的手段。她似乎沒有看到我，但是不一會，那位在外面的碩碩的女子同那個蓄着小鬍鬚的進來了，女的說：

『白蒂，怎麼樣？今天你一定有很好的運氣。』

『不壞，不壞。』她說。他抬起頭來，這時先看到了我，對我笑笑，但隨即招呼了她們的同伴。

我偷偷地注意他們，這兩位同伴也開始幫她賭起來，大概沒有好久的辰光，她全數輸光了；於是他們相偕着出來，我也就跟着他們，他們到外面要了威士忌酒，白蒂在狂飲了，我一直注意着他們。不知這位蓄着小鬍鬚的人是醉了還是怎的，他回頭注意我，突然過來對我說：

『你爲甚麼老追隨着，老注意着這位小姐？』

『奇怪了，先生，你怎麼問我這樣的問題？』我笑了。

『我必需問你。』

『我沒有回答你的必要。』我正色地說。

『但是我要禁止你這樣注意她。』

『這是我的自由。』

『我不答應。』他說着似乎要動武了。

但是這時候音樂響了起來，我過去請求白蒂跳舞，白蒂接受了，這使質問我的人沒有辦法。我同白蒂說：

『梯司朗小姐……』

『我希望你叫我白蒂。』

『那麼，白蒂，這樣的生活於你是多麼不調和？』我說。

『爲甚麼不呢？』

『這樣的生活會毀壞你的青春，殘傷你的健康，損害了你的美。』

『我本來老早沒有青春健康與美了。』

『你太自暴自棄了，你知道有多少愛你的人在看重你的青春健康與美。』

『愛我的人？』她突然震怒了，想擺開我的身體說：

『原來你是我家裏的說客。你，你一定是同我父親串通的。』

我沒有讓她擺脫了我，跟着音樂舞過去，鎮靜的說：

『請你安靜些，小姐，以後，或者明天，』我這時忽然注意到牆上的鐘，已經一點多鐘了，我說：『啊，現在應當說今天，今夜裏你就會知道我所說愛你的人是』

誰。」

『好的，』她說：『不過我希望你不要撒謊，世間並沒有愛我的人。……我家裏的人都在憎我，都說我有神經病，……』

她非常興奮，但是我打斷她的話，說：

『我不知道你家，我也不知道我家，我不希望你說家，這在我聽來是痛苦的事，讓我們談些快樂事情吧。』

『但是……』她說時隨即被我急速的舞步打斷了。我說：

『不早了，你該早點回去睡覺了。』

『……』他沒有理會我的話似的，沒有回答。

音樂終止的時候，我說：

『不要忘掉今夜的約會。』

我當時立刻付了賬出來，駕車一直到梯司朗的別墅；一路上我感到今夜的收穫已經很多，我感到非常的滿意。到房裏我卸下衣裳，熄了燈，吸着紙烟在窗口下坐着，我要看她倒底在甚麼時候回來，沒有到我吸完一支烟的時間，有二道車子的燈光射進來了，我想：

『也許是我最後勸她回來的話發生效力了。』

(第九節完·全篇待續)

三思樓月書最近新書

海外的情調

徐訐先生之海外的情調在西風發表時，以其運用新穎之風格與巧妙之設想，紹介各國之民族性，各處之人情，以及各地之氣氛，傳誦一時。茲由作者滲合在他處發表同類文章，編成一集。現已出版，每冊實價壹圓。

海外的鱗爪

本書為上書之姊妹篇，但為各地見聞感想實錄，作者熔記敘與議論於一爐，交織主觀的感觸與客觀的思維。每於常境中起敏思，敏思中生佳文。為當代難得之佳構。每冊實價八角。

本年度三思樓新書與再版書目預告

一家(中篇創作) 鬼戀(再版)

何洛甫之死(五幕劇) 生與死(再版)

母親的肖像(四幕劇) 西流集(再版)

小禮物(隨筆) 春燕集(再版)

著者徐訐 出版者夜窗書屋

總經理 西風社

霞飛路五四二弄
霞飛市場四號



牛津官話是英國「上層社會」人士的「照會」。

牛津官話

許煥光

——英國通訊——

英格蘭 (England) (除去蘇格蘭，威爾斯) 雖然只是一個小島，面積不如中國較小的一省，可是它的方言 (dialect) 却很不少。多數外國人到中國來，認為驚奇的是中國方言之多。但中國的土地既廣，交通又不方便，方言之多實不足為奇。英國可以說是世界上交通最發達的一個國家，可是方言却那麼多，這就有點可怪了。

英國各地方言並不只是少有不同，字音有時竟差得很厲害，而慣用語有許多是不能互通的。一個生長倫敦的人到北部的蘭加縣 (Lancashire) 就不大聽得懂，我第一次去蘭加縣聽人家的談話，只能聽懂百分之十。一個生長蘭加縣的人到哥爾嫩爾 (Cornwall) 去也一樣不懂。其他地方的方言多半比這些差異少點，但一聽就可聽得出分別。

然而最有趣味的是倫敦的土話 (Cockney) 與牛津官話 (Oxford Accent)。前者是下級社會層中 (特別是倫

敦) 慣用的方言，後者是上級社會層中慣用的方言。

所謂牛津官話，並不是如中國北平官話那樣，全北平的人都說。在牛津，說牛津官話的人也只限於上層社會人士，工人小商人等一樣說倫敦或牛津土話。

官話與土話妙在一聽就可聽出這人的「社會層」。我不是說一切下級社會層人都不說牛津官話，也不是說一切上層社會的人都說牛津官話。有許多上層社會中人根本不說牛津官話；有許多故意不說牛津官話。我認識幾個在大學教書的先生，他們是隨意發音，不肯用牛津官話的。

特別注意別人是說着牛津官話的人，乃是那種實在只是中等但自認為上等人的人，特別是婦女們；她們自己不用說是一口特別的牛津官話，把多半字的發音弄成特別顯出是牛津味。我不是字音家，不能用記號來表示出這些頗為滑稽的分別，只能請讀者想像一個浙江人不大會說

北平話，可要把『一個子兒』之類的語句努力說出來時的情景。這些說着牛津官話的人是看不大起說別種方言的人的，特別是說倫敦土語的人；後者一聽就知道是工人出身，三代宗親也必定是工人出身。

去年我到約克縣 (Yorkshire) 某城去，有機會住在一個富商家裏。這富商是獨手成家，他的女兒們只知道祖父是由一個不知何處的地方逃出來的人；換句話說，這家是沒有很深的『根』的。可是現在發財了，所以女兒必得入貴族的公共學校 (Public School)，然後入牛津大學。在這樣人家的客人主人對話中常可以聽見下列對話。她們正在談論兒童入非貴族的小學 (國立的) 之壞處：

主人(女)說：『你知道某某人的男孩上國立小學麼？』
客人(女)說：『何等糊塗！他們不知道小孩在那種地方學到最可怕最惡心的 (awful and revolting) 口音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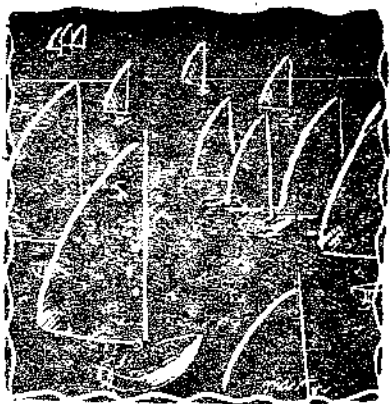
主人(女)說：『真的，某某人又不是出不起錢的。』
這樣對話是尋常的。在國立國校之所以能學到『最可怕的最惡心的』口音的緣故，是國立學校收費低廉 (有的學校還給學生一頓白吃的午飯)；工人及其他下層社會的子弟只好入這種學校。比這種學校稍為『高尚』一點的有一種中等的私立學校，費用比完全國立學校高些，但不太高，而在貴族公共學校中的用費，比尋常學生在牛津大學讀書的費用還要多，國立學校大約一年一個學童只要一二鎊錢就够了，有的還一錢不用；中等的私立學校大約每年要十幾鎊錢，而在那些貴族的公共學校中每年每學生要費

四五百鎊左右。這是維持牛津官話的代價。

由費用數目相差如此之大，我們頗可以看出英國社會層間的距離。牛津官話與倫敦土語之間有着一個廣大的社會距離，我們自然不怪那些說牛津官話的人認倫敦土語是最惡心的口音。這廣大距離不是縱的，如中國一樣，各地方言雖有不同，但各本地土著全說相同的方言，不論社會層高低如何。在英國這廣大距離是橫的 (horizontal)。各地儘管有方言，各地的上層社會可是不說本地方言，而說那全國一致為他們獨有的牛津官話。在約克縣的『上層社會』說的話與在劍橋的『上層社會』所說的言語是一樣的，可是與他們本地人所說的却不同。

由牛津官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傳統社會與中國傳統社會有一個重要的異點。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富者儘管富有，他們不願意在言語舉動中表示出他們看不起窮人，所以說話口音與窮的本地人一樣也不以為意。這情形在任何現在內地鄉村與小城市仍可以看得見。其實在那種情況下有的富人致力於不使他們自己的地位抬得太高，看不起人。沒有人願為富不仁的人。所謂為富不仁的人很多是只因為兩眼朝天看不起窮人的緣故，而被罵為富不仁。在英國的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中，富者根本不願與窮人有連絡，根本不必表示看得起窮人，所以他們不但行為上要顯出與窮人有異，口音上也決不願與窮人相同。他們看不起下層社會的人，特別要表示看不起下層社會的人。

牛津官話是英國『上層社會』人士的『照會』。



沿灣水駛公路，一面是有錢人的花園與大廈，一面是樹木，樹木外是水，水外……是遠遠的陸地無疑。

向墨西哥灣駛去

翁萬戈

——美國通訊——

(一)
到了密西西比河口的紐阿連埠，却看不見墨西哥灣。但是我們幾個南遊客却想看墨西哥灣。

是夏天，是星期日，是早晨十點鐘。把汽車加足了油，找到了久居該地的朋友黃。他說：『我們向東北駛去，大概六十哩左右，可以到灣埠（Gulfport）。包你看到墨西哥灣。』

(二)
出了紐阿連了。

公路平坦直率地穿過大片的沼澤濕原和無數的小河。

『這兩旁都是 Swamp（濕原），裏面住着 muskrat（麝鼠），蛇，蚊子，同不少種草蟲。除了挖油井的探油人以外，無人進去。』黃在講。

這片濕原的確看上去不好受。長的草木是亂七八糟。彎臂折腿的樹下，是灌叢在四處滋生，像張飛的戟鬚。水多的地方，有蘆葦狀的植物成片。在樹身上滿掛起西班牙垂苔（Spanish moss），像骨瘦如柴的魔巫披髮散鬚。常常有死樹忽的挺出乾枝，讓你聯想到骷髏在一堆敗絮中摸索的姿態。

『有一次附近大雷雨，風暴把漁夫廳進這片 Swamp 裏，亂撞了四十八小時沒有找出路來。不要講蛇鼠和毒蚊子，就是這一顆顆掛上 Spanish moss 的樹，在夜裏便活像鬼影。』

這西班牙掛苔是我第一次見到的植物。無根無葉，是有支節的細絲。掛在樹上，便以空氣為生。本地人把它採下來，曬乾，便可以做門口台階上的踏泥氈，做草蓆子的

填充物，做……聽說一年用在採集同軋乾上面的錢，是三百萬美金。

我剛才提到麝鼠，這也是個新玩意。看上去像又肥又大而且禿鼻頭的松鼠，只有尾巴比松鼠小。混身的皮是好貨色，此地到了捕鼠季，從事鼠皮業的人便打鼠剝皮，每人賺個幾千塊錢，一年中其他的時候便吃喝賦閒。

『這樣地方只有探油人進得去，因為他們有特製的汽車。那車輪子有九呎的直徑。……』

忽的眼前又一道洋灰橋，跨過一條小河。

『這種小河叫Bayou。要是下定義的話，那此地把流入灣裏的小河都叫Bayou。當初紐阿連（New Orleans）大戰的時候，海盜萊氏兄弟（Lafitte Brothers）就在這四支八叉的Bayou裏襲擊英國人——外國梁山泊好漢！』

於是我嘴裏下意识地念了一聲Bayou。

（三）

除了濕原荒地以外，還有些文化所被的地方。那就是『南松』森立的植林地。

南松（Southern pines）長的筆直，長的快，木頭並不緊。路旁栽的密極，小的是剛埋到地上的松枝，大的有百來呎高。望上去，看不見林後的天空。你小時候要是曾經爬在地上看過那地藏王菩薩生日栽在泥土上的香棍，你就可以約略想像到這裏的景色。

望望天穹，靠在地平線上有一片雲朵，奔騰得美麗之極。我不禁誇讚。

『不錯，待一會兒我們便跑到那一片底下了。』
這不是瞎說。不到半個鐘頭，我們頂上換成了那一片雲。

（四）

要添汽油，停車在汽油站上。

出乎意料地，出來了一個女人。年紀不大，頂多二十幾歲。身體結實有風韻，與她的臉相襯。她問我們要多少油，告訴了她。於是她拿起油龍頭，開始灌。

男人却坐在門口談天，讓我們看到了南方風味。

我們都下了車，伸一伸腰，腿。立在汽油站旁的房子前，看小園裏的紅花。

她灌完了油，走上來陪我們談天。

『你們從那裏來的？』

『中國。』

『哦！一直開車來的吧？』

我們笑了，告訴她有個太平洋。

臨走，她說：『回來時再來看我！』

大家微笑：『You bet!（當然！）』

於是車子駛上公路了，當中有『回頭望月』的朋友。

（五）

開到了一個專爲公路開車朋友的飯館，我們覺得肚子餓了。

進去，地方不小。餐廳裏有十幾張檯子，有酒櫃。左側四五十人容得下的舞廳，右側是 Casino（賭場）。坐下來，我叫了一客鱈魚，爲的是這裏的海味有名。

等菜的時間太長，不妨走進賭場一觀。圍着一面檯子，是七八個賭客。一個老闆做莊家，一個老闆用小棍鈎骰子，賭客便在檯上各方裏押注，擲骰。有一個盛裝的女人立在一端，在那裏冷靜地下注；有一個中年胖子，在那裏狂擲紅色的雙骰子；而用小棍的老闆，嘴裏不停地唱着輸贏的術語；似乎大家都只有一條命繫在骰子上，好不緊張。

走出來，餐廳裏遍佈着『吃角子老虎』。只見人家把鏢毫（Nickel 合美國五分）放入，不見有大宗吐出來。一片『克朗』、『克朗』的扳機聲。

飯不錯，佐以啤酒。結果是『根顏』——却好，因酒意而忘却了方才蚊子咬的癢痛——是，我忘記寫一斷蚊子的故事……

（六）

蚊子的故事。

將近灘埠的時候，公路已沿着內灣的灘面。漁人的平頂木屋架在水面，船碼頭是伸入水中的木架木樁。夏雲在

天空鬱結，將雨的地方顏色烏藍，而放晴的地方却在天的另一角，被日光照得嫩黃。忽的看到在極遠處的灣面上，黑藍色雲塊迅速地移動，每塊漸漸地沿着邊緣散成棉絲，終於天空中放了扇橙黃的天窗。是暴風雨在那一片海上。

『此地有時有颶風，最厲害的時候會捲折岸上的樹木，屋頂。平常，泛進灣面的漁人，不時地會遭遇氣候的激變而覆舟滅頂。』

這是半熱帶的氣候。你不相信，只要在這裏坐觀周天的雲。

『要不要看一看舊日的砲壘？』

大家自然同意，把車子開入支路，向灣面駛去。一片草原，右側紅色的大鐵橋在望，前面是漁人的木屋，可是看不見砲壘。路將盡，有一片地面雜植些樹木。我們走了下來。

走上一片小土坡，才看了砲壘的城牆。土坡與城牆之間，隔了一條護城濠。濠中，依舊流着自灣中引來的水。沿濠是無秩序的灌叢，來自灌叢中的，是一羣一羣向你襲上來的花蚊子。

我們一面打蚊子，一面繞濠走到砲壘的大門。『年久失修，遊人自擔危險。』這牌子毫不及蚊子可怖。走進那磚牆極厚的建築，頭一間是陰暗的窟室，牆上是兩面記事的銅字牌。

『派克堡 (Fort Pike)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

李格累口 (Pass of Rigolets)

此堡爲四十八尊砲座而設

美合衆國陸軍建……』

兩手打着蚊子，我們向兩翼窟室走去，深深地插入牆內的黑洞，是子彈室，一間又一間。

原來，這是砲壘外城牆中的窟室，在外城牆上，是半圓形磚砌的砲座。回想到當年戰役時的情景，這四十八尊大砲，必是放射形的向四周打去。我們出了窟室，踏上了殘敗的衰草夾磚的台階，便達到了外圍城的頂上，放眼看去，灣水平地砌成了與天相連的界線。我在那裏幻想，要是八十年前，天際出了帆蓬，豈不要聽見號角聲，命令聲，安置砲位聲，而不是現在這劈拍的，兩手亂拍蚊蟲的聲音？

在這城牆中空地上的主要建築，是座守樓 (Citadel)，四周開着槍穴。萬一外圍的砲座被轟，敵人的小舟迫岸，短兵戰士爬上了高牆，殺死了砲手及護衛哨兵，則退入守樓的人，仍可以做最後掙扎。現在，守樓已削去了屋頂，頹去了後面的牆壁。但那些小屋，被保守古蹟的仍標上了名稱：甚麼伙食房，子彈倉之類。在這庭院中，更有一方髒水池，上面苔蘚惡蟲之類盤踞，造成一層濛黑而發紅光的顏色。細看旁邊立的牌，却是蓄水池 (Cistern)，是守

軍取水作飯解渴的所在！

我寫來雖然這樣從容，而我遊觀時却異樣的狼狽。上來一羣羣冥不畏死的飛蚊，使我自己向自己頭面亂打。在我讀銅牌上文字與攝影時，周身已在那裏『報告損失』。結果是放棄了『弔古戰場文』的第一志願，而兩手輪飛的跑了出來。上汽車時，週身棲止的蚊蟲又散漫在車廂裏。從頭皮一直到腳踝，無處不癢。真是此次南遊中所經的『最痛苦的剝那』。本來聽說在紐阿連附近有一個 Avery 島，上面保存有半熱帶的野森林，大可遊覽等等；自從請教過蚊子以後，遊意立消。因爲：森林濕沼中，最溫和的動物恐怕還要屬蚊子！

但是我們這次小吃虧終是算不了一回事的。因爲不少下面的故事存在着：

『附近有一個小夥子到某處郊野去露營，因爲設備不全，一去便餓了蚊子。一天之後，體無完膚。這樣一個年青而壯健的漢子，不禁癢到痛哭。』——這樣一想，我當時雖然身負數十『蚊傷』，也心中好受了些。

那一幫出入野澤的漁夫又怎樣活呢？

『日光，海水，鹹風賜給他們一層鐵黑的硬膚，蚊咬根本叮不進去！』

我說一聲慚愧。

(下接第四六八面)



美國大學生俏皮的樣子比
我國小學生還厲害得多。

刁皮的美國大學生

秦道堅

——留美追憶之三——

美國的大學生恐怕是世界上最刁皮的學生了，不過在表面上是看不出的，每一個中國學生與美國學生初交時，總以為他們是彬彬有禮的。真的，譬如在談話間你的話說不清楚，他就會來一句『請你原諒』(I beg your pardon 在此處意即請你重說一次)。你在路上騎腳踏車偶然不小心撞着人，他也會先來一句『請你原諒』。這種態度誰見了心裏都會默認他們頗有君子之風呀。但是你若走進他們的宿舍裏詳細觀察一下，最好是和他們同居，你便發現美國大學生俏皮的樣子比我國小學生還厲害得多。然而他們以為這才是有生氣，若以我國素來老成持重的態度觀之，這簡直是頑皮囂張不可以救藥了。

記得這是我搬進大學宿舍寄宿的第二個星期，同房的三個鬼子(兩廣人呼外國人曰鬼子)：法章尼是一個矮

小而最刁皮的二年級生，滿面笑容，却是肚子裏的詭計最多；很加和摩爾是兩個高個子，面孔比較莊嚴，都是工科三年級學生。那天中午我下了課便回房，法便笑嘻嘻的拿着『本生理化學迎面走過來：

『秦，替我解答這條問題，好嗎？』他便把書放在我的書桌上，桌旁有一張椅子。

『當然可以，』我一面說一面望着那本書，隨手拿起一支鉛筆，坐下去。

我猛然覺得屁股很刺痛，跳了起來。接着便是他們大笑聲，原來木椅上倒放着四五顆的圖畫釘。他媽的，這是我第一次受他們作弄了。

這樣的過了幾天，又有一天午飯後，我穿着皮鞋躺在床上上午睡。正在朦朧間，忽然感覺我的腳在發熱，撐開眼

睛一望，却發見一球熊熊的火貼在我的皮鞋邊上燃燒。我趕快跳起來把它熄滅。他們又在大笑了。末後他們來解釋給我聽，說這種玩意兒他們叫做『燙腳』(Hot-foot)，是把吃剩下的口香糖膠粘在皮鞋邊上用火點燃，專作弄穿皮鞋午睡的人。我祇是苦笑一下，心裏在想總有一天我要報復他們。

到了夜間，摩爾便向我提議：

『秦，我們出去散散步吧！』

我便把書一關跟他走了出去。這正是一個月明之夜，我們便朝着學校中心巍然高聳的鐘塔走去。

摩爾很明瞭我這幾天不大高興，他一面走一面解釋說這種刁皮的玩意兒幾乎是美國學生的習慣，恰如家常便飯一樣的。最後他問我：

『你爲甚麼不設法作弄他們開開心呢？』

我望了他一眼，笑道：

『我已經有辦法了，你等着看吧！』

他握着我的手緊緊一壓。

這幾天我正在研究無烟火藥，製造了很多硝化纖維。第二天，我便在實驗室裏拿了一包狀似棉花的硝化纖維回房。我知道很加是愛抽烟的，他每晚溫習功課時嘴裏常銜着一個烟斗。午飯後，他們都去上課了，我便悄悄的由很加抽屜裏拿出他的烟斗來，把一些硝化纖維塞進去，上面

再舖上烟絲，仍舊把它放回原來的位罝。

晚飯後很加回房了，他得意揚揚的走進房裏，手裏拿着幾本試卷：

『秦，你看我這次月考多麼好，一百分。』

不錯，他的成績是很可觀的；他隨意由抽屜裏拿他的烟斗出來，倒在床上抽，那時摩爾也回來了，猛然聽見一聲爆炸，烟斗飛去丈多遠。他吃了一驚，我大笑了；摩爾心中明白，也笑了；他才知道這是我在作弄他，笑着說：

『真聰明，真聰明！』

過了一個星期，有一天很加和我到學校糖果店裏飲汽水，他隨着說：

『我們把這幾個紙杯拿回去，看我來玩一個把戲。』

(美國人吃汽水如 Coca Cola, 7-Up, Orange punch 等都有塗蠟紙杯盛着喝，喝完即可棄去，甚合衛生。)

他和我回到房，便悄悄的工作起來了，他把那三個紙杯，以線繫着，裝滿了冰水，放在房門頂的橫木上，再把繫杯的線，釘束在門上。假若有人走進來，一推開房門，這三條線便拉倒那三杯冰水，當頭潑下來。這個實驗終於做成功了。第一個遭受這冷水淋頭的是法章尼。那時正是一個冬天呢。這個玩意兒差不多玩了一個月之久，各人都

有報復心，誰肯吃虧？

記得這是學期之初，新生入學照例是把頭髮剪光，戴上一頂綠色的瓜帽（Green Hat），以便識別而給老生戲弄，這又是俏皮的法章尼最快樂的時候了；一天晚上，他帶了一個綠帽兒回房來：

『秦，想些方法來戲弄這隻「新狗」吧！』

我真有點怕羞，在中國沒有見慣這種怪風俗，叫我怎好去戲弄一個陌生人呢。我祇好答道：

『我愛先看你怎樣戲弄。』

他於是脫下衣服，把書桌上東西搬開，便下命令道：

『爬上這書桌，兩手兩腳像狗一樣立着，抬起頭望着天花板上的電燈，當它是太陽，吠一百聲！』

這可憐的綠帽兒一點也不敢違抗的照着做了。這時房門口已經站滿了人，嘻哈的在嘲笑。我心裏想這真吻合我國的民間故事『蜀犬吠日』，不約而同。

又是一個星期六下午，摩爾對我說正午本校工程學會舉行甚麼兄弟會入會典禮（Initiation），叫我去參觀這種有趣的典禮，舉行地點是在學生會的休息所（Lobby）。

我因為吃午飯的緣故，所以遲到了一些。當我一踏進這學生會所時，已經看見一羣人圍着笑嘻嘻的在看把戲，我勉強擠了進去，却見地上爬着十多個可憐的新會員，一半邊臉爲油漆塗黑，每人的鼻子都碰着地，頂着一顆豆向前推進，以作競賽，後面跟着一個女會員，手上拿一塊

板，拚命的向着新會員的屁股打，爬得較慢的可憐蟲遭打更重，好容易才能把一顆豆推到對前的界線處，但是身上的汗已把衣衫濕透了，鼻子上還塗滿了灰。

接着又舉行第二種野蠻的把戲。老會員任意指出一個新會員，叫他彎身下去，屁股朝天，再令另一個新會員拿着一塊木板，向正這肥沃的股肉，用力一打，打得要厲害，厲害的程度要得一般老會員認爲可以才行，否則老會員便會叫被打者站起來反去打那個打者，當然也要打得沙響才行。我親眼看見一個打者因爲和被打者平素有深篤的友誼關係，所以打時便放鬆了一點，結果他反被被打者打了，當他屁股朝天時，那猛力無情的一棍，打得他褲子線縫都破開來；天曉得他第二天還能坐着上課不？

下星期便是聖誕節了，又是這一般小孩子快活的時。宿舍裏常常會聽見鞭砲聲，有時當夜深人睡後，那些失眠的份子，便悄悄的燃着一串砲，擲到你的門前，等你下床去開門看時，鬼也不見一個。

那時我已搬到宿舍五樓最後一間房去住了。同房的是一个醫科二年級生，他白天去上課，夜間便去餐館裏做工，做到夜深疲倦時，他便在店裏過宿，所以往往我一個入獨睡一間房。一天晚上我正在熟睡時，猛然聽見床頭轟然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接着便聽見兩個人的脚步聲，

急急的向外跑出去，下樓了，我真氣得發昏，無奈祇得起來拿鑰匙把房門鎖上，我想這種玩意兒未免有點太無人格了。

美國近年來每逢聖誕節及元旦也作興放鞭砲了。鞭砲都是由中國運去的。有一天我偶爾在走廊拾起一張包鞭砲的紙，發見紙上印着是中國廣東甚麼鞭砲廠製造。嘻，我想歐美常常以洋槍大砲來威壓我們，想不到我們的小砲也有相當力量向他們國裏侵略呢！

離宿舍不遠，有一個學校糖廠，糖廠的前面，有一個小池塘，池裏的水是用來供給糖廠真空抽氣機用的，所以池裏的水混滿了糖漿和油漬，污不可言。一天下午，我正好由糖廠實習散工出來，忽然看見四個同學笑嘻嘻的抬着一個年約廿來歲的可憐蟲，走向池邊去，叫一聲『拋』，便把這個可憐人拋下池裏去，祇見水花四濺，和一片笑聲，一會兒這人游上岸了，一身水淋漓的還陪着一副苦笑臉向宿舍走去。天曉得他們又在幹了甚麼玩意兒！

美國大學生雖然很愛調戲，不過有些還是很用功讀書的，溫習功課的時候都是在圖書館內，那裏有很舒服的坐位，熱天有冷氣管，冷天有熱氣管，還有無數的參考書，靜悄悄的，誰也不來逗你。

西風社新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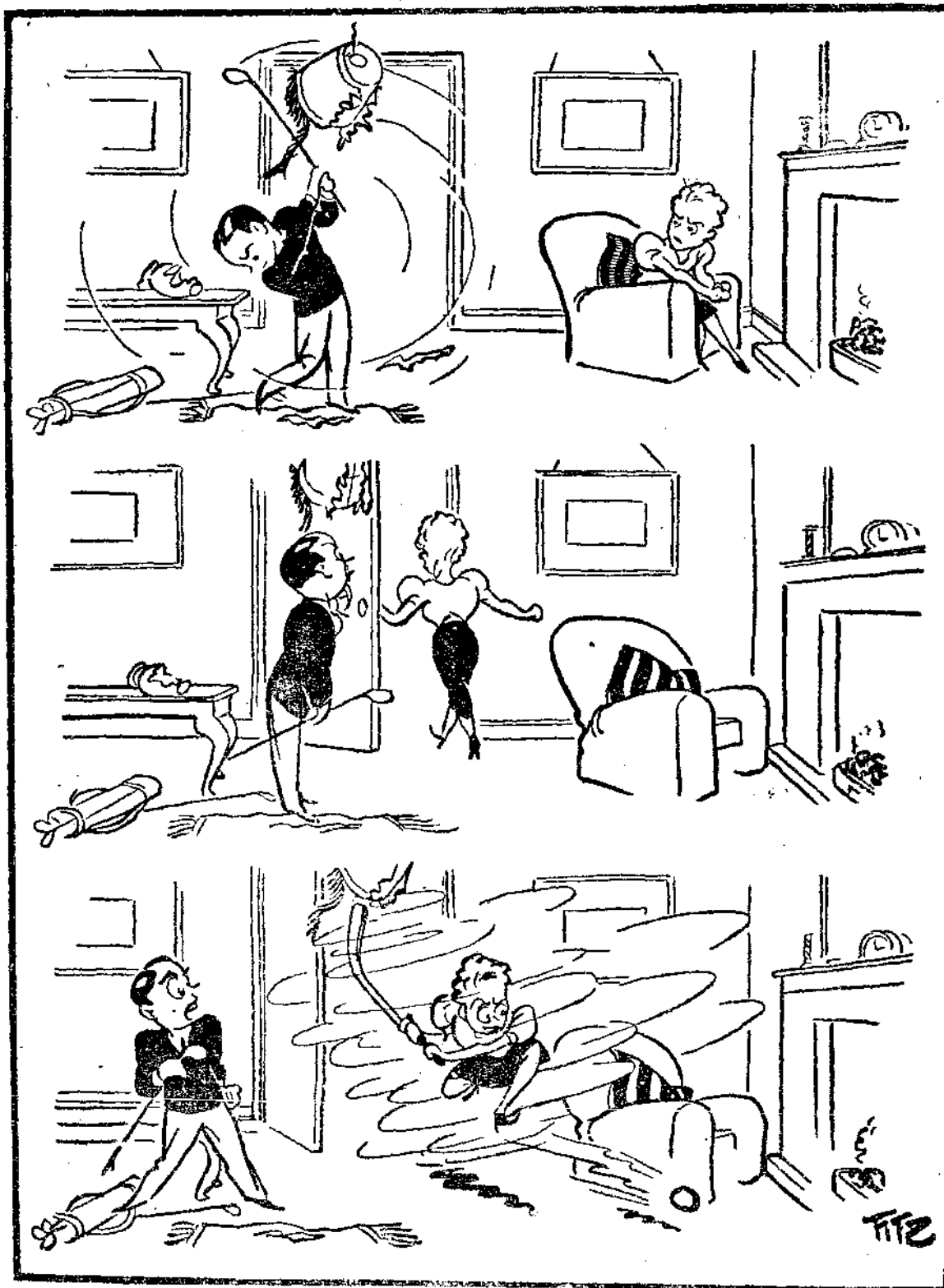
戰地春夢

再版
出書

漢明威著·林疑今譯

此書為美國現代著名作家漢明威 (Ernest Hemingway) 之代表作，原名 *Farewell to Arms*，係以第一次歐戰為題材之長篇小說。書中主角是個典型的美國青年，歐戰爆發後，自投義軍任救護軍隊隊長，暇時以嫖飲自娛，以戀愛為遊戲。女主角是個英國女看護，未婚夫殉難於凡爾登一役，鬱鬱失意。作者就是把這樣兩個小角色，寫成一部淒絕人寰的故事。作者曾以此書，自比莎士翁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故事以自傳式寫出，極為逼真動人。關於戰爭，只是淡淡數筆，而現代戰爭所有的恐怖，活躍於紙上。在這一點，作者的藝術技巧，遠在一般寫實小說之上。風格清新，文筆簡潔有力，不愧為現代文學之一部傑作。譯者林疑今先生會譯西部前線平靜無事等名著多種，文筆忠實暢達。全書計五卷，四十二章，三百八十餘面，洋洋二十六萬言，每冊定價二元二角，暫加三成發售，定戶優待九折，郵費照加，書已再版，欲購從速。

報復 轉載笨拙





如果你離開公路，深入山苞（即山林）去，你就可以聽見不少盤古氏的徒子徒孫，正從事開發這個國家的基本的工作。

開 天 關 地 杰 光

——馬來亞通訊——

馬來亞雖然堪稱爲現代化國家，但和歐美大國相比，程度上當有愧色。不過在遠東方面，它決不致不會「名列前茅」的。就首都星加坡說，也是世界聞名的大商埠之一。在星加坡的老城區大坡方面，所有房子，多數還是磚牆瓦蓋的兩層樓，年久不加粉飾，作風未免過於古典。但是只要轉過兩三條馬路，到了海岸一帶，則所有衙署、大廈、橋梁、碼頭，巍峨美奐，至少比諸華南大都市——廣州和香港有過無不及。

星加坡島廣袤計二百餘方哩，市區只佔南部一角落。離開市區向北行，可以乘火車或長途汽車，經過約莫五十分鐘路程的郊野，便抵達島的北岸。這北岸和馬來亞半島的南端由一條長堤（重疊石塊把海峽完全隔斷）連接着。

過了堤岸，繼續北行十七八小時，便可到半島西北隔海的大城市——檳榔嶼。

如果乘的是火車，沿途覺得太拘束，太單調，最好改乘汽車。因爲享受過了這裏的公路交通的人，才會知道這裏建設的現代化的程度。

公路幹線與鐵路幹線平行。因爲地勢關係，工程的偉大真使人驚嘆：沿途灣曲之多，角度之小，斜坡之峭，大有柳暗花明之感。其次整條幹線，都平滑的鋪着柏油。

公路建設，交通方便，可以使國家進步，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然而建設必須破壞，又是一定不易的道理。在馬來亞公路上旅行，不絕經過建設完好的市鎮，園圃，鑛場等地方，都呈現着活躍的姿態。在這些已被建設的區域和

區域之間，却隨處可以看到陰翳叢蔚的原始森林，寂穆靜寥地蟠據山野間。——遠處的地方，有時烽火衝天；近處林子裏，隱約傳來伐木丁丁的聲音。朋友，剛才經過的公路，市鎮，園圃，鑛場等，在若干時間以前，也會發生過這樣的烽烟，這樣的聲音，因為這就是建設前施行破壞的現象（當然不是每一方寸地皮都如此）。

最好在這時離開公路，深入山苞（即山林）去，那就可以瞧見不少盤古氏的徒子徒孫，正從事開發這個國家的基本的直接的工作；無數大樹在他們的巨斧利刃之下，紛紛倒地。另一處已經完全就範了的樹木的海，則在另一夥工人手中的火源之下，迅速地熊熊的燃燒起來。前一種工作叫做『斬苞』，後一種工作叫做『燒苞』。燒苞之後，這幅處女地還未合孕育新胎兒——植物之用。須再加以第三種叫做『執苞』的工作，即由工人把燒不盡的樹幹檢去，把埋藏地下的根莖挖去。之後，經過若干次的淋雨，施肥；那末，馬來亞經濟命脈的空間又擴張了一點。

開苞的三種行業，有着許多熟練的『幹得力』（Con-tractor），招承領取荒苞人的付託工作。但有『分工』的，有『合作』的，也有頭手、二手、三手的分業。一般工人就在他們領導之下，辛勞地過活。

開苞工人的工資，相當可觀。不過這是一種吃力而危險的工作。因為隨時可以受蟲豸的刺傷，瘴氣的中毒。尤

其是在斬苞時，趨避不善，給樹幹壓斃；燒苞時，誤估風向，給烈火焚殺；真是時有所聞！

勞苦功高的開苞業，我們僑工最能勝任愉快。印人巫人（馬來人或叫巫來由）從事的很少，間有印人和白種人幹包工的。操這行業的僑工以廣東高州人最多，其次廣西人，客人，福建人等。

高州人可以說是『廣東精神』的代表，在國內，他們多入伍從軍；在這裏，他們多是主要的工人。除了開苞，他們有的是柴山，炭窯，板廠的勞動者。為人耐勞而純朴，同鄉相互的感情甚好，雖是文盲亦彬彬有禮。因為故鄉與廣西接壤，方言和廣西的差不多。廣西人說話音調較尖峭，各種個性則和高州人近似，不過總覺失之暴燥。客人則穩健成性，有唯我獨尊的氣概。但他們任苦負勞的精神却是相等的。

馬來亞不特黃、白、褐色人羣交錯雜居，就是佔有半數人口的中國人也是四方雜處。除上述三屬人士之外，雖然仍是以閩粵人居多，不過若以方言分類，計還有廣府人，四邑人，潮州人，瓊州人，福州人，學佬等（當地口語如此）。所謂廣府即舊廣州府屬番禺，南海，順德等縣，但在這裏只要方言和這數縣相似的，都可稱為廣府人。其人多經營商業，其中的南海人又多是金飾，藥材，鋼鐵等業的台柱。但大商業如出入口商，批發商等則要讓四邑屬

的新會鶴山縣人士了。四邑屬另二縣開平、恩平的人，則多幹建築業。潮州人多幹什貨、酒莊業。瓊州人則幾乎獨佔了咖啡業與外國人侍役。福州人包括閩北仙遊等縣人，言語的詰屈聱牙為各種方言之冠，其人與學佬（包括閩南漳州、廈門一帶人），客人一樣，各行業均與焉。

福建人和客家人除了有些做小苞工之外，又多做鑛工。說到鑛，自然以舉世聞名的錫鑛為大宗。且多為華人的實業。近年歐人東來漸多，資本壟斷的現象已漸顯明，鑛植業都有後來居上的徵兆了！但是我們可略過資本關係不談，繼續報導有功於當地繁榮的，盤古氏的信徒們的生活情態：

當地種植業的最大宗的，是盡人皆知的橡膠，其次為鳳梨（即菠蘿，或叫黃梨），及椰子、油棕等；也是當地經濟的心腦。開墾苞林即為種植的準備，厥功甚偉。至於種植業的主題工作，因近年印工的競爭，女工、童工的濫用，正面僑工的地位已漸動搖起來！差幸另一種當地繁榮的原動力——鑛業，我們僑工的地位還保持相當紀錄。

我們的鑛工多數是福建人和客人，上面已經提及，此外自然各屬人都有。目前鑛工的工作時間，是相當的合乎國際條規的，可是工資問題，似乎不大令人滿意。科學的發達，採鑛主要工作已由機械代替；優厚工資竟由鑛業的附庸工業——即機件的修理及小機件的製造廠工人獲得。

鑛產既為馬來亞生命線之一，所以到了這裏，隨地可看到鑛場風光。鑛場分數種形式：鐵船、木船、坭井、沙原、打隆等。所謂鐵船、木船，即在平地開採，挖地成湖沼之後，鐵製或木製的機器間浮於外面，用「衝筒」向地底吸取鑛塊。後數種形式，採用機器較少，而工人所冒危險則較大：活埋慘劇，時有所聞。

聽說打算經營鑛業的人，須立了和命運搏鬥的決心。因為採鑛的第一步，要投巨大資本於他的工具（尤其是鐵船、木船），若採出來的鑛塊過少，則該資本家或資本集團會因此破產。反之，則巨富之致。所以在籌備開採之先，鑛業家必須聘請探鑛者審慎從事，但也不是絕對的有把握。探鑛者若探察得一塊產量豐富的鑛源，恰巧和一處小商埠毗連；或原日鑛穴收穫豐富，須向附近的小商埠地底開採，他們如果資本充足，可以另建一新埠以易舊埠云。——這是從前世情鼎盛時代之事，現在只可由父老相傳知之。而且時至今日，一介工人，已不復再能以赤手空拳，思圖掘金美夢。因為文化上的進步，政治上的限制，已經沒有了原始式採鑛的自由和效用了。

馬來亞可以說是以鑛植立國。輕工業尚在幼稚時代。正常農業的歷史，姑算它佔有了本世紀已渡過的時間。雖然自華工開始闢草萊以來，已有二三百年的時日，人和地的盛衰興替已有好幾個週期，但以地當熱帶，得天獨厚，

（下接第五〇九面）



關於美國的報紙

問心

——美國通訊——

靜極思動，誰也不能例外。許久沒有寫稿的我，在萬籟無聲的深夜，却像心血來潮，想找點寫作材料的時候，偶然看見友人放在案上的四十七期的西風，隨便順手拿來一讀，讀到陳東林先生的大作英美的報紙一文，覺得材料甚好，不過我有些地方還可以補充幾句話。

可是，我很慚愧，不但沒緣到過英國，就連在英國出版的報紙，也沒緣拜讀過。所以這裏要說的，還是限於美國方面。

據陳先生告訴我們，美國銷路最大的報紙，不在紐約，也不在華盛頓，而是在芝加哥出版的論壇報。

是的，該報常自命為美國銷數最大之報。可是，就我們所知，現在紐約每日新聞報每天銷數已達一，七九二，七四八份，星期日刊銷數增加至三百萬份。銷數不過八十五萬的芝加哥論壇報，現在已不能算是最多的了。若就內

容來說，這兩報因素有聯絡，所以每天所發表之各項小品文字，滑稽畫等，均無不同；新聞材料也互相交換，但編輯方面却各有異處。芝加哥論壇報在國內外各都市均特派有記者，故在新聞方面，較紐約每日新聞更為詳盡。然倘與紐約時報及紐約世界電報相比，則又有天壤之別了。至於該報因地理關係，所以在美國中部勢力最大，銷數最多，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誠如陳先生所說，美京却没有堪稱大報的報紙，在華盛頓出版的郵報每天銷數不過十餘萬份，時報也不過廿二萬餘份。但記載新聞詳盡，言論公正，遠東消息敏捷，恐非他報可能望其項背。

波士頓基督教鐘報，實際上每天銷數是一九三，七七九份。這家報在名稱上固然為宗教之機關報，但細玩它的內容，除了「家庭講座」(Home Forum Page)一欄

涉及宗教外，其餘却無甚特殊色彩。記載國內外大事，尚算有系統。編輯謹嚴，也不亞於紐約論壇報。其最足令人注意的，是該報在英國及美國西部之銷數，反比出版該報之所在地密士州為多，這倒是新聞界很少有的現象。

美國是自由之邦，對於輿論更認為神聖不可侵犯，因而各派各黨都有創辦報紙公開宣傳其主義的權利。就共產黨來說，他們雖為美國政局所不滿，但其報紙並不因此而減少。不過，銷數均不甚多，規模較大者只有在紐約出版的工人日報（*The Daily Worker*），和在威斯康辛州發行的米樂基導報（*Milwaukee Leader*）。前者每日銷數達三一，二六二份，宣傳激烈，議論武斷，其結果反致事倍功半，後者每日銷數約有四九，八二六份，為美國共產主義之大本營，該報在當地勢力很大，然外間知者極少。

美國的報紙，銷數在三十萬份以上的，除了陳東林先生所說的波士頓郵報，費拉特費亞公報外，還有乾城的星報（*Kansas City Star*）、紐約的晚報（*New York P.M.*）和加利福尼亞州的時報。它們的銷數不獨可觀，且各能於所在地點稱霸。

美國小城市的報紙，是代表鄉村，政治主張，全視其老闆及編輯之背景及立場為轉移，關於國內外大事，因限於篇幅，僅由通訊社所供給之材料，摘要登載，所以言論很多隔靴搔癢的地方。此類報紙銷數雖不多，但很能表現

該城市的特點和色彩。

談到美國的通訊社，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是美國最大的一個，由各報館合組而成。與英國的路透社之私人獨立機關有點不同。在美國的英文報紙中，百分之九十九是該社的社員，彼此互相蒐集交換新聞。凡是該社之社員，各盡義務，各享權利。現在每一個角落都有它的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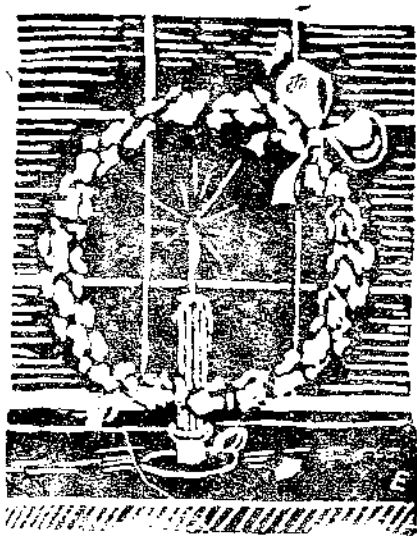
合衆通訊社（*United Press*）的性質介於美國的聯合社及英國的路透社之間，就其組織範圍言之，它和聯合社是大同小異的。但營業方面，極似路透社。它所得消息除供給美國報紙外，還遞給世界三十九個國家的報紙之用。

此外，尚有報紙大王赫斯脫（*Wm. R. Hearst*）所組織之國際新聞通訊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及世界新聞通訊社（*Universal News Service*）、專為供赫氏報館之用，間亦有其他報館採用，但蒐集新聞，多任感情，不切實際，以聳人聽聞為目的，失實之處，隨時皆有。

點 滴

路平斯丁夫人在整容業中積多少年觀察，她認為如丈夫比較壞丈夫容易和妻子分離；好丈夫不苛求妻子注意容貌，結果會有一天對她的陋惡生厭。她認為女人應多看鏡子。

（范汜譯自 *Parade*）



不管戰爭和其他世界上的災禍會產生了多少的挫折，人類的歷史始終是在記載着進化的史蹟。

文化不會毀滅

潘申慶

James Truslow Adams 原作

譯自時代史料一九四〇年七月號

有些人宣稱現在的戰爭將『消滅文化』，另有些人却相信這巨大的變動會促進一個新的和更好的社會組織。一個歷史學家常避免作種種預測，所以在這篇短文裏，我打算將重心傾向於過去，而不集中於將來。

第一，讓我們說明，假使歷史能給人任何的指示，那就是它告訴我們人是一種多麼堅強的生物。單獨的人和單獨的文化，生長了又死亡，但是整個的人類和文化却仍舊繼續成長。我們常常以我們自己的或我們朋友的生命去象徵人生，同時讓人生也包括一種與我們生活發生密切關係的特別教化，叫做『文化』。歷史不斷地證明一個集團或是一個階層，假使本能地感到文化或是大眾的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多半都是因為他們本身的利益和習俗是預先受了威脅所致。

要指出戰爭的破壞性是很容易的，就是要說明戰爭是怎樣地推翻文化也不是一件難事，雖說要證明這些就是毀壞文化的原子，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羅馬的陷落是由於那野蠻民族的侵入抑是由於羅馬本身的腐敗，而造成他們的侵入，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歷史上的原因都是複雜的，假使戰爭會經毀壞某一社會的方式，那它同時也是建立另一個更好的社會的原子。

舉個例吧，我們拿武器的變化來說，在十三世紀的時候，威爾士人（Welsh）發明了長弓，漸漸的英吉利人也採用了；這結果是強化了社會的民主影響，使得一羣小地主們有了這種武器，可以和穿了盔甲的武士們立於同等的地位。幾世紀後，火藥的應用造成社會和政治制度的一次革命。那些封建時代的大堡壘已不能再度為其主人利用去

鎮壓皇帝及其屬民了。當在封建制度生存下的貴族們發覺他們的勢力是像堡牆那樣倒塌下來的時候，他們會相信文化秩序的崩潰就在眼前，可是，有誰肯相信封建制度比它崩潰後，所發展的制度更好？

每次戰爭中總會發生巨大的社會和政治的衝擊，但它的影響所及，總是有利的多。它使得人類從金錢的力量中得到更大的統治，同時促進社會運動的向前進展。比如上次大戰終了，英國婦女的參政，或是人工工資和生活水準的提高，或其他政治上的勢力，都是好的例子。我現在並不是在替戰爭辯護，我只是冷靜地去分析它的效果。我以為歷史指示我們，從人類有史以來，戰爭雖給與不少的恐怖和破壞，戰爭同時也是一支動力，和常常緊壓我們後退的力量一樣，把我們向前推動。

正如吉本（Gibbon）說的，歷史也許是『人類的罪惡，愚行，和災禍的記錄』，可是根據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也是一篇記載宇宙中一種有知覺的生物的最有興趣的奮起的故事。幾百萬年來，這種奮起是堅強和迅速地在發展，雖然並不是始終在不斷地進展。拿整個的人類而言，我們跑了一段路，退了下來，爬了起來，再往前跑。在圖表上繪畫這種奮起向上的情形，在有些地方是很緩慢的。甚至於有些地方還有斷裂的現象，不過這條延長出去的線條是一直向上的。假使我們肯詳細研究的話，我們可以發覺這

許多變換中的特色，因為變化只是一個唯一的常數。

要詳細分析這些變化，是足以寫一部宇宙的大歷史，但是我們可以提出這個半世紀以來的幾點來看。假使一個人，就算他是很有學識的，若去研究那個時代的歐洲的歷史地圖，對那些首要國家的疆界的重大而連續的變動，我想他一定會覺得驚異。再從這世界來說，我們發覺英國自一七八三年戰敗後，誰都以爲她將崩潰，可是一世紀以後，英國重建了一個更大的帝國，達到她的全盛時代。五代以前，拿破崙統治下的法國，威脅了歐洲的每個國家，同時威廉比特（William Pitt）說普魯士是『世界自由的最後堡壘』；在那最後一代裏，威脅歐洲各國的却是德意志，今日亦然。這是一個極端的變動。

歷史的重複，在小處方面而言，戰爭的次數並不比不景氣來得更多。每次總有新的因素去使那塊模型更混亂。美國的內戰與十八世紀的純粹軍事戰爭是不同的。美國的工業文明並不僅是較之古老的農業文明更複雜，同時或許也是比較地更不穩固。這些新的武器是更厲害的。但是在每個國家裏，人的本性並沒有完全改變。我們可以追想拿破崙時代，熾赫一世，但他雖擴大了他的征服區域，却搖動了他個人的權力基礎，終於到了最後，他還是倒下去。

我並不小覷目前形勢的危急；我不是一個盲目的樂觀者。將來是殘忍的，也許我自己的一代和下代都將嚐受。

那裏面將有大的變化，以及個人和全階層的難於適應的情形，可是這並不是說文化就要毀滅。

無論誰勝了，文化總要發生變化。假使是獨裁者勝了，文化將要往後遠退，但是我不相信他們能够永遠統治這十幾萬萬仍信仰着自由的人類，不管他們那些征服者是怎樣給我們重大的打擊。假使文化是慢慢地動搖起來，它同時也更擴大出去。自由的種子已經播到地球上的每個角落，完善的圖書館，也整千的散佈在各地。正如我已經指出的……人類進化的節拍，在時代中越彈越急速。我們也許可以看見一個挫折拖長到好幾代，可是我相信，無論是達到甚麼情形，我們不會永遠爲黑暗所籠罩。

這些也許要使今日生明日死的我們的一羣感覺到不滿足，但是這並不消滅我對人類將來的信心。我每日在這些可怕的消息中生活着，在廣義方面說，我也沒有『我們的和平時代』的幻覺，可是我相信人並沒有完結！這最後一世紀的進展，也並不是終結！變化，連續的變化，將一直演變；不過在這條演變的線上，可以看出向上的痕跡。

——石器時代的燧石器具，輪槓的發明，靈魂中的宗教覺悟，希臘人的智慧的疑問，科學的發展，道德的成長，人道主義的開始，團契的意識，科學的進步，和自由的誕生，在這動亂的世界，甚至於在上古的猿人作生存鬥爭的時代，這許多是象徵甚麼？

所以，我相信這人類是向前走，無論是達到甚麼黑暗時代，長的或短的，也許立刻就會降臨到的，我們的最終

目的，還是沒有達到。人類在歷史的長途中，是要和許多獨裁者以及其他集體的情緒鬥爭出一條出路，但是向上的驅策是廣大無邊的，這較之一個時代中任何個人和單獨的事件要偉大得多！假使我們從自己身上去推測將來，這前途實是黑暗，但是拿整個的人類的將來來看，這裏面仍是照耀着一切光明的可能性；或許我們今日所能做到的，就是讓我們盡力維護自由精靈的火光，使它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裏燃燒起來。

(續自第四五面)

(七)

沿灘水駛公路，一面是有錢人的花園與大廈，一面是樹木，樹木外是水，水外——是遠遠的陸地無疑。

有女孩子在草場上打乒乓。有黑人在那面剪草。有樹蔭下的讀書人。有在白柱支撐的簷下納涼的大羣賓主。有綠白，藍白，橙白，各種顏色合調的漂白房子。

終於駛到了一片洋灰的灘岸。是一層層大台階，引到下面的灘水。水極淺，有一塊敗木在灘上斜躺，露出了大半身。遠望無邊。

『這就是墨西哥灣。若向遠處望去就是中美羣島，南

美……』

也不過是一片大海。我的朋友阻止我照相：

『那一點告訴你這裏是墨西哥灣？』

我望着這已洗出的照相——我還在想。

『那一點？』 一九四〇九月辣斐德

西書精華

第四期冬季號要目

日內出版·零售每冊九角

印數有限·欲購請速

西書精華

兒童指導所(心理).....夏楚
 黑人的兒子(小說).....陳東林
 夫婦探險記(冒險).....葉羣
 敬告大學生(教育).....李紹忠

兩本雅俗共賞的數學書(西書評論).....沈有乾

新書四譚(西書介紹).....畢樹棠

世界末日(西書評論).....今純

現代思想方法(哲學).....傅統先

通俗科學新書一瞥(科學).....徐模

介紹夫婦探險記(冒險).....沈吟

美國白皮書(外交·國際).....李信之

我是瞎子(西書摘譯).....黃嘉德

哈代·左拉·都德(西書人物).....陳東林

西書消息

西書逸話

世界文壇展望.....西書萬花筒
 出版消息.....戰時法國文壇.....戰時德
 國文壇.....戰時英國雜誌
 美國的讀書會.....史東
 文人逸事.....今純

西書精華第二期及第三期
 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西書精華定價		預定辦法		冊數		國內		國外	
全年	二元	冊數	四	國內	三元四角	國外	四元五角	冊數	七元四角
半年	一元	冊數	八	國內	六元四角	國外	八元六角	冊數	十四元

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出版·零售每冊九角
 郵費在內·郵票代洋·九折計算

西書精華小叢書

人類的喜劇(思想·文化).....黃嘉德 每冊一角
 山額夫人自傳(傳記).....黃嘉音 每冊二角
 一歲的小鹿(得獎小說).....陳東林 每冊角半
 無形監獄(社會·暴露).....葉羣 每冊角半
 豐富的精力(心理·修養).....徐模 每冊一角

小 西 風

醫學

電 腦

一九四〇年美國醫學會開年會時，曾舉辦一科學展覽會，其中以能分析人腦及檢驗精神狀態之電腦（Electric Brain）最引起與會各專家之注意。此種人腦檢驗器之專門名詞為Electro-encephalograph，係波士頓城吉布斯（F. A. Gibbs）、來諾（W. G. Lennox）及格拉斯（A. M. Grass）三醫師所設計。彼等因此發明而得該會的褒獎狀。

電腦之原理為將腦中小「電機」所發之波記錄下來，並按其波長及能力而分門別類，繪成一種叫「腦波帶」（Brain Wave Spectrum）之曲線。此種「腦波帶」即為受驗者腦部及其精神狀態之說明。

檢驗腦腫瘍，並指定其準確位置，為電腦在診斷上主要效用之一，其法用十六根線自此器接至腦部各要點，僅須二分鐘，便可記錄完畢，據吉布斯博士說，只要對摺成書形的記錄紙一看，立即知道腦腫瘍的位置。

（宋景濂）

學科

空 氣 製 水

莫斯科提墨雅農學院屠加林羅夫教授（Professor Turgarinov），已發明一種機器，可自動由空氣中凝製水分，供沙漠與乾燥地方使用，屠教授說：「向來解釋地下水泉者，其說有二：一是滲濾說，謂地下的水全由地上的雨雪滲透層土，匯集成泉。還有凝結說，謂地下的水由空氣中的水蒸氣在泥土中凝結而成。據凝結說講，則雖無雨雪融化，地下也可以出水。我研究由空氣中造水，已歷五年，因為這問題對於農業，尤其是對於乾燥的地方，極其重要。後來在一九三六年間，我們在莫斯科設了一個凝水的廠，藉日光作原動力，一切都是自動的。起初祇製出幾公兩的水來，但經過幾番改良後，每天製成的水竟增至九十公斤，並且天氣越熱，空氣越濕潤時，出產的水越多。所以現在我們已經計劃好，一九四一年，將在蘇俄南部各處，建設幾個這種試驗性的製水廠。」（重熙）

醫學

捐 血

美國援助英國作戰，無微不至。現在美國「輸血改

小 西 風

良會』和紅十字會正在合作辦理輸血，救濟英國的受傷軍民。

從一九四〇年八月中旬到十月中旬，一共有六千個美國公民自願把鮮紅的血抽出來，捐給英國。新的捨血施主，還是源源不斷地前往報名，每星期約有一千四百人。現在已經抽到了七百加侖了。

血裏面的塊粒是要排除掉的，只剩下血漿。血漿裝瓶後，運往英國。

一切因戰事受傷後頂兇險的併發症，便是『震蕩症』(shock)，而輸血便是治療震蕩症的良好良法。患震蕩症的病人，他的血漿使血管壁漏進身體組織裏去，這樣往往是很危險的。外面如果灌輸了血漿進去，便可補償所損失的血量了。(夏楚)

奇獵

五千年後的古董

兩年以前，美國唯是頂好(Westinghouse)電器公司在紐約世界博覽會會場的泥土中埋下一個預備遺留給五千年後人類，足以代表二十世紀文明的紀念品。這個紀念並不是一種文字的記錄，而是一個金屬製成的『時代之管』，實際上它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博物館，裏

面安放著婦女的帽子，剃刀，開罐器，自來水筆，鉛筆，烟管，香烟，攝影機，眼鏡，牙刷，香水，衣料，金屬品，煤，磚頭，電木，植物種子，以及其他種種能使六九三九年的考古學家發生興趣的小物事。(詳情請閱西風月刊三十七期願啓源譯：給五千年後人類的信一文。)

兩年以來，這個發亮的金屬管靜躺在一個特製的地穴中，向每一個博覽會的遊客投出惜別的眼光，現在它終於到了跟這個時代相離別的一天了。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正午，在許多社會名流監視之下，五百磅熱熔的柏油和其他防水防腐的材料把那地穴結結實實地封閉起來，於是『時代之管』便開始它五千年時間的旅行了。(徐模)

戰爭

燒夷卡片

在英德空襲戰中，使德國感到最恐怖的，要算英國的新軍器『燒夷卡片』(fire cards)。英國每於大舉空襲德土時，投數百萬張此項卡片於德國各地，森林，田地，工廠等處，引起大火。

燒夷卡片是一種二吋見方的紙片，上面塗着磷，由潤濕的綿火藥包蓋着。這卡片從空中撒下，落地後，經

小 西 風

日光曬乾而產生空氣的酸素作用，於是就發出高達八吋的火焰，開始燃燒了。此次新軍器的目的，是燃燒兵工廠附近空地上堆積着的軍火，彈藥廠以及貨車上的軍需品。同時在適當的狀態下，也可使隱蔽的軍火工廠着火。

據德方的估計，每一架飛機大約可載二十五萬張燒夷卡片，在廣大的區域中散佈。(史東)

教 育

英國學童在美國

英國學童到美國避難的，現在大多上學去了。

他們看見美國小學生都不穿制服，覺得很奇怪。美國小學上課時，沒有像英國那樣嚴肅，紀律也鬆懈。他們又很奇怪，怎麼美國小學生從來不受鞭撻的？

英國小學生比較美國的要瘦弱些，可是美國小學裏的膳食比英國的豐盛，所以他們的體重增加很快。他們沒有茶喝，却多喝了牛奶。

淋浴和鉛筆包都是他們所未習見的，現在用慣了，很是快樂。

他們比美國小學生懂禮貌。見了生人要脫帽，課堂裏教師走進時，他們便起立敬禮，這些事反而使美國人覺得希罕。

他們對於世界大勢很熟悉，簡直比幾個美國教師還知道得多。他們的字彙和外國語也遠比班上同學來得優秀，可是算學和拼字稍差，西半球地理和美國史就太壞了。(夏楚)

人 物

巴 登 鮑 威 爾

最近報上謠傳童子軍鼻祖巴登鮑威爾逝世。鮑威爾早年入伍，一八九九年南非戰爭爆發，以統率英軍守梅費京 (Mafeking) 而聞名於世。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對於寫作，對於雕刻，對於狩獵野豬，都是能手，但是他在歷史上垂傳不朽的仍是一九〇八年，他所提倡的童子軍運動。

童子軍的組織，原係模仿武士的制度，目的在訓練一班青年，使成爲良好的公民。初發起時也會受到人家的揶揄，但終因爲這組織合乎青年的精神，所以在兩年內英國入童子軍的就有十二萬三千多人，各國更繼起採取這制度。計劃辦以來，迄今爲時不過四十二年，現在世界各國加入童子軍的已不下四百零十萬人，而將來童子軍的發展，與對社會的貢獻，正自未可限量呢。(星聚)

小 西 風

影電

大獨裁者

攝製已久的大獨裁者已在紐約初次獻映，卓別麟在片中担任兩個要角，一個猶太理髮匠，（卓別麟飾）面貌與獨裁者辛克爾（也由卓別麟飾）一般無二。辛克爾因欲侵入奧斯地利，向某猶太銀行籌借軍費未成，遂遷怒於猶太人，大行排猶，理髮匠被送往集中營，旋被逃脫，因而面貌與辛克爾一般，致混雜難分，辛因獵野鴨墜船，後來不能為衛隊辨識，而理髮匠因逃時化裝衝鋒隊長，遂被誤認為大獨裁者。在軍民歡呼聲中，他聲明放棄侵略的企圖，壓迫的設施，他安然回到奧斯地利，與愛人韓娜團聚。

在這片中，可以看到卓別麟對於人情深刻的認識，他表現出熱情與天真，他透視人類的悲歡矛盾，他以前是一向反對有聲影片的，但在這一部聲片中，他却將主意充分的由語言中表白出來。最後那一段激烈的演說使全民達到最高潮。他一人兼飾兩角，對於個性俱有深刻的表現，他代表了人的兩方面，他是英雄，他是小丐，他是加壓迫的暴主，他是受壓迫的可憐蟲。當影片獻映時，觀者們祇覺歡愉，祇聽到狂笑，影片完了，幕垂下來，大眾都一齊沉默起來，去細味那片中的意思。一分鐘後，鼓掌聲打破了沉默。（沈吟）

學科

閃電使頭腦清醒

最近美國麻省某大學的一羣學生，正在受智力測驗的時候，忽然起暴風。大學校舍四周的樹木，都被吹倒，天空變成一片漆黑，學生們都處於可怕的幽暗之中。可是測驗的結果，學生們却顯示了近十年來所未有的最佳成績。

教授們感到大惑不解。他們一向認這班學生是腦子極平凡的一羣，現在怎麼能有這樣好的成績呢？於是有人懷疑這也許和暴風有關，就開始研究了。

根據調查的結果，在起暴風的期間，空氣裏充滿着過分的臭氧（ozone）——這是電在氧中發生作用而產生的一種氣體，臭氧的每一分子有三個原子，而氧却只有二個。因此他們的結論是：臭氧對腦發生了清醒的作用。

倘使這解釋是正確的話，那麼用腦力者在雷電交作的天氣中工作，成績一定最佳，因為臭氧最易產生於閃電之中。（何凱）



每當夕陽初下，皇家湖裏，映着瑞大光的倒影，像一幅神話裏的圖畫，神祕，瑰異，奇妙。

仰光的金塔

魯美音遺著

——西風特寫——

緬甸有名的是佛塔，大小不下百餘座，西人稱之爲『浮屠之勝地』(Silken Land of Pagodas)。這些浮屠，與我國的七級寶塔不同，不是一層層的，而且實心，略似圓錐體。各個浮屠的價值不等，至今也無人估計過，沒有人知道外面塗的金子，有多少重，也沒有人知道鑲嵌的寶石，值多少錢。不知是英人管制有方，還是緬人貪心不大，一向尙無盜竊事件發生。不過將來萬一真的有了甚麼差池，準不會是緬人的錯兒，因爲他們敬佛的心極虔，決不敢做不名譽的事的。

據說，這些佛塔是有點來歷的；在昔，如來周遊天下，招集弟子，傳授佛學；其中有一弟子，得了道，非常喜悅，他向如來說：『弟子自從聽了師父的道理，心竅爲之一通，現在弟子想回家一轉，將道理說給家母聽聽。』

其實那時這位弟子的母親，早已去世，並且投了胎，成爲一族的酋長了。如來聽了，就說：『善哉。』於是弟子回家，述說佛學如此這般的好，一族人聽了大悅，定要弟子請如來親自降臨，以一睹聖顏爲快。

弟子真的請了佛來，述說佛法，臨行時，將頭髮，靴鞋等物遺下，留爲紀念，人民在遺物上造了浮屠，以便隨時敬拜景仰。後來佛在其他各地皆留下紀念品，浮屠便一座一座的多了。

佛塔中最有名的，要算是仰光的瑞大光(Shwe Dagon)了。塔下紀念品中，有八根佛髮。每年來自各處朝香拜佛的人，絡繹不絕，近自暹羅，錫蘭，遠自中國，日本。還願許願。闕氣的善士，使了錢，買金子塗在塔的外面，如今塔上的金子，已有半寸厚了。單是雲南省某土司

的太夫人，在上面就花了二萬盧幣的金子。（一盧幣約合國幣六元。）

到仰光的客人，無論坐車，搭船，或乘飛機，最先看到的，便是這驚心動目的金塔了。塔位置在市郊北方，本身高一百六十八呎，因為它聳立在一絲樹鬱鬱的土阜上，所以塔尖離地面有三百六十八呎，使遠近的人都能看到。塔的下部爲半圓形，那是象徵着一隻覆着的化緣鉢，上面漸漸細小的塔尖，塔尖形如一未放苞的蓮花，據說是象徵如來在母腹裏的樣子。在日光下，塔的金光四射，耀人眼目，極其富麗堂皇。每當夕陽初下，皇家湖裏，映着瑞大光的倒影，像一幅神話裏的圖畫，神秘，瑰異，奇妙。

瑞大光的正門，離聖地有一箭之遙，可是在門前，你就得將鞋襪全脫掉，赤足走進去以示恭敬。假使想偷懶，脫鞋不除襪也不行，甚麼人看見你，都有阻止你前進的權力。就是衣服襤褸的緬人，也可以使神氣活現的英人，乖的將鞋襪脫去。雖然大家不着鞋子，走道上也是滿了泥垢。赤足走來，有異樣的感覺。道旁滿了攤子，賣小巧的金色神龕，浮屠，與佛像。雖是木雕的，價錢也不便宜，一隻三寸高佛像，索價十餘盧幣。此外有做佛事的旗幟，香燭，和鮮花攤子。最好是晚間去，因為熱帶的花卉，多半是在晚上發散香氣的。

塔的一週，是鋪着大理石的場子，年久磨擦，因此先

可鑑人。沿塔築了數十大小不同的神龕，雕刻得巧妙離奇，每一個龕裏，皆塑着佛像，裝了金，鑲了紅寶，藍寶，鑽石及琥珀等奇珍。場子上，神龕前，散坐着盤腿合十的香客，口中喃喃有聲。輕輕的磬聲，不時的傳來。龕前堆滿了鮮花果子，異香一陣陣的襲人。花後面，香烟裊裊繞繞。那怕你是一個十足的無神派，你在那裏也得靜靜的站在一邊，大氣也不敢出一口。

許願的方法不同，錢少的，買一把好花供供；錢多的，多使幾個香錢。當晚，塔的住持就撥了開關，塔上幾圈電燈全亮了，亮得全市遠近都看得見，這是與江浙的寶塔角上掛燈的意思一樣的。錢更多的，送一隻神龕，塑一個佛像，再不然在整個的塔上，再塗一層金子。不過，雖然你出了八千一萬，替你塗上的金子，多少要打一個折扣的。

仰光的佛教盛行，善士又捨得佈施，做個和尚，總不會愁得吃喝，因此，生性懶惰的緬人，樂得做和尚。據說，在緬甸，『五人行，必有一和尚，』可見和尚之多了。和尚皆手托一化緣鉢，身披黃袈裟，黃色黃得醜怪。和尚多少沒有關係，祇要他們安分守己化緣，最怕受人利用，兼了間諜之職，雲遊四方，刺探消息，那才危險呢！

* * *

「我們都希望這消息是不確實的。」

悼 魯美音女士

編者

一九四〇年十月三十日晚上，照例坐在收音機旁聽取無線電廣播新聞。聽到「重慶號」飛機遇襲的消息，在死傷名單上有「M. Y. Lu」這個名字，不覺一震。「M. Y. Lu, M. Y. Lu」而且又是機中的女幹事，難道就是魯美音女士嗎？當時因為聽得並不十分真確，而且一時又無從證實，祇好姑妄聽之，心中希望不是她，如果是她的話，也希望她是受傷，而且傷勢無礙。

第二天報上一看，果然是魯美音女士，而且是因傷逝世了，這可能是確實的消息嗎？

魯美音女士是我們未曾會過面的西風文友之一。自從她參加西風三週紀念徵文的那篇淘氣的小妮子被從六百多篇應徵的文章中挑選出來，而且得了第六獎以後，我們開始曉得有魯美音這個人了。同時，有幾位間接曉得她的友人，零碎地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她的事情，於

是，我們才知道她是金陵女大畢業的，在香港做事。後來，她又投了空遊一文（登西風月刊第五十期），於是我們曉得更多關於她的事了。爲了職務上的關係，我們曾經跟她通過幾封信。她後來又寄來了一篇最後的作品，仰光的金塔（即在本期發表者）。我們給她最後的一封信，我們後來曉得她是來不及接到的。

我們對於魯美音女士，所曉得的雖不甚多，可是照我們所已聽到的，輿論對於她的印象都非常之好。大家都覺得魯美音女士的意外的殉難，是一個無法補償的損失，尤其是認識她的親友和她的家人，一定更深刻地這樣感到。

在這不幸的噩耗傳遍了全國以後，有幾位熱心的讀者寫信來給我們，要我們寫一點追悼魯美音女士的文字；同時，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們說，她到魯美音女士一個好朋

友的家裏去，談起這件事情，那家人表現了萬分悼惜之意，說：『我們聽到魯女士殉難的新聞，我們都希望這消息是不確實的。』我們覺得這一句話可以代表每個人的心意，是的，『我們都希望這消息是不確實的。』

魯美音女士是在南京生長的，在金陵女大畢業後，又在北平協和醫學院的護士班畢業。離開學校以後，有一個時期在香港和滇緬公路上的醫院裏服務，後來才加入中國航空公司。

她才二十六歲，開已辭去航空公司職務，打算入內地從事文藝生涯，前程正是未可限量。不料這次的飛行，竟成爲她最後一次的『空遊』！

她的逝世使全國爲之震動。香港大公報，星島日報，及國民日報，都刊有追悼魯女士的文字，全國報紙競相轉載。十一月八日，香港的金陵女子大學同學會，中國航空公司，和基督教基督會聯合爲她舉行追悼會。



魯美音女士遺像

十二月七日，金陵女大在成都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會的時候，她的三姊魯淑音女士，捐贈國幣二千元，作爲兩個文學獎金的基金，以其利息贈予中英作文成績最優的學生，來紀念前年在成都逝世的長姊趙魯琴音女士，

和魯美音女士。最後，我們爲對魯美音女士表示一點永久的悼念之意，將於最近的將來，出版一本徵文集，其中除選刊魯美音女士的空遊一文以外，並把這本集子名叫空遊，以爲紀念。

美音，有着黑黑圓圓的臉龐，一對靈活，濃黑的眼珠，時常現着天真動人的微笑，身材短小而活潑，思想清楚而敏捷，待人接物，溫柔，誠懇，又具勇敢服務的精神，這次不幸罹難，就是爲了急公好義，忘了自己的安全，勸導乘客們避到安全的地方，就在那時候，無情的子彈，就殺害了這無辜的熱誠勇敢的青年。（摘錄季明珠女士作悼級友魯美音女士一文。）



『等着十一月暢聚』的約言猶在耳際，我靜候着……凝待着……看見星般的雙眸，惹人愛的笑靨，祇聽見輕柔的『再見』。

似夢非夢

楊 慧

——悼亡友魯美音——

十月七日清晨，給早班郵差鬧醒了。往常我最愛書信，也最歡迎綠衣人。可是，這回，很抱歉，我非但不歡迎，並且還討厭他。因為他送來的不是信，而是中航公司的通知單——令我當夜值班飛行。似乎我纔俯飛回來的，怎麼又要走呢？這郵員太盡責了。送晚一天，不很好麼？我立刻把信塞在枕下，破例地重又鑽入被窩，希望這是一封夢信；或者——容我睡到十月八日，錯過了行期更妙。

睡朦朧，聽見一陣笑聲，美音已站在我的床前。

『早啊！懶惰的戀戀。這時候還在床上！我在家已經幫兩個孩子（指她姊姊的孩子）洗過澡了。快起來，我給你洗臉梳頭！（她愛模仿老大人語氣，還喜歡冒充長輩。』

記得有一次某友人的孩子錯稱了她『阿奶』——祖母，她樂了好幾天哩。……你幾時回港的？不來看我，又不打個電話！聽密斯脫戴說，今兒晚上該你走。……』

我的信依舊在枕下，日歷上又明明是『七日』

『是啊：「婆婆」幾時走呢？』真叫她『婆婆』時，她又不好意思了。

『小鬼！……別玩皮！我後天值班，虧得我今天來了，要不然，你來我去，又不知道要多少日子才見得面。我有多多少少請要跟你談。快點預備預備咱們今天出去吃飯。現在先去跑路，談個暢，可好？』

我們順着愉園山徑，攀登山峯，踏着我倆常愛散步的

僻徑。美音真是一位活潑，直爽，健談的小東西，祇要她起勁，話盒兒一開，誰也關不住它的。她談天說地，講故事，說笑話，越高興，她的眼珠越明亮，面部表情越感人，襯着嬌滴滴的南京北平調，跟她在一塊兒祇怕時光迅速，不愁無話可講！

忽然，美音變了聲調。「楊慧，我辭職已經批准，下個月真要離港下鄉了。」

雖然她早已告訴過我，她不久將辭職入川，因為月前湯先生——她的丈夫——來港時會有請她辭職同往的意思。但是我想不到她那麼快就要去！她決不是在開玩笑哄我，因為她惟有在正經的時候才連名帶姓叫我的。可是，我不願相信，假裝沒聽見，哼了一聲「甚麼？」

她不管我聽不聽見。

「這半年的生活，飛來飛去，太活動了，是應當停止啦，不過，一架轉動工作正激烈的機械，不是立刻就能停下來。……我真不知道將怎樣去適應那過於靜寞的鄉村生活。」

她低着頭在沉思——表現着另一方面的美音——幽靜端麗！

「美美，別太深思遠慮罷。伶俐如你，當然能適應任何環境的。況且你最近那麼愛寫東西，你那次還在希望湯先生早點遷調妥當，因此你可以 settle down 專心寫作，

此刻你將如願以償，多麼高興！噯，我該向你行禮恭喜哩！」

「謝謝！我是不敢當，……慧慧，提起了寫作，我要你說老實話，我的東西到底是否值得一讀的？也許你要笑我釋氣，當我看見自己的東西刊登出來的時候，我會心跳；又不敢看自己的名字；很激切，可是又不敢徵求人們的意見，有時候，我夢想我會成功一個作家，因為我有那麼多材料！（這時候，她目光閃爍，無疑的，她似乎看見了未來的光明世界。我仰首靜聽，默祝她成功！）你覺得我那篇空遊怎樣？……那是我空中生活萬分之一的感想。這幾個月來，每次飛行所得的經驗真不少，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寫成一大本書！還有日常生活之中，我覺得處處有材料，人人是小說中的人物。就近的說，我剛才過來的時候，在渡輪上巧遇小金（我們的老同學），她以往的一段羅曼史你也還記得？據說她近年來，連遭災劫，境遇非常不好。她的經歷正似一首可歌可泣的詩歌——對啦，小金真是劇主角的典型！……不過，我不大喜歡悲劇的，還是說趣劇吧。告訴你，請我二姊充主人婆，最好也沒有！她家真是充滿了寫作材料。有一次，一位朋友請二姊，姊夫吃飯，這是二姊添了小寶寶之後第一次出門，因此這午餐就成了天下大事。她那天一早就起床，梳洗打扮就費了二三小時，翻箱倒篋試了十幾襲衣裳，原來那些衣服攔置

差不多有一年，此刻不是太大，就是嫌小。結果，挑了大的，要將它縫小，同時她還要忙着哄大寶寶起床，喂小寶寶吃奶。……那忙勁兒簡直就是一幕“Mrs. Mar Goes to town”，趣劇，我相信，要是把它寫下來，比起電影裏的 Mr. Deeds Goes to Town，更有趣哩。……嗚，我們好久沒看電影了，下午去皇后看“*My Favorite Wife*”，笑笑，如何；可是，我餓了，非先解決民生問題不可。」

午膳後，我們果真去看『影畫』。該劇談諧輕鬆，正合我們看戲的宗旨。看戲後，我們原想繼續談心的，可是美音記掛着二姊，急着要回去。我又老念着當夜值班，無心再談。於是同意分手，約定下次再出來『發瘋』。

臨行時我詢她入川日期。

『原想職滿後，十一月初走，可是二姊說我平時老是忙忙碌碌，坐定談心的時候都沒有，這次要留我住一些時候咧。你知道，實在我也捨不得離開她。我已經答應她住到十一月中。呀，那時候，我沒有職業掛牽，可以大玩一下。懇懇，我提議你請兩星期假，陪我暢玩可好？』

『有得玩，跟你在一起，當然附議！就怕不准請假。』我興奮也猶豫。

『看！“*Gone With the Wind*”要來了，（她忽然看見『亂世佳人』的預告。）我剛念完這本書，這故事又悽慘又美麗，我們一定要來看，記着來約我！』

我送她上過海的渡輪，輕柔清脆的『再見』隨着微風陣陣地打入我的耳鼓，嬌小活潑的情影則跟着渡輪漸漸地隱入了燦爛的晚霞。祇見那山後水邊的夕陽露着一絲笑容，好像正在向我們很依戀地說着『再會』。

以後的三個多星期，她沒有再來找過我。大概是忙於購置零物，整理行裝吧？因為記得她會說過擬在她最後幾次值飛時，把行李絡續帶進去，免得臨時獨自促促帶不了。我會兩次電話去找她，奈何她兩次都不在家。爲了我們值班沒有定期，又值我的叔母自滬遷港，我幫搬家，貪玩耍，美音既忙，我也就懶得過海，使她更忙了。

“*Gone With the Wind*”十月廿八日晚在港九獻映，廿九，卅兩天適逢燈火管制，滿擬等第三天約美音看戲，藉機暢敘。

卅日的晨報載着中航『重慶號』客機遇難的驚人消息。震駭之下，立即奔至公司辦公處探詢確情，希望這是報章的誤傳，可是，所得的報告更屬駭人聽聞：機師是肯脫先生，已當場殉職，護應士却是魯美音女士，不幸也受了傷……嗚，美音在那機上？不！不！不是她，電詢馬府

她姊姊家——後，還不敢相信，更不敢想。

卅一日清晨，探到美音傷重不救的噩耗，這是晴天霹靂，是平地的波濤，怎能置信！

『等着十一月暢聚』的約言猶在耳際，我靜候着……癡待着……看見星般的雙眸，惹人愛的笑靨，……祇聽見輕柔的『再見』。

（廿九年十一月於香港）

北平中德學會出版

中德學誌

第二卷

函索樣本附郵壹角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福蘭閣：來勃尼茲與中國
士榜格的教育與文化思想

菲希特：忠告德意志民族
斐迪南·李希霍芬傳
德國現代哲學之特性
士榜格論歐洲文化

菲希特：忠告德意志民族
(續)
福克司：一六三〇至一六四〇年間滿洲境內淡巴菘
煙草之早期高麗史料

論著

釋勒與歌德通信選集
赫貝爾：獵人家內的一宿
赫貝爾：保爾最堪紀念之夜
梅特勞斯：頭紗

釋勒與歌德通信選集(續)
凱爾：本性可移
梅爾：盛夏之夜

釋勒與歌德通信選集(續)
魏登布：高貴之血質
幽默家的詩人——莫根史登
莫洛：秋

研究與進步

洪保德逝世百年紀念
因果關係的問題
尼布楚訂約研究提要
克倫威爾
印度的安全
國民經濟學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德國
古生物學研究

形成世界的哲學所在地——柏林
中國治外法權史
魏繼晉司鐸首創德語字典
日爾曼人作戰之戰術與戰略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德國
之海外地理考察工作
一、亞洲澳洲及海洋諸島
近代日暮乃德國之發明
軍士給養中之維生素

德語在歐美之分佈
雷凱特的哲學
俾斯麥拉攏法國的最精彩的一幕
十一世紀中國文官職務的改
革
以政治人格為教育目的
個人生長及衰老過程中心理
形態發展的正規狀態
中歐之德國生活區域圖

本誌內容多係由德文譯出，譯者楊丙辰，張星煇，關琪桐，王錦第，顧華等等。

每期末附書評及會務報告，全年四冊，每冊一元四角，全年五元。

雨 絲 風 片 編 者 輯

◆倫敦近來常受

德機轟炸，物質損失雖重，可是民衆精神仍佳。最近英國皇后伊利莎伯巡視災區，聽英勇的救護隊員喬治伍華特敘述救護經驗，極感興趣，爲表示敬佩起見，伸出玉手要與伍特華握手。

伍特華躊躇起來說，

「可是我的手辦得很啦。」英后不管，照樣跟他握手。

◆廿九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蘇聯的真理報刊登莫洛托夫與希特勒在柏林會晤的照片，據說，蘇聯報報紙刊印希特勒的照片，這是破題兒第一遭，有許多蘇聯人民也是初次看到這位他

們所久仰的人物的照片云。

◆美國通過徵兵法案以後，羅斯

福總統特請威士康遜大學校長台克斯達負責徵兵事宜。台克斯達一口答應下來，放棄了每年一萬五千美金的薪俸，欣然接受每年一萬美金的薪俸。在做校長之前，他本在新新那蒂城任職，年俸二萬五千美金。地位越高，而薪俸却越少。台克斯達的眼光不是平凡的。

◆義大利缺煤，政府特命令織造

廠多織羊毛長內褲，並叫百貨商店大做廣告，鼓勵民衆購穿長內褲，務祈達到每人一長褲的目標，以省煤炭的消耗云。

◆法國維希政府當局，以無名哲

學家柏格遜對於學術界有特殊貢獻，故免除其法籍猶太人身份，可是不料却被柏氏謝絕了。他不肯掩耳盜鈴，情願辭去法國最高學府法蘭西大學的教授職務，做個被人輕蔑的猶太人。真是可敬可佩的硬漢。

◆據說德國佔領波蘭後，把波蘭

人送到德國的工廠中去做工。波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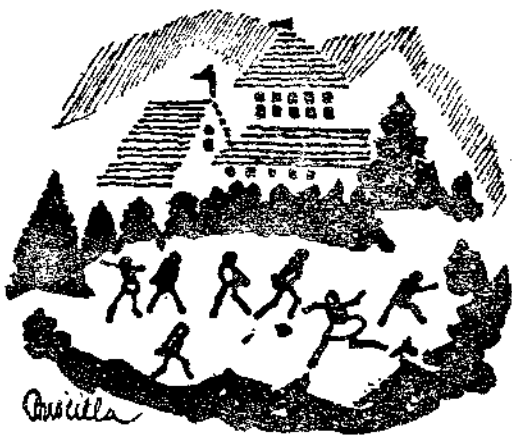
當然覺得不高興，不過也沒有辦法。德人對波蘭的猶太人，依然歧視，強迫他們在臂上掛黃色帶，以資識別，並不許他們到德國去，要他們依舊在波蘭做工。因此有一部份波蘭人，竟異想天開，也在臂上縛着黃色帶，冒充猶太人。這事被德人發覺了，於是發出警告，不許波蘭人再冒充猶太人，違者重罰。可是有些波蘭人還是偷偷摸摸地冒充猶太人，因爲他們覺得在波蘭做得猶太人，比在德國做真波蘭人好啦。

◆德軍佔巴黎後，美術展覽會不

許有猶太人出品。

◆英國人最嗜好足球。每至星期

六，全國各地都有球賽，有許多觀衆每每以猜測對賽的結果爲戲，大家下賭注，把所贏得的銀子捐做公益之用。此次英德併吞以後，花樣變了，工人大多以猜測一星期中擊下的德機數目爲戲，而以下賭注結果所得的錢，捐爲國家購糧費用。此外，有的猜測每天擊下德機的數目；二十四小時中德機來襲次數；過幾分鐘德機將再來轟炸；警報幾分鐘後解除。這捐航空基金的方式，真可說是異想天開了。



這站在表演台上的女郎可說是第一次歐戰以來所興起的人造世界的一個活的象徵。

化學家的新天地(上)

李嘉璧

Frederick Simpich 原著·譯自 *The National Geographical Magazine*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號

在一次紐約的時裝表演中，我們看見一個女郎從頭至腳穿戴着人造的東西。每一件的原料都是化學家所創造的化學綜合物。

她的帽子是賽絡芬（即商店用作包裹貨品的透明紙）的；她的衣服是人造絲的。她是穿尼倫絲（一種最新式的人造絲）襪，手攜人造皮提袋；她的鞋子的原料是一種製的鱈魚皮；她的首飾是「玉」鐲和「象牙」珠；她的傘柄是一種色澤美麗的人造膠。

即使她那人造絲手帕上的一絲麝香氣味也是一種人造香精所發出來的；她的指甲上一種人造顏料在發着光輝，她全身的五光十色來自各種從煤渣和柏油所製成的顏料。

在她的滿身穿戴中，沒有羊毛和麻，沒有絲和棉，沒有象牙和玉，甚至沒有一些牛羊皮革。祇有這女郎的身體是天然的——天然的骨肉包裹在她自己不透水的皮膚裏。

這站在表演台上的女郎可說是第一次歐戰以來所興起的人造世界的一個活的象徵。從報紙上，你幾乎每隔幾天可以看到「奇蹟」——牛奶變羊毛；煤氣變酒精、橡皮和假牙齒；樹樁變甘草——在某地化學實驗室中發生，或人們發明毒螫蟻蟲新方法的消息。

這些活動所給予人類生活的改變可說巨大已極。但這一切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突然使全世界的化驗室都努力於製造「奇蹟」的究竟是甚麼需要或力量呢？

我們可以從美國杜邦化學製造公司副總理斯帶耐博士的話中得到明白的答案。他說：

「在歐戰結束時，我們的紡織品所用纖維質都是羊、植物、和昆蟲所供給的。獸類的皮毛牙骨，樹木的漿液和表皮，禽獸昆蟲的分泌物，以及無數上古時即有的工業原料裝滿在貨車和商船中，恰和馬哥波羅時代駱駝隊所裝運的貨物一般無二。

「我們能建造更好的屋子，但所用原料——磚、石、木材——却和數千年前的相同。我們穿着和我們祖先相同的衣服，不過式樣略異而已。我們吃的食物，用的香料和睡的床都和凱撒大帝時代的人所吃，所用和所睡的無異。

「但化學家的發明天才突然使世界改觀了。我們開始知道金屬，木材，纖維質，橡皮以及一切其它天然產品都並不是原料，而是那些豐富的，永久存在空氣，水和泥土中的原料的化合物。

「例如對於一個化學家，煤並不單純是一種燃料；它是炭的無窮盡的來源。同樣，氧、氫、氮三種氣體能從水和空氣中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現代的化學家已能從這三種東西中——煤，水和空氣——尋得創造新天地的原料。」

當我們仔細地研究這些化學的奇蹟如何影響我們的工業和日常生活時，我們將發現許多令人驚奇的意想不到的事實。同時我們也可以了解為甚麼前面所說那女郎的服飾

雖然都是人造的，却比天然的更美麗，更合用，更經濟。

人類所慣用的許多原料都有它們的缺點。羊毛、亞麻、大麻、皮革、木材、絲、甚至棉花，每一種有它獨特的令人頭痛的地方。金屬必須改造得更堅硬而且能不生鏽；木材必須用木油或油漆保存着防腐；甚至水必須加以濾清的手續才能應用。

這一類的情形太多了；但這些却就是化學家們在忙着研究新合金、油漆、防腐劑、肥料、人造皮革、建築材料、橡皮、纖維質和顏料等的緣故。

人類要求化學家給予他們寶貴的物品。他的妻女們希望備戴珠寶寶石，象牙翡翠等珍貴的飾物。但這些東西並不是每一個男子所能供給的。因此現代的化學家設法製造低價的人造代用品。

稀有的香料也為女人們中心所酷愛，藉以作吸引男性的工具。我們上面說過在那時裝表演員的手帕上有一種人造麝香的氣味。真的麝香僅有少數人用得起——或甚至看見過。它是從一種棲於喜馬拉雅山高部的雄鹿身上所取得的。一磅重的真麝香——如果你能覓得這許多——價值四萬美元，香氣能從紐約傳佈至芝加哥。

今天的人造麝香價值數百元一磅。雖然香氣不及真的濃烈，但已儘够應用，而且它救下了許多行將滅種的亞洲鹿的生命。

化學家如今所做的某些事情，如果發生在聖經時代必將被視為奇蹟無疑。從糖漿製造酒精，從植物製造油漆，這些都是很容易懂得的化學變化。但從松樹變糖，從惡味的柏油變成悅鼻的百合花香氣的幻術，却和神話上點石成金的魔術不相上下。

今天你能在杜邦公司的化驗室中，親眼看見化學家用煤、空氣、和水織成絲的襯衣和襪。他們叫這種新的纖維質做『尼倫』，它對於天然絲和舊式人造絲都是一種莫大的威脅。如果加以改造它還能變成豬鬃一般地堅硬，許多牙刷現已採用它。

空氣中的硝酸化合物；柏油中的果子精；海水中的溴；玻璃織成的衣服；這一切都是現代化學家和自然鬥爭時所得到的戰利品。

當人們在製造尼倫絲和人造橡皮這一類物品時，他們需要有像火山一般的高熱和高壓的器械。現在電力已能造成一種能耐高熱和每英寸二萬五千磅高壓的合金，但在它沒有發明時，那時裝表演的女子是決不能得到上面所說的那些東西的。

『是的，』你也許要說：『我知道這些。但人們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就拿那個表演時裝的女郎來講，她所穿戴的新奇的服裝和首飾還不祇是化學家的故弄狡獪，表示他們的能力罷了。』

但事實並不如此簡單。化學家費盡腦力來製造各種日用品還有許多更重要的理由。這些理由是在經濟方面的，政治方面的，甚至地理方面的。

國外貿易的路線、商船、封鎖、稅率、勞力、工資、物價、戰爭；這一切都是化學家努力創造新天地的理由。

先從地理講。在美國工業家幾乎能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原料：鹽、硫磺、石灰、煤、硫酸化合物、鹼、鹽基石、石油、煤氣、松香等。但鋁和鉀却祇能購自外國；其餘如錫、鎘、錳、鉻等也是他們所缺少的礦物。

雖然美國得天獨厚，但如果完全依賴自然，它至今還必須從國外購得它全部的橡皮、硝酸化合物、樟腦、許多植物顏料、香料、某種調味物、藥材和很多其他必需品。

現在化學家的努力已使它能獨立得多；雖然還不能達到完全自給的地步，但比以前的確進步了不少。

現在試舉一容易明白的實例，來說明化學家模倣自然的理由。

當我們那時裝表演員的母親在種花或種菜時，她所用的肥料中有大部份是硝酸化合物，一種很重要的植物養料。同時這東西在製造火藥時也是不可或缺的原料。在從前，無論那一個國家要得到這東西必須到智利的硝礦中去買，因為全世界祇有智利一國出產它。

那時全球各國的船隻都蜂擁到智利的海口去，著名的

經濟學家像克洛克斯爵士這一類的人悲觀地預言道：如果科學家不能在智利硝磺採盡前尋得它的代用品，人類將有餓死之一日。

但科學家現在已經尋到它了。

當杜邦的化學家到鄉下去設廠，宣稱他們將從空氣中拉得肥料恰像一個變戲法的人從帽子中拉得白兔一般容易時，懷疑的鄉下人都認爲這些人在說夢話。可是他們今天在田裏所用的肥料已都是杜邦公司的出品了。

因此各國的商船現已不必再行駛到智利去。硝磺的出口額一落千丈；很少人能在那裏找得工作；但同時各國新開的人工製硝廠却需要許多人工作。化學家的活動已使世界航線及國際貿易狀況爲之改觀。

尼倫絲之發明同樣影響了世界上的商業現狀。蠶絲是日本對美最主要的出口物；但尼倫絲却比蠶絲更柔軟，而且人類能控制它的產量和價格。將來美國能大量製造它時，東方的產絲國家必將有許多因之而失業。

樟腦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業原料，沒有它，那表演時裝的女子將不能得到她的首飾；沒有它，人們不能製造賽璐珞，也不能製造其它許多化學製品。但美國却並不產生天然樟腦，它須仰求於別國，如果別國禁止樟腦出口，它便會沒有辦法。這便是美國化學家發明人造樟腦的理由。

樟腦樹出在台灣，一向全世界各國都到那裏去買。但

自從日本在一八九五年割得台灣後，它即從事統制樟腦的產銷。於是美國化學家便想出用松節油製造樟腦的方法。

對於那時裝女郎的祖父，松節油不過是松節油罷了。今天你可以看見化學家從松香和松節油中製造成一百多件新的東西，如消毒劑、殺蟲藥、香精及調味品等。

從樹樁製成甘草也是現代化學史上的奇蹟之一。向來美國用以製造糖菓，嬰孩藥品和烟草的甘草是完全從近東進口的。在波斯和敘利亞，阿拉伯人忙着發掘泥土中的甘草根。現在這些東方人的工作已被美國的工人奪去，因爲他們能用人工的方法製造一種色、香、味和天然甘草一般無二的物品。

對於那時裝表演員的鄉下親友們，樹樁在農田中是一件最令人生厭的東西，因移除它們須費去許多人工。現在已有人肯出重價來將它們拔出後購去。

那女郎全身唯一天然的顏色是她的藍眼睛。對於她粉紅色的面腮，紅、黑或金黃色的頭髮、指甲、甚至皮膚上的一層『日光色』，『自然』已不再是唯一的主宰了。

當然，『自然』仍舊控制着鳥類、花草、山水和雲霞等的顏色。試瞑目幻想一個祇有一種顏色或一種顏色也沒有的世界，那將怎樣的單調啊！即使昆蟲禽獸也很多利用顏色來覓食，求偶和制勝敵人的。

歷史告訴我們，埃及人早就從天然靛青中提取顏料，

可見人們很久以前即在注意他們衣服的颜色了。但古時人們所用的顏料都是天然的；有的取自海邊的甲殼魚，有的取自花木樹皮。直至十九世紀化學家潘金氏在研究人造金雞納霜時，才偶然發明從柏油中製成顏料的方法。

在第一次歐戰前，全世界所用顏料幾乎全部取給於德國，美國也不能例外；歐戰時曾有一隻名叫德國號的潛艇滿載着顏料潛入美國，它做了一次很好的買賣。那時美國所出的顏料還不够印它本國的郵票。

現在它除去能製造自己所需要的顏料外，還有許多出口。杜邦公司在從顏料上賺得一分錢之前，曾用去四千萬美元的試驗費和工廠設備費。它現在設立於紐傑賽的大廠房所具規模簡直等於一個小城市。

乾燥器中冒着熱烟。大鐵筒在旋轉着，筒內的化合物在發着泡沫；各種酸——還有冰——都是重要的原料；惡味的，五光十色的河流在粗大的管子中穿流不息。這一切便是我們從一個顏料工廠中所可以见到的情形。

但不必去希望了解它的一切。即使一部字典也不能幫助你；祇有一個化學家，知道了關於顏料的記號和方程式後才能懂得顏色的烹飪學。

『你們能製造多少種顏料？』我問。

『哦，每年大概能有一百種新的。在我們的樣本上共有一千七百種不同的顏色。』

『你在春天的鄉間散步時能看見多少顏色？』

『遠不及我們所製造的來得多。每一個會受訓練的顏料化學家閉起眼睛來能幻想十萬種不同的色彩。他能從一點黃顏色中發覺其中有二萬份之一的紅色。因此不論我們主顧指定要那種顏色，我們總能不差毫厘地配給他們。』

在這裏他們還有小型的製革廠和造紙廠，專門試驗各種新出的顏料。

他們還製造各種不同顏色的油漆和油墨。

『不久以前，』他們告訴你：『印刷家須將他們所印書籍的每一張在陽光中曬乾，好像洗衣婦曬濕衣服一般。現在化學家已使他們能立刻裝訂剛從印刷機中取出的五彩雜誌了。』

油墨中所用的顏色和平常的顏料不同。它們是一種並不溶解的粉狀塗料。在以前，此種塗料大概採自各種泥土和動植物。它們為數很少，而且色澤灰暗容易褪去。現在化學家已給予我們無數鮮明的顏色，他們所用的原料更是無奇不有，例如鉛、柏油、煤渣、和鐵質礦苗等。

這裏化學家又搶去了許多人的生計。印度地方許多依賴種植靛青和茜草為活的人不得不另謀職業。

類如這種的情形不一而足。人造象牙發明後很少再有人到非洲去獵取象牙。我們已看見智利的硝磺主人，台灣的樟腦樹種植者和西比利亞的豬鬃商人所遇到的命運。

(下期續完)

血 液 工 廠

潘君牧

你如果把身體裏的血液輸給你最好的朋友，有時能救他性命，但有時也會殺害他；這完全是血型異同的問題，你的血液與他的血液相混後，他血中的細胞會像方糖遇沸水樣的溶解起來；或者細胞結成黏的小塊，將血管閉塞起來；不同型的血液相逢，結果總是十分危險。

人體工廠最得意的出品就是血液，常人所有的血約七至八夸特，(Quart) 佔體重百分之五，一匙血內有三百萬個紅血球，如把你所有的紅血球平鋪在地上，差不多能覆蓋四千方碼的地面。無數的紅血球全在長骨的髓中製造出來。

普通紅血球在服役滿一月後退休，所以血液工廠必須不斷地大量生產，使新陳代謝作用不至阻遏。老朽的紅血球是送入人體內的舊貨棧，脾臟中紅血球即在此處破裂，廢鐵收集起來，以備再用；其他廢物運進肝臟，利用膽汁將其排出。

你的血液工廠有時會發生弊病，假使生產過速，紅血球即自每立方公釐五百萬個增至八百萬個或一千萬個，這樣你的血液就過於稠密，使你異常難受，你的醫生會代你放掉一品脫的血，在古時這種處置法就已有採用了。

或者你的血液工廠產額銳減，使你每立方公釐血液中的紅血球數低落到一百萬個，如此你就患貧血症了。爲使你骨髓中的紅血球成熟，胃壁必須把利用食品製成的物質分泌出來，當你胃壁枯竭而至無法供給時，你的貧血症已十分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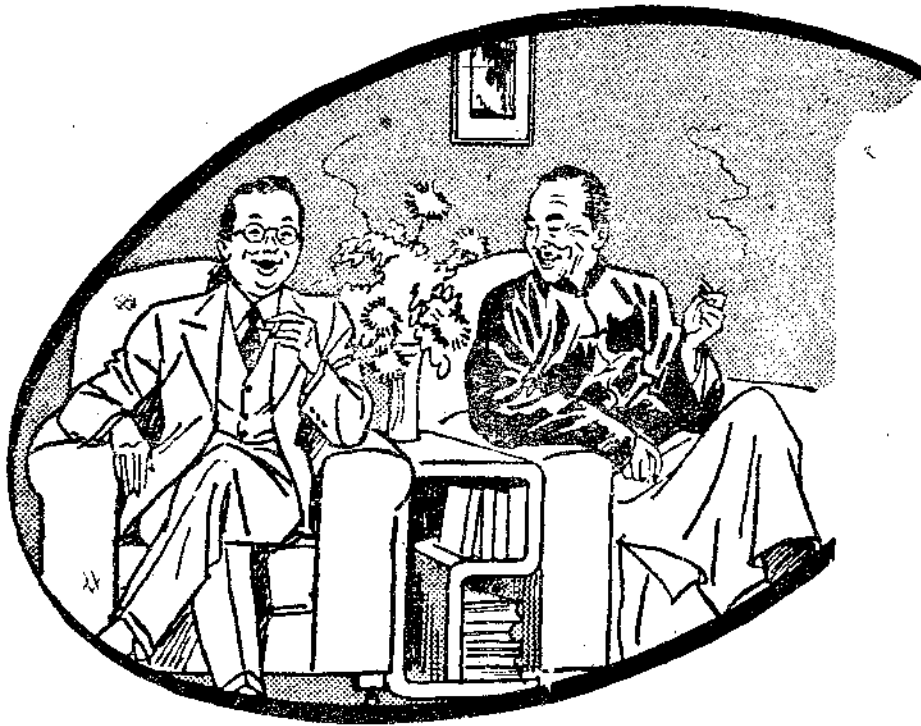
你不要因爲自己膚色蒼白而即認做已患貧血症，有許多皮膚紅潤的人實際上血液不足，反之，貧血病患者氣色不一定不好。

白血球的地位與紅血球同樣重要，它們是能團結抵禦細菌侵入的戰士，當每立方公釐內的白血球增加至一萬個以上時，醫生就知道你身體某一部必有白血球和細菌在戰爭。血液工廠製造血球的速率實足驚人，人體血球含量常有定量變化是一彰著的明證，連續兩次血球計數若有二十五萬個左右的差別，並不是嚴重的變化。

你血液裏的紅血球蠕動前行，它們是十分渺小的東西，能在你肺臟體素中進退自如，在中途搶取氧氣，每天流經你腎臟的血液最少有二萬盎司 (Ounce)，速度平均每小時十八吋。

你若吸進了一些血，並無多大關係，因爲血液是不能消化的。你身上有一青塊或黑痕時，你皮下已有血液湧出，但你身體組織已將其中的精粹提出。——Morgan Deming 原著·譯自 Parade 1920年九月號

朋友談心增加樂趣



朋友談心而吸
克來文香煙，
則彼此意興更
濃，因此煙向
為高等社會之
恩物也。其超
羣之品質，已
聞名一百五十
年，故常吸此
煙，樂趣無窮。

克來文香煙

CRAVEN "A"
CIGARETTES



各大公司煙紙店均有經售中國總
經理上海圓明園路英商萬泰有限
公司煙草部



近代的外科醫術使我們能洞窺身體的器官，看到許多美妙的景色。

奇妙的人體

陳哲生

College 大學心理學系主任 G. H. Estabrooks 原著
節譯自科學的美國人月刊一九四〇年二月號

我們都很熟悉人體上有些部分可以失掉，而能依舊活下去。一隻手臂，一隻腿，甚而兩隻手臂，兩隻腿都可以割去，無礙大局，眼睛對於追尋快樂是很要緊的，但是對於生命並不是不可或缺的，當然損失一隻耳朵更是無關緊要的小事了。假使你的牙齒不大好，你可以換一付新的，同時，頭髮的脫落還是「智慧的象徵」哩。扁桃腺與腺狀物不過是人的累贅而已，而盲腸更是一種新牽累。

這一切的一切，我們雖然多少認為是可能的，但是，當一位醫生剖開人體，修補體內部分時，我們總覺得他是踏上了很危險的境地了。不錯，情形也確是如此。不過，我們的身體，內部有很多部分可以去掉，可以交替，可以取出重放上去，而我們仍不失為活動的人。近代的外科醫術使我們能洞窺身體的器官，看到許多美妙的景色，同時還給我們洩露了許多身體上的「多餘部分」，那是以往會

經認為重要的器官，不過，現在研究出來，即令沒有這些東西，人還是能照舊好好的生活下去。

當然，我們絕對的需要空氣的供給。如果空氣中沒有氧，人體引擎就不能轉動了。我們可以靠一個肺好好的過下去，即令是半個肺也行，只要我們不去運動。

關於肺病的治療，人們已經學得一些有趣的方法，比方，肺結核是一種很危險的病症，治療的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患處完全休息。但是你怎樣能使一個肺不動作呢？有幾種方法。一種是用打氣的方法。緊靠肺的外面便是胸膜囊，是由兩個光滑面組合成功的，每次你呼吸的時候，這兩個光滑面便彼此滑動着。有時這兩個光滑面發炎了，你便患上了胸膜炎，叫你異常痛楚。所以當一位肺結核專家要給你的肺一個休假期，他使用一隻大針在胸膜上刺一個孔，把它打足氮氣，其所以要用氮的，是因為氮不活動的

原故。這個打足了氮的胸膜囊緊壓着肺，使肺不能工作。身體的纖維組織只能慢慢的吸收氮氣，不過，慢則慢矣，但是多少是要吸收一些進去的，所以每隔二三期你必須找醫生一次，重新把氮氣打足。

還有一個方法也能使肺得到充分的休息，就是把通肺的神經割斷。如是肺便全癱瘓下來，如果手術行得好，這個神經又可以長回去，因之肺又可在一個相當期間，比方說六個月之後，重新開始活動了。此外還有一個方法，這是一個比較危險的方法，就是把整個的肺葉割去。這是一個很大的外科手術，醫生得從胸腔肋骨來行手術，割斷肺本身的一部分。當你明白了這些部分的血液供給是多麼大時，病人要是在行手術之後不死於流血，那簡直是奇蹟。然而這種手術是到萬不得已時才用的，算是最好的辦法，而且近代的外科術在這方面正在突飛猛晉。

近代醫學上有一個最奇妙的方法，就是割你的喉嚨，使你感到更為舒暢。有時通喉頭或『音箱』(“voice box”)的某些神經癱瘓了，造成一種極端整扭的局面，使得你呼吸很感困難。每次你吸氣的時候要大喘其氣，但是說也奇怪，一旦你把氣吸進去以後，你呼起氣來或談起話來便能不費氣力了。所以外科醫生很淡然把你的喉嚨割開，在喉頭下面的氣管上攢一個精緻的小孔，你便從這個小孔吸氣。空氣也從這條路跑出來，——除非你要說話它才不走。

這條路；你拿一條手巾把這個小孔蓋住，使空氣走聲帶那方面，於是你能像往昔好的時候一樣談話了。一般總是帶頸帶或別的東西把這個小孔遮住，你也許會同一個行過這種手術的人交談，而未注意到他的隱衷，不疑惑他為甚麼拿手巾按着喉嚨哩。

有時候外科醫生必需把整個的喉頭除掉。癌腫可以使它變得毫無用處，同時這病也許可以傳到附近的器官上去，所以醫生把它割去，裝上西電公司製造的人造喉頭。誠然，這種人造喉頭不如原先的好，但是它能使你說話，而且使你永不會患喉頭炎。

所謂『人造肺』並不是一種不必要的多餘部分。人造肺是一具巧妙的機器，造成人為的呼吸，——使你在肺癱瘓時，如在小兒麻痺症中，能夠呼吸。人造肺調節胸前的壓力，將空氣從肺中排出抽進。假使兩個肺從小兒麻痺症中復了原而痊愈了，你便可以從人造肺中搬出來，如果沒有好，那末在你死以前，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因為有了這種奇妙的機械，有許多人真的是從墳墓中奪回來了。

近代醫學在呼吸器具上已有相當成功，但是當我們與心臟有甚麼交代時，『自然』便舉起光亮，鮮紅的火把，警告我們不可輕率將事。當我們與一個人心臟接觸的時候，那末他的性命便岌岌可危，所以祇有技術嫻熟的外科醫生才敢動手，可是他的手術也還只限於心臟的表面，不敢

『深入』。假使他用處理肺部的那種隨便態度來治療心臟，受治者必會暴死無疑。誠然，我們可以繫住一條動脈管或者甚至取去一條靜脈管，以調節血液的循環，但對於心臟我們必須審慎從事。

當然，從字面上一面的意思看來，血也真是一種『多餘的東西』。不錯，你沒有血不能活命，但是醫生能够取出兩夸特的血，而對你沒有特別的傷害。醫生把這取出的血注射到一個重病的患者的靜脈管去救治他，這位病人因為某種緣故需要血液。醫生必須非常仔細，要當心你的血與受血人的血為同一血系，同時，不消說，他還得時刻留心你沒有患任何疾病，如瘰癧，肺結核之類，這些病很容易藉移血而傳染。最有趣的是將葡萄糖直接注入靜脈管。糖是一種燃料，有這種燃料，人體引擎才能旋動不息。有時在某種情形下，注射糖質極端重要，因為病人沒有時間或能力以胃來攝取食物。

現在內分泌腺也屈尊貶居『多餘部分』之列。沒有內分泌腺我們不能生存，但是我們能製造內分泌液，如果體內的分泌腺有甚麼毛病，就可以把它們注射進去。糖尿病曾經一度是死刑宣判者。這種病乃由缺乏島精 (Insulin) 所引起，島精是由胰臟分泌出來的一種東西。現在我們可以從獸類腺體中製造島精。糖尿病人如果不願意服藥過量或過少的話，他用他的皮下注射針，也能健康無恙，快樂

自在。如果他願意多服一點，也僅需經過一段暈厥不省人事的期間，便可很快的毫無痛苦的斷根了。致命的艾迪生氏病，是由副腎腺的皮膚的毛病引起的，現在我們可用最近發明的『可兒丁』 (Cortin) 來制馴它。甲狀腺也招致一些病症，從癡呆症——或白癡——至瘋癲之狂妄狀態——瘋癲常在眼球突出的甲狀腺腫之後發生的。我們能够注射甲狀素，救治白癡，但是對於由於甲狀素過多而引起的瘋癲，我們也可以取出大部腺體來治療。

有時候，人們失去頸間的四個小的旁甲狀腺 (parathyroids) 在甲狀腺的附近，但官能上與甲狀腺並無關係的 (四小腺) 這差不多是種致命的東西，到後來有一位加拿大人發現了一種東西注射到人體中，病人才得不死。說起來這四條小腺也是『多餘部分』。如果一個人能在把它們去掉以後還活上六星期，那麼，他的身體就會補償這種損失，而且，到後來，沒有這些腺和他們的分泌液也能健康無恙。然而，有幾種腺仍然保守着它們的秘密，未洩露給人們知道。我們不能製造松果腺 (Pineal) 胸腺 (Thymus) 和粘液分泌腺 (Pituitary) 的內分泌液。對於這種腺問題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就是外科上的植皮的辦法，但是這種辦法沒有十分成功，除了某些與性腺有關的病情以外。而且，這些鮮見的成功還是有問題的。

整形外科術給我們很多駭人的例子，使我們知道人體

中有些部分有互相變換的可能。今日汽車肇禍把許多人的面部軀傷了。整形外科醫生在這方面大顯身手，做了一些真是你見所未見的奇妙工作。一個新的鼻樑，一個新顎，或者其他的面部上的東西，僅僅需要活的骨骼，和適當的模型，便可接骨補形——而且我們人人都可省下一條肋骨來。於是外科醫生便把你的肋骨拿一部分做鼻樑，從你的胸膛借幾方吋的皮膚做上嘴唇或面頰，很精緻的把它縫好，於是你便可在任何接待室裏喝茶見客了。在身體上其他部份，因疾病和意外事故而腐毀的，也可以移植皮膚，骨骼和筋肉。

對於這幾方面的進展問題，我們從生物學家的試驗室中得到一些令人神往的有趣暗示。比方，生物學家已發現火蛇的眼睛可以移植。新眼長在原來的地方，像原來的眼睛那樣執行它的職務。他們甚至在昆蟲身上取出正在發育的眼纖維，移植到身體的別部去，在腹部或尾部生出一隻眼睛來。一個冒險的生物學家會把昆蟲的頭互相交換過，連種類不同的昆蟲也行哩。不消說，這種試驗對人類沒有實際的價值，不過，給我們時間，讓我們來研究研究吧。你可以失去一兩碼小腸，也沒有甚麼特別不適之感。這整個三十尺的器官是用來消化食物的；那就是說將食物分解成很簡單的物質，被腸壁吸收，以達入身體本部。小腸對於消化的作用真的要比胃來得重要，但是小腸多的是

呢，所以差幾碼算不了甚麼了不起的事情。

上面所說的這些，對於大腸，結腸也一樣的適用。食物的廢渣在未排出體外以前儲存於此，同時有些被吸收，不過結腸是最易被傳染的地方。食物的廢渣容易在這裏開始腐爛，很快的傳染到腸壁，尤其是它的通到體外的通路遭受阻塞時，更是厲害。所以，當這種情形發生時，醫生可以把整個結腸取出，讓食物直接從小腸排出體外。

我們似乎不要胆囊或脾臟也能好好的活下去，這兩個器官的作用仍然多少是一個秘密。肝是身體的汽油缸，筋肉的燃料——糖——便存積於此，以備取用。

腎臟的作用對於身體的健康極重要，它負責掃除蛋白質的廢渣。對於這方面的阻撓，無論程度如何輕微，均足發生危險。腎的停息可以致人死命；體內因自身廢物充斥滯塞，機器宣告停頓。但是造化似乎看到這處可能受到傳染或損傷，因為腎，從它作廢物清除者的工作性質看來是容易受傳染的。職是之故，所以我們有兩個腎，經常的工作着，連續運轉不息。但是我們只要一個腎也可過活。必要時，外科醫生施行手術，將腎的患處除去，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將整個腎取出。

同樣地，膀胱也會受到牽累。不過這種情形不像腎病那樣普通，因為膀胱如果同繁雜的腎臟比較起來，那簡直是個簡單的器官，與腎臟成爲很顯著的對照。然而這裏也

可發生病痛，而且必要時，醫生會取英勇的斷然行動把全部器官割去，對病人的健康不會發生嚴重的危險，不過病人在以後的歲月中，清潔的習慣要感到極大的不便了。

造化對於腦的看護真是深謀遠慮，腦是支配全身機關的總樞紐。造化不單替我們把腦藏在頭蓋內，而且還替我們預備了兩套哩。一般的說來，人體是被左面的那一半腦支配着的。對於左手人，這個支配的樞紐便倒過來了，不過一般的原則還是一樣的。那邊沒有使用的腦太不重要了，叫一位技術嫺熟的外科醫生把右手人的右邊那一半腦取去，而不致發生嚴重的影響，簡直是可能的。頭部受傷而一命嗚呼，是因為控制心、肺的腦基(Brain Base)上有某種機構受了血的壓迫的緣故，受傷的部分有時很廣，但是如果這些機構沒有受着壓力，人就不致死了。的確，他復原的機會大得很，尤其是在年青的時候。

關於腦，有一個很奇怪的事實，便是腦中有些功能的執行區域劃分得很清楚。例如，假使你是一個右手人，你用你腦的左邊聽，那恰恰是從你的太陽穴傳來的，真奇怪，你看是用你頭的左邊最後部份。這裏是你的神經到了盡頭的地方。你感到手指頭燒得疼的地方是在你頭的頂部附近，正在腦中線的前面。你談話是用你頭最前面的地方，正在眼睛的上面，你彈鋼琴是用另外的一個動力，稍微在說話區的上面一點，但是這兩區也全在左邊。如果

你是左手人，把它倒過來就得了。如果你是左右手兩用的人，天曉得你怎麼弄的，不過，也許你還是傾向左邊的。

我有一個加拿大法籍的朋友，有一次被彈片打進了腦袋，當然他的腦傷得很厲害。他腦子受了一次的震撼，使他人事不醒有二星期之久。病好了以後，他變成一個典型的聽的失語症人，那就是說，對於一切聲音系統不能記憶。他不能說話，聽不懂你所說的話，因為他聽的記憶力都給槍彈打跑了。但是他的腦的右邊還是好的，沒有受傷，所以造化轉移到這個「多餘的部分」來了。他很快的學着說話，雖則他絕再不會說他的國語——法語。

到不得已的時候，造化會很有趣的利用腦中這些「多餘部分」的。例如我們拿一個老鼠，教給牠視能辨別測驗，如教牠辨別方塊和三角形：你在方塊上餵養牠，可是，當牠跑到三角形上時，牠的腳爪驀地受到一下擊擊，從此牠便不會再到那三角形上去了，於是牠很快的便學會了。像一切哺乳動物一樣，人也在內，老鼠看也是用牠的腦後部，牠的視的記憶力便蘊蓄在此。我們現在在這一部分施行手術，將視神經末端(visual nerve ending)附近的腦纖維組織取去，結果，痊愈後牠將牠所學得的玩藝完全忘掉了，不過那些牠可以馬上再學會，或者是很快的學會一種類似的玩意。這時，牠所用的是離開神經末端很遠的腦纖維組織。換一句話說，這些所謂廣大的「腦盲區」

(“fluid areas” of the brain) 不過是許許多多的後備腦細胞，是種『多餘的東西』，以備必要時效力的。

腦筋的支配權有時會轉移讓渡，像這種問題有些我們至今還不能明瞭。例如，所謂主動力區(primary motor area)約略在眼睛的上面，當你的癱瘓突然發作時，那是因為你的血管在這區爆炸了，使你的支配臂，腿，以及別種東西的動神經癱瘓，失去作用。這種無妄之災對上了年紀的人是很嚴重的。現在假設我們替一隻狗行手術，仔細的將支馱牠後腿的動力區取去，當然，牠復原後便癱瘓了，接着便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兩個月後牠能動彈了，像新的一樣。打開窗子說亮話，真沒有人知道，現在支配後腿的在甚麼地方。神經組織絕不會再長回原處，而且附近的纖維組織，在這種情形下，也不會多事，將管理權接收過來。關於這問題，我們有許多研究有素的人都長篇大論的談過，不過對於這個特別『多餘部分』的論著尙付闕如。

將來的醫學對於這些『多餘部分』的問題，會更加注意。有三大類的疾病的頻次正在增加，那就是心病或是循環系的病，肺病或是呼吸系的病，最後一種是我們的老仇敵，癌腫。增加的理由很明顯。你的壽命在上世紀中已由廿歲一躍而至五十歲。我們不願讓你死於肺結核，傷寒，或天花，但是有時死於別種病症。人體的機器，跟別的機器一樣，也自自然的舊了壞了，一般總是心(抽水機——blood pump)，肺(抽氣機——air pump)先舊先

壞。也許將來有一天我們有一個人造心或人造肺哩。

癌腫是由『多餘部分』出軌所引起的一種最壞的病症。這不過是因為身體組織脫了常軌所致。在皮膚，胃，骨骼，或腦內，有些細胞要生長發育。結果他們長大了，侵略着別的器官，把一切都擠出了他們原來的位置以外。

醫學與別的科學合作，將來會繼續了解人的秘密。它要求一般人不要太糊塗，要他們在糊塗中帶點開明思想，換句話說，就是需要他們合作，不要他們胡亂干預。

還有一些『多餘部分』也很有趣，是人本身自自然然添上的。他可在一個半熱帶的氣候或熱帶氣候中長成，在這裏他可以不要皮大衣好好的活下去。還有森林的獸也無需顧慮太陽太厲害啦，不過，牠的野心常常害苦了牠；牠決計離開森林到北邊去，那當然需要衣服呀，因為牠裸着的皮膚抵不住風雪嚴寒，抵不住熱帶草原的灼熱。像這些『多餘部分』也和我剛才提過的『多餘部分』一樣地緊要。

生物演進的趨向似乎很清楚。人將來會漸漸增加體外的『多餘部分』，而失去一些體內的多餘東西。你的眼鏡是愈來愈重要了。我們不提別的老發明，甚至連自動車，無線電等等對於人類的生存也幾乎變得很重要了。另一方面，人類的牙齒是在退化的。與爪哇人的牙齒，幾萬年前人類的祖先匹爾特道因人(Pitdown man)或亥得爾堡人(Heidelberg man)的牙齒比較起來，簡直像嬰兒似的。人類的脚趾也是退化的。



自從用了這個新發明的柔軟的窺胃鏡之後，就沒有再聽見因檢查而殃及人命的事情了。

窺

胃

鏡

蔡 鉦

John Kohler 原著·譯自 Reader's Digest 一九四〇年三月號

人的無饜的好奇心，使他能够發明在霧裏照相，又能窺見遼遠的星球和微小的細菌。可是他要想發明一種儀器，能够窺見他自己胃裏的形狀，那是很少成功的。這個奇特的醫學器械，是叫『窺胃鏡』(Gastroscope)，用它診斷胃病是很準確的，因此，許多胃病都給治好了，別的方法是辦不到的。

有一個婦人，腹部痛的很厲害，就是用銳敏的X光檢查，也查不出是甚麼病。前幾年醫生對於這種唯一的方法是開刀的手術，雖然開刀是一件可避免即須避免的事情。好了，現在她的病用不着開刀了，謝謝這個柔軟易屈的窺胃鏡。

讓我們看這位窺胃鏡發明家多夫新得勒醫師 (Dr. Rudolf Schindler) 怎樣探視人的身體裏的秘密。他先

給病人一個注射，便減少她的涎唾和作嘔。他又將麻醉藥噴入她的喉內，使減少喉內的痛苦。又將胃裏所存的東西，用吸管吸出來，然後將窺胃鏡置入她的口內的右角，叫她用力吞下去。

這個二尺半長，比鉛筆粗一點的管子，稍微幫助一點，很容易就吞下去了。在胃裏那一端，鑲以軟橡皮嘴，這是用來引這管子下去的。這橡皮嘴的構造，近來很有進步，能使窺胃鏡的視線的角度，比以前寬些，因此檢查的時候，就更穩妥了。在橡皮嘴上面有一個金屬座，安上一個小燈泡。從窺胃鏡裏可以看見胃壁的影子，這影子是從這個柔軟易屈的橡皮管內，經過四十八個鏡頭，然後反射到我們的眼睛的。

新得勒博士由窺胃鏡往裏看的時候，同時又從這個管

子往胃裏打空氣進去，把胃打膨脹起來，使胃壁不至緊貼着鏡頭，否則鏡頭一定會被胃壁掩蓋着，那就甚麼東西都看不見了。因此，新得勒博士起初是看不見東西的，等到空氣打足了之後，胃壁就很清楚的發現了。

他看見裏面又光滑，又光亮，又有陰影，又有很強的光，全是赤色的，彷彿是地下的一個大洞。但是新得勒博士並不以此為奇。他所注意的，是胃裏是否有疾病，或有甚麼異常的情形。看見一些很細的條痕，顏色是鮮紅的，這就是胃壁出血的象徵。像一個圓石的形狀，或像一個螺錐的斑點的，這就表示病很嚴重了。良性的瘤，看來好像毛蟲站在橘子上面一樣，癌腫嚴重的時候，看來好像長一種很難看很粗糙又白又綠的東西。

這個窺胃鏡最大功用，就是能及早探視癌腫的滋生，若能及時探出來，那就可以用手術把它割去。大概癌腫病之中，有百分之四十是胃癌，美國人患這種病死的，每年約有三萬人。

美國陸軍醫官貝滿特醫師(Dr. William Beaumont)，是能窺見活人胃裏面的第一人。在一八三八年，他替一個搜尋獸皮的獵人治療槍傷。奇怪得很，傷口治癒之後，永遠留着一個洞。這個洞是直通胃臟的。貝滿特就僱了他，當是一個能走動的實驗室。他從這個洞裏可以看見胃裏面工作的情形，這樣經過好幾年。以後研究醫學的人，就不

再能窺見胃裏的秘密了。直到一八六八年，有一個德國住院醫生亞多夫古士摩爾氏(Adolf Kusemann)，他在狂歡節當中，看見一個吞劍的人，這觸動他的好奇心，他勸誘這個吞劍的，把一個又粗又硬的管子用力吞下去。他滿懷希望的舉起一盞燈往管裏照，誰知這燈光不能照進去很深，所以一點東西都看不見。

費了許多時候，他總想發展他的燦爛光榮的意志。終於因為缺乏所需要的光亮，和沒有完美的鏡頭，所以不能償其所願，後來愛迪生發明了電燈泡，才能用些硬管子的窺胃鏡，依照胃的內部，繪成圖樣，——這對於病人多少有點危險，因為用硬的管子，時常難免受傷的事情發生。有一個著名的醫學研究家，米古利芝氏(Mikulicz)，因做實驗而殃及人命，所以以後他就放棄做這種實驗了。自從發明X光之後，它的應用是這樣的美妙，而且又安全又方便，所以窺胃鏡的實驗，就不大引人注意了。

世界大戰的時候，許多人因為過於勞頓，及營養不足，都患起胃病來。他們上醫院用X光檢查，結果並沒有查出病原。在一九二零年，新得勒是門尼芝醫院的一個青年醫生。他發現醫院裏的病人有一半是患胃病的。可是他用最新的技術去檢查，結果也查不出應施手術的病症。它到底只是一種神經病(Hysteria)呢，還是真的有病，我們不能看見呢？

新得勒博士又用個又舊又硬的窺胃鏡來幫助他檢查。檢查了四百次之後，有一次不小心，竟把一個病人弄死了。這事使新得勒博士受很深的刺激。他從此就放棄這種愚笨器械的檢查。但是他對於發展他的意志，並沒有懈怠。一個德國光學家左治烏爾夫 (Georg Wolf)，終於解決了他的難題。他幫助新得勒設計一個柔軟能屈的管子，裏面安上許多鏡頭，每一個鏡頭有相當距離。新得勒博士在芝加哥大學當教授的時候，他在本國會介紹這個窺胃鏡的用法。現在他大概有三百個學生在著名的醫院和臨床教授的病院裏面，實習這種技術。

用X光來檢查胃臟，在醫學上還是很重要。這柔軟易屈的窺胃鏡，是不容篡奪它的地位。可是有些時候，最精製的X光鏡還是看不出來胃裏面的病症。窺胃鏡能够及早看出胃瘤，並且可以斷定它是良性的或是惡性的，和能否施用手術。這對於治療上是極為重要的。要準確的診斷胃炎或其他最普通的胃病，那必須用這柔軟易屈的管子了。

有一個上年紀的人，他的胃用X光照出一個大瘡。醫生以為假使病人不怕冒險，或者還有一線之希望。但從窺胃鏡看來，這個瘡很光滑和有明顯的邊緣，這表示這個瘡是良性的。只須善為休養，和節制飲食，就把它治好了。

一個四十歲的婦人，她的胃瘡用手術割去之後，漸漸復原了。可是不久這病竟又復發，這瘡是不是又長了起來

呢？她是否必須施第二次的或者就是致命的手術呢？後來用窺胃鏡來檢查，看出胃裏面只是發炎而已。於是以前的疑慮，就渙然冰釋了。假使貿貿然將它施用手術，那真是草菅人命了。

一個美國銀行家患胃病，醫生以為這病是因為他的境遇不好，神經受了刺激而得的。雖然他總說他消化不良，可是醫生檢查不出任何有形的病狀，就是新得勒博士，也以為他只是一種憂鬱病。無疑的，他的經濟的『不安』，跑到他的胃裏去了。但是這個銀行家，極願用窺胃鏡檢查一下，結果，很驚奇地發現胃壁萎縮病已經很嚴重了。這些結果給予醫學界很深的刺激，所以胃臟專家，時時刻刻都想得一些胃臟的知識。有一個德國人，他想發明一個小圓筒形的攝影機，鑲在軟管頭上。它可以一次照十六張相片。這個發明還是在試驗之中，因為這些照片用來作診斷之用，還不够清楚。

更奇怪的，觀眾可以在有色電影上面，看見胃裏有一些閃光的東西，微微的波動，這就是醫生看見你的胃裏面的情形了。這對於你的健康，有莫大的裨益，並且不至再有意外的危險。自從用了這個新發明的柔軟的窺胃鏡之後，就沒有再聽見因檢查而殃及人命的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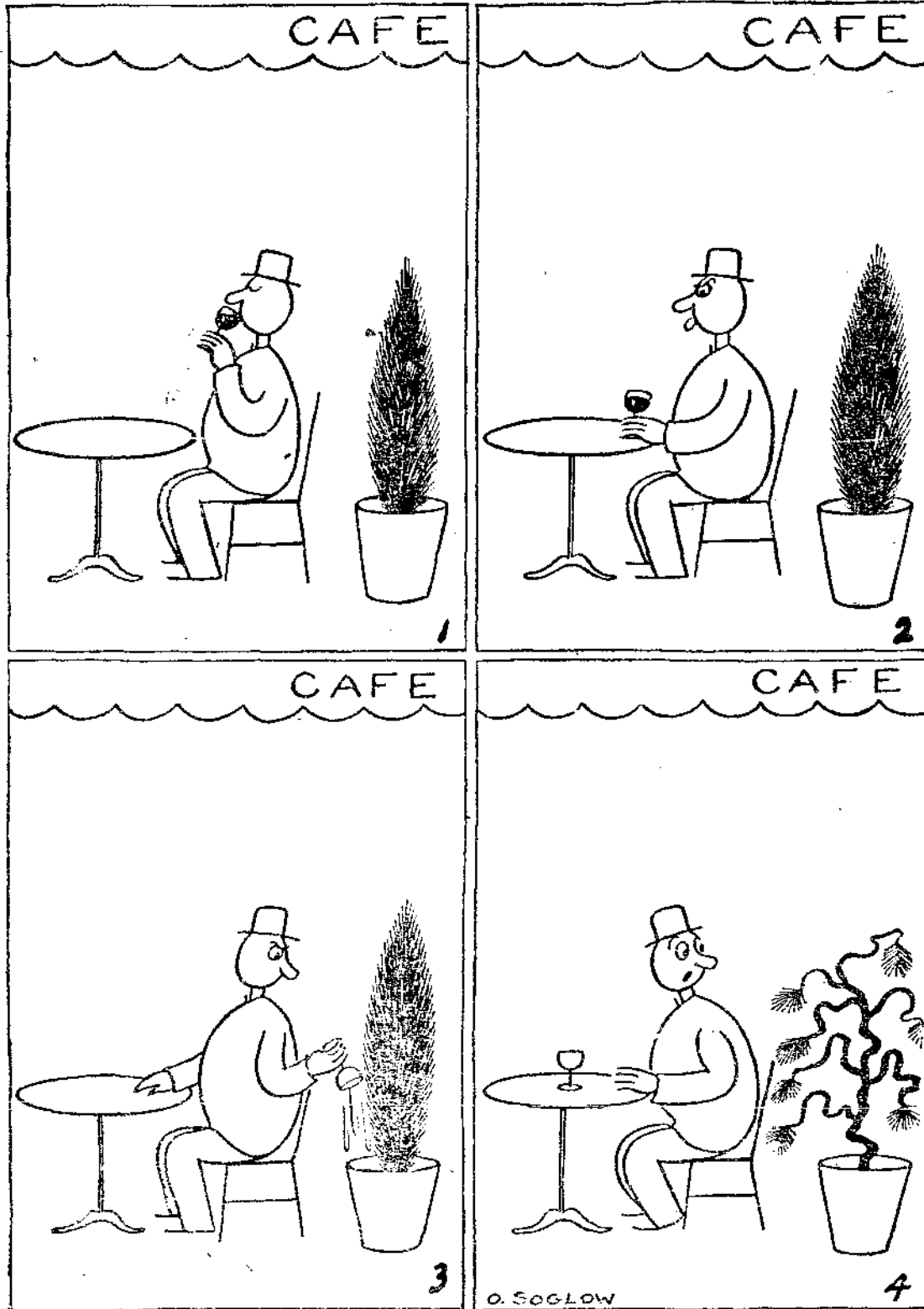
*

*

*

殊出意外

轉載紐約客



特勢多賜保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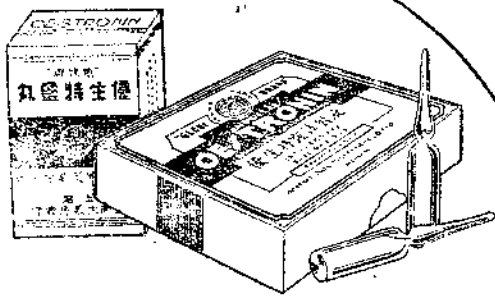


特勢多賜保命乃男
性專丸荷爾蒙製劑。能
滋補神經，促進發育，強
化性神經，使身體健壯，為神
經衰弱，性能退化，遺精滑精，萎
靡瘦削，及一般衰弱之特效劑。

優生特靈特勢多賜保命
均有注射劑丸劑兩種

優生特靈係合乎萬
國單位之女性荷爾蒙
製劑，能煥發女性精神
肉體方面之持有姿態，乳房
臀部子宮等發育助長優美
發育。為女性發育不全，神經
衰弱，月經不調，不妊，早老，性
微退化，缺乏女性美等之標
準良藥。

五洲大藥房出品



優生特靈

女性
荷爾蒙
製劑



你們這般有正常流利口舌的人，是不能體味一個口吃的人所遭受的慘痛的。

有口難言

陳宜生

Tom Q. Williams 原著·譯自 Forum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號

我過去說話口吃。差不多有三十年的光景，說話對我簡直是一種惱惑人的東西，我被迫而說的每句話都是經過那些臉部歪扭和吃吃訥訥之後，才說得出來的，這些臉部的歪扭和吃吃訥訥，對聽的人似乎很好笑，而對口吃的人却很可怕呀。可是這一切在三年前都過去了，現在我像你一樣的會說話。但是只要我一知道三年前我所學得的東西——在精神療病學方面有一種積極的診治法——我該有一段多麼不同的生活啊！

爲了聾子，啞子和瞎子，設立了幾百所機關，爲了殘廢人，有好幾十個醫院，然而一直到最近，却沒有科學的設備，作治療語言缺點之用。而事實上，全國人口之中，幾乎有百分之十的人受着言語困難之苦。大約有一千二百萬人，其中大多是孩子們，因爲不能正常的談話，被逼渡着痛苦的生涯。

你們這般有正常流利口舌的人，是不能體味一個口吃的人所遭受的慘痛的。在我回顧我孩提時代的當兒，我奇怪我怎會渡過那些緊張可怕的歲月（恐懼是口吃人的永久伴侶），渡過那些沮喪的時候，渡過那些盲目希冀的時刻——不是希冀我能够作偉大的演說，而是希冀我能說簡單的字句，可使我們的意思叫人了解的字句。

在學校裏，我會花好幾點鐘來讀書，準備功課，並且知道每個先生要問的問題。但是一旦輪到我說話的當兒，我只能搖搖腦袋，斷斷續續擠出『我不知道』這句話來。有時我鼓起勇氣來試一試，費了那麼大的困難，那麼多的歪臉，那麼難堪的忸怩不安，而我還是不能叫人了解我的話。我汗流浹背，有時候我的舌頭給牙齒咬得出血。甚至到現在，舌頭還有很多創疤，是銳利的牙齒在痙攣的糾結中咬破的。在這種努力過去之後，我疲憊戰慄，痛心地問

自己：『爲甚麼我不能說話？我知道解答，但是我爲甚麼說不出來？甚至一個吃奶的孩子都比我會說。』

每個人在極大的感情痛苦時說話口吃，但是感情一平息下去時，口吃爲時甚短，馬上就忘記了。然而對於受口吃之苦的人，這種妨害的感覺是永遠存在的。

當你看見一個跛子的時候，你轉念到肢體殘缺之苦；在瞎子的面前，你的聲音不自覺地變了調，因爲你覺得你正見着一件不幸的慘事；可是在你看見一個口吃的人時，因爲他嘴唇扭轉，面部歪曲，最後迸出有點令人發笑的簡單話的那副樣子，你就不禁好笑啦。你也許會說：『啊，這不過是一種習慣，你漸漸會改掉的。』或者說：『我年青時就口吃，可是你瞧，我漸漸改掉啦。』誠然，小孩子是可以漸漸改掉的；很多人是這樣，正如很多人在患了一點輕性小兒麻痺症後痊癒了一樣；但是那些不會改掉的人，就會渡着慘痛的神經病的生活。

當然，有所謂的口吃學校囉，它們發出很多廣告，標着顯明的大黑字：口吃是可治療的！

好幾百萬的金錢消耗在這些學校上面，不管怎樣，其利益是可疑的。好多是絕對的庸醫，但是大半的學校是誠心誠意的相信它們有點幫助口吃人的方法。有些人永遠被治愈啦，但是大多的人只有暫時的效驗，不久之後口吃得與從前一樣糟。其原因只是如此：口吃學校尚未找到語言

毛病的根本原因所在。它們大多數所根據的理論是：如果能使口吃的人的注意力，由他本身轉向別的方面，他就能正常地說話。這種理論是對的，可是這些學校沒有設法去斷定，何以口吃的人會忸忸怩怩，感到不安，而另以一些人工方法去分散注意力。

暫時的效驗的確是有，因爲在學校裏，每個人都是口吃的人，以一種單調的有節奏的方法講話沒有甚麼妨害；但是學生一旦離開了學校，回到他的舊環境中時，在正常談話的人叢中，他就不能繼續人工的談話法了。不久之後，口吃的人不獨比從前更忸忸怩怩，惴惴不安，而且他對擺脫口吃的希望也幻滅了。個中情況我是知道的，因爲我進過四所口吃學校，且在一個學校裏呆了差不多一年，每次我都標着崇高希望，每次我對學校方法的驚奇，很高興的寄與無上頌揚，而數月之內我又發現我自己口吃了。

這種缺點普通在孩提時代就養成，發展到青春時期——這時小孩無憂無慮，活潑愉快。在學校時他受別的孩子們的揶揄，不斷的受人盤問爲甚麼他不能談話。以後他似乎有一個幸運的時期，特別是他專心跳舞或者不需談話的娛樂時；但是將他弄到談話的集會裏去時，他就變得帶病態地沉默了。

我第一次嘗試擺脫口吃的經驗，並不是在一間正統的『口吃學校』裏。有一天我念書的那個小學的校長，到我

這兒來，說有一位「教授」，他對各種說話的毛病有一種確切的治療法，下禮拜要到城裏來，問我是不是要去見見他。我是不是要去見他呢？雖然我是個小孩子，我還是甘心跑好幾哩路去找這麼一個人。那天下午我去參加那位「教授」的講班，我從頭到腳都發抖，只有回想到我離家前父母給我的那些鼓勵的話，我才敢走進教室。

我在一間房子裏，同二十五個別的孩子在一道，大半是男孩子，年齡在八歲至十五歲之間。那位教授將我們排好，檢查我們的口腔與胸部，叫我們發音，看我們的發音器官是不是完好無缺。這件事完畢之後，他叫我們跟着他以調和一致的音調，重讀各種字語和短句。我們口吃的人，在三五成羣的一塊兒說話時，是沒有困難的，他解釋道，普通說來這是的確的，因為我們說話慢，同時不必想說得太快。他叫我們唱歌，以便對他的理由作進一步的解釋，這些歌我們不帶一點口吃地唱了出來。於是這位教授就給我們說理啦，他說，既然我們在羣聚時與唱歌時能正常地說話，那麼在別的地方我們也能如此：口吃只是一種習慣，意志的力量可以打破它。

一星期之後，他因為在別處有約會，他不得不將我們留給命運之神。而我們的命運是同樣的痛苦的口吃生活，這種生活因為失望弄得更痛苦了。那位教授的理論，是決不會治好說話的毛病的——在兩人對話或人羣中談話不可

能了，如果僅意志的力量足夠的話，就不會有人口吃哪。

大約就在我結束中學學業時，我父親在一張教堂發的紙片上見到個廣告，說城市附近有人，會治好他自己的口吃病，並且保證給別人治好，「否則將閣下費用欣然退還！」因為我極想進大學，而且我了解我的缺點，所以我滿懷熱望地參加這所口吃學校。我相信在那年暮夏我就是個新的人，能正常地談話，準備正常地過大學生活了。

在這所學校裏，我的第一個失望就是發現了那位負責人，一位年老的紳士，事實上口吃得與他的許多學生一樣糟。在聽了該校許多別的人的熱誠報告後，很多人就參加別處的口吃學校去了，我却給那位先生一點懷疑的便宜，而將他不能十分流暢談話的原因，歸咎於他的年齡。

這所學校是新設的，不很大，多數的學生是與我的年齡差不多的男孩。當我現在重閱那種研究的課目，回憶那些講義時，我真不了解，我怎麼會相信所有那些提出來的理論。這些理論現在看來固然荒謬，然而它們却很顯明地表示出來：口吃的人，在失望之中，該多麼相信看來似有解救口吃希望的任何東西喲。我很能了解，那些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他們為甚麼為了那些說有確實治病力的庸醫的藥石，花去他們最後的金錢。

在這所新學校裏所授的理論是：一切天性都是完美無疵的，只有在某種非自然勢力侵入時，才發生不幸之事。

鮮花，飛鳥和蜜蜂都拿來作討論。他告訴我們，說我們應當有完美的談吐，正常的談話是上帝希望我們賦有的，只是因為某種外在的原因存在，我們才有說話的困難。

外在的原因是甚麼，我至今不知道，只曉得是一種與發音有關的東西，可是我虔誠地照着這種訓義做，花了很多時間，慢慢的高聲朗誦，想給上帝一個機會，來除去引起這種不幸事件的東西。爲了接近自然，我帶了一本書，跑很遠的路到鄉下去，對着牛以及任何別的高興靜聽的動物高聲朗讀。我背得很多演辭。很多母牛都聽見我以緩慢的高聲的音調讀林肯的葛的斯堡演辭。

單個兒念書，我（以及學校裏每個口吃的人）很少有或者沒有困難。可是，當我試試在班上讀我會花好幾個鐘頭私下讀得很順利的同樣的章句時，我像以前一樣地口吃起來了。不過我和學校其他的人確實漸漸有一點進步，主要的是因爲我們知道，我們的同伴都是處於同樣的苦境，因此得到某種的信賴心。

三個月之後我回家了，頭幾天，我家裏的人和朋友見我說話縱然很慢，口吃却很少，很是快慰。但常常與說話正常的人相處，特別是與我家裏那些人，他們以一種極大的速度說話，馬上使慢吞吞的說話成爲一件不可能的事。我的口吃不久恢復了。即令我重回口吃學校，默上幾月之久，我沒有大的進益。以後我在別的口吃學校碰着幾位以

前同班，他們對嘗試解決他們說話口吃的奧秘也未見功。

在大學裏，我與教授們有一個約定，如果他們免我在教室嘗試誦述的困難，我願準備點課外指定書籍與工作，或者我願意讓我的成績以及試結果來決定。後來，在我參加一個星期班時，一位來看我的教師告訴我，說他有位朋友，在別個大學當教授，對診治說話的毛病，有顯著的成就。這個人似乎正在附近一所消夏別墅中從事某種寫作。

雖然我懷疑診治的結果，可是不願讓治療的機會失之交臂而不顧，我就去看看那位教授。他是一個風趣雅脫的人，有一種非凡的潛移默化的感人力量。他說，在他能抽出的短時間內，想有大的成就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給我很多『轉扭舌頭的練習』，叫我照他指定的方法實行。我和家裏的人很受這種希望的感動，於是我決定上他教書的那所大學，而且花了那一年的工夫與他研習。

那年秋天，我們正式的開始工作時，我發現他對於口吃的原因有很多武斷的見解。我和另外六個口吃的人每天在照這種規則做時，費幾點鐘光陰高聲誦讀。我們說話進步了，不是因爲毛病的原由給發現，只是因爲在專注人工作用時，我們沒有時間來顧到我們自己的忸怩不安罷了。

當我重回家庭時，我的口吃馬上就復原，像別的學生一樣。說話時的裝腔作勢像口吃一樣的引人注意。

輾轉苦學的完成大學學業，又幹了幾年不需多說話的

職業後，我讀到一個學校的熱誠的報告，學校是在附近一座城市裏，說是以一種『在言語管制方面的新奇』的推陳出新的發現』來治療口吃。雖然有點懷疑，但是仍然願意做獲到正常言語的任何事，在我暑假時，我付了二百元的代價換取兩個禮拜的課程。

在這學校裏，首先四十八小時完全躺在床上，大半的時間是酣睡。在這期間，我不許與任何人說一句話。學校的指導人說，目的是要清除以前腦海中的說話習慣。

但是結果怎樣呢？我的話是以一種唱歌的樣子說出來的，慢條斯理的，以致無論甚麼時候我一說話，別人都會回頭盯住我，接着就哈哈大笑。不久我發現了，要想保持正常的談話是不可能的，於是又想說快點，如此，自然又口吃起來囉。有些朋友埋怨我沒有意志的力量。可是每天以一種唱歌的樣子，以大約正常速度十分之一的快慢嘗試說話，同時又做匆忙緊張的正常事務。這可吃不消，而且別的嘗試過的人，不久也發現這不可能。

經過這四次的嘗試之後，差不多有二十年的光景了，終於我找到一個結論，就是只有忍受一種忸怩不安的吃吃訥訥的生活。大約在這時，我因為害別的小病去拜訪一位內科醫生。經他檢查之後，他說：『你的病因不是體質上的原因。是屬於心理上的，而且你的口吃也是有同一原因的。』這對我真是點新奇事，完全與他說話無關的小

病，而照他說來却是受同一原因的影響。

這位內科醫生告訴我一定要去看一位精神病療家，他是州立醫科大學神經系系主任。我極力與他爭辯，說我已放棄嘗試正常說話的念頭。他逼促着我，最低限度要我與那位精神病療家談一談，我終於答應了。

那位精神病療家所告訴我的，大概是：只有在情感方面不平衡的人才口吃。這並不是說口吃的人是瘋狂或腦筋不健全；相反的，口吃的人一般說來智力在普通人之上。但是口吃的人常常有惴惴不安的忸怩怩的感覺。如果恢復他的安全感，口吃就不存在啦。同樣地安全感的缺乏可引起小孩在超過自然習慣不加管制的年齡時，還撒尿在床上。對於成年人，它常常使他成爲久病的人，對於那些病人實質上是沒有甚麼病態的。

這位精神病療家說，惴惴不安的感覺因口吃者的環境而異。如果一個小孩子口吃，即使程度很淺，他的環境是應該負責的。小孩感覺不安，是因爲他多病或者體質衰弱，覺得他在需要體力的玩耍方面不及他的同伴。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應當教他在一種不純需體力的玩耍上勝人一籌，要使他知道，體力上的僥勇對他並不十分重要。一隻小巧迅速的汽車是有很多好處勝過強力載重車的。

他說，小孩感覺不安全，因爲他的家裏有很多人常常罵他。口吃的小孩通常是極端敏感的，他很怕因小錯而受

嚴顏厲色，怒目苛責。孩子的世界多半是他的家，如果他在家裏不能感到安全，出了這範圍就不能希望他有安全感哪。太過於庇護孩子和無情的教師也是不安感覺的原因。

經過詢問之後，那位精神病療家找出我的環境的各種原因，這些原因是引起不安的感覺的，而這種感覺又表現於語言不調。幾天之後，我是另外一個人了，能夠迅速流利地談話，不需人工的幫助，也從沒想到我的舌頭和嘴唇的動作。這方法最令人滿意的一點就是它『成功』了。當我重回舊日環境時，我沒有再犯口吃，漸漸改進，我能對付所發生的每件事，而且很成功地支配它。偶爾遇見以前知道我有這種毛病的老友，我還暫時回復口吃；但是我現在知道重犯口吃的道理，知道這種道理就不會憂慮。

此後，口吃的人不必再想胡亂地到不資格幫助人的學校去求『醫治』了。現在對口吃的原因有科學的解釋，為甚麼我們不能有醫治說話的診所，敦請合格的精神病療家來治成千成萬的孩子和成年大呢？因為不能正常的談話，他們都渡着悲哀慘痛的生活哩。替那些受口吃痛苦的人的生活謀幸福，難道不是同替那些受眼瞎，耳聾，體肢殘廢的人謀幸福一樣的重要嗎？後者沒有完全復原的希望，而大半口吃的人却是可以得救的呀，特別是在孩提時代能有精神病療家給他們一點幫助。

西風合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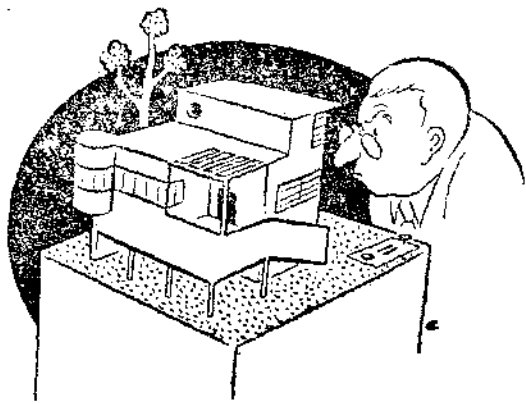
一集至八集全部出齊

第一集六版；第二集五版；定價各四元。第四集三版；第五集再版；定價各二元五角。第三集四版，定價二元二角。第六集再版；第七集初版；定價各三元。第八集初版，定價四元。各集暫加三成發售。本社期刊定戶優待九折。國內多處印刷品不通。可通者每集平郵費一角二分。掛號加一角三分。香港澳門每集平郵費七角二分。掛號加二角四分。國外每集平郵費一元六角。掛號加五角。購書可由銀行或郵局匯款。郵票代洋九折通用。

西風副刊合訂本

第一集第二集出齊

第一集（一期至十二期）。定價每冊三元。第二集（十三期至廿四期）。定價每冊四元。各集暫照定價加三成發售。定戶優待九折。國內及香港澳門寄費與西風月刊合訂本同。國外每集平郵費一元八角。掛號加五角。



「胡思亂想」往往能夠解決許多用
有系統和苦思不能解決的問題。

胡 思 亂 想

陳師超

Ray Giles 廣播演說詞·節譯自 Reader's Digest 一九四〇年七月號

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因為頭腦的不活動，以致對於日常生活毫無興趣，其最大原因，無非是因為他們相信創造的想像力是一種特賦的天才。我們每這樣說：『這是你天生如此的，』因為這樣，我們便不去利用那種能够使人成功和半成功的能力，以及能够使人享受美滿和過得去生活的才幹。其實，想像力——那種使我們的精神超脫我們實際生活範圍的能力，無論在藝術家，幹練的主婦或精明的商人，都是一樣需要的。

不久以前，哈佛大學韋爾瑟博士 (Dr. F.L. Wells) 計劃要找出商界領袖所具的卓越質素。他就選出二組人，每組一百人。第一組，是六年來，每星期的薪金，未超過

三十五元的；第二組，是每星期薪金一百元以上的。對於普通智慧、見識、進取心、及其他經商才幹的試驗，兩組人的成績都不相上下。但是到試驗想像力時，薪金較高的那組人，就超出甚遠了。對於那種荒唐不經的假設問題，（例如假使大西洋沿岸每年下沉五十呎，應該怎麼辦呢？）他們的答案很多而且答得比較有意義。

能够賺高薪的才幹，當然不足以衡量人的成功，也不是活潑和有訓練的想像力的副產品。但是不管你是要進取或盡量地享受人生，你都需要想像力。幸而吾人都各賦有想像力，並且可以利用心理學家所建議的練習方法，大大地使其增強。不是用無精打彩的柔軟體操，而是用真正的

遊戲加以刺激，以增加吾人日常生活的樂趣。

心理學家奧伐士推教授 (Prof. H. A. Overstreet) 所建議造就想像力的遊戲，是觀察一種極平常的東西，如門上的拉手或日用的領帶。然後問自己：『這件東西一定要這樣嗎？』但不要去管你的第一個答案是怎樣荒唐無意義。這樣練習起來你的想像力就會進步了。

許多年前，某學校教師因為要時常伸筆蘸墨水，覺得異常麻煩，就問自己說：『一定要這樣嗎？』到了後來，他得到一個答案是：『不必，把空筆管注滿墨水，給流到筆尖，就可以不斷地寫幾千字了！』由於這樣的頭腦練習，自來水筆便出世了。

美國大學於實地練習足球時，每僱人充作隊員撞壓之用。有馬丁吉爾曼 (Martin Gilman) 者，被僱充這種職務，一度被撞壓之後，每覺身疲氣促，異常厭煩。無如練習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這樣嗎？因此他就造出一種擠壓撞壓的草墊人。

要是你沒有發明甚麼東西，那是不要緊的。這種練習能够使你對於生活生出一種較有趣味的看法，用新的眼光和較深刻的了解去觀察你的日常問題。

我們往往把我們的初萌芽的想像力用『常識』的凍風把它打斷了；我們覺得我們初起的念頭不好，就把它消滅了。這是不對的。伍華士教授 (Prof. R. S. Woodworth)

說：『你要給你的想像力自由去發展，然後再加批評。』我們需要恢復兒時玩弄觀念的樂趣，要只為得是覺得有趣，任憑我們的幻想去遨遊四海。

達爾文往往玩那種他所謂愚人試驗的把戲。提出範圍廣汎或不可能問題，然後給以荒唐不倫的答案。這樣可以肅清你腦海中所有實用的成份，把你的創造的智慧解放出來，給它自由去發展，不要稍加限制。『胡思亂想』往往能够解決許多用有系統和苦思不能解決的問題。勝家 (Isaac Singer) 的思想若是被針孔和針鋒各一端的觀念所束縛，他決不會發明甚麼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到了他嘗試那種常識所視為愚人的試驗，把針孔改移在針鋒一端之時，縫衣機才由此而實現。

想像力的練習，無須特別費力，心理和習慣也無須猝然改變。這種練習可以成爲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把我們無聊的餘暇變成有趣味的時辰。無論在遊戲或工作，一樣可以練習。

遊戲的意味——把腦海由舊習慣中解放出來——是使想像力工作的要素。美國紐約有一羣商界巨擘，每週兩次在午餐之時，玩一種假設的遊戲。他們所假設的問題如：『假使捐稅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我們在不將貨物漲價，也不把職員減薪的情形之下，要怎樣繳納？』或『假使我們都失明，要怎樣處理我們的業務？』每人必須寫出一個答

咳嗽流行
家中應備
脫嗽母



天氣轉變，嗆咳偶患，不可忽視，久咳成癆，厥宜速服止咳良藥『脫嗽母』因其效力偉大；味甘易服；成效確著；老少咸宜，誠萬試萬驗，不可不備之保肺治咳良藥。

總經理

上海禪臣洋行
各大藥房公司均有出售

止咳良藥 脫嗽母



婚姻是男女的結合，目的在經濟互助，在養育子女。婚姻制度要得健全，必須符合這個標準。

婚 姻 真 諦

葉 羣

Will Durant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提起婚姻問題，祇有傻瓜愛談，也祇有智者最怕寫；因為結婚會使人做傻瓜，而談論婚姻也一樣會使人顯蠢態。托爾斯泰的確聰明，他說一定要等自己一隻脚已跨進墳墓後，然後再談到女人或婚姻，『那時我可以想到甚麼就說甚麼，然後將另隻脚也跨進去，讓她們將我埋掉。』

我們的風俗習慣包括人類數千年的思想經歷，一個人在這一生中將這一切都了解，當然，這簡直是件不可能的事，在這些習慣中，我們每年可以看到新的用處，發現新的意義。所以這裏寫的東西，十年以後，作者看來又覺得荒謬可笑，而讀者也要感到驚奇，說作者的思想怎樣這般落伍。

但是，兩性的關係在人生中這麼重要，我們忍不住仍

要想了解這一切，這一切也就是哲學，因為人生的要素不外是呼吸，是飲食，是睡眠，是求耦，是長育後嗣，此外一切事物，甚至於文化本身，在生物方面都是戲面的點綴，對所有正常的動物都不是必需的。

看看歷史，婚姻的方式經過的變遷也够多了，由原始時代起，那種但知撫育子女，不知配耦同居，到摩登時代，但知雙飛雙宿，更不去撫育兒女。不過就是照顧兒女一事，在動物的歷史中也是一件很新的發展。在一班生物界中，種子的產量大半過多，大半都被耗費掉。一尾魚每年可下上百萬的子，任其自生自滅，結果大半的子都被別的動物給吃掉。有幾種魚稍知怎樣照顧小魚，每年祇須產五十粒子，也可以滋生不絕。禽鳥對幼鳥很當心，每年所

孵的卵不過由五個至十二個不等；哺乳動物是以善護幼小著名的，每年祇須產三頭小的，已可維持種類。至於人類，一個婦人每年通常不過生一個孩子，亞里士多德雖然有這麼一段記載，說有一個女人四年中生二十個孩子，每年一胎，每胎五個，但這究竟是罕有的事。

這樣看來，我們可以曉得，生殖力因年齡增加而減退，而生產率因文化發展而與死亡率趨均。大自然最初發明性別，俾生物中雌雄二性品質迥異者至此能互相結合，然後再授他們撫育子嗣的愛心，使他們不用大量的生產，也可維持種類的延續。

有些原始部落中，父親的地位是不大被人注意的，因此他與『妻』的關係，也就沒有和自己的父兄的關係重要，試看許多部落，根本就沒有結婚這回事，男女分居，祇偶然偷會，孩子生後由女的照管，到了六歲時，才去和男的一起住。

在這些沒有婚姻的地方，男女結合所經的時間，久暫亦各處不同。有的終身相聚，有的祇一年，有的一月，一星期，或甚至祇一天。譬如西伯利亞雅庫族 (Yakuts)，巴西的波托族 (Botocudos) 等土人，男女的結合為時都極暫，都是試驗性質的，即現代一班社會改革家所希冀的也不過如此。據佳爾東 (Golton 英國人類學家) 說，南非洲的布西門族 (Bushmen) 中，男女結合後，雙方無論

對何事稍感不滿，就可以分散，立刻又可與新人配合。麻刺加 (Malacca) 的烏郎薩開族 (Orang Sakai)，女子與一族中的男子輪流配合，依時按序，再輪到第一個男子。在達馬拉族 (Damaras) 族中，妻子差不多每星期調一次，要不問明白的話，我真不知道她那天的男子是誰。百年前泰希提 (Tahiti) 的土人，男女結合也極自由，假使沒有孩子的話，男女任何一方都可隨意分離，現代提倡的『友伴婚姻』 (Companionate marriage)，其實早已是南島土人的濫觴了。

婚姻使男女永久同居，兼育子女，這大約自狩獵時代始。獵人離去畜羣，獨自去行獵，撐紮蓬帳或搆廬掘穴蹴居，此時遂引誘一個婦女，或強迫好些婦女同居，助他操作，為他生孩子。婚姻的由來不但是配耦而已，它並不是僅要得到生理上諸多滿足，它並不是徒為要養育子女，它實在是一種經濟上的合作。男子娶妻並不是為的別的緣故，他為的是要得到賤價的奴隸。他儘力娶妻，越多越好，因為他奴隸越要的多越好，並且在狩獵社會中，男子的死亡率極高，婦女過剩，所以須行多妻制，俾每個女子都可以享受到一個男人。

這種多妻制大致是很合優生學的，因為越有能力的男子得到的妻子越多，品質最好，生的孩子也極多，而種族因此也逐漸進步。孩子和婦女一樣，都是一種產業；孩子

到了五歲時已可生產，收益已抵過消費。父母也越過越愛護孩子，這不僅出自天性，還是因為生活太艱難危險，需要多人幫助，而狩獵生活中死亡率極高，必須提高生產率，才可以維持人數，不至絕滅。

人類由遊獵時代演變至現代這種生活，其中會經過極大的變遷：農業革命使人們由狩獵改到耕植，工業革命再使人們由農人變作商人與勞工。

革命非但改變了人的道德觀，人的經濟生活，同時也轉換了人的婚姻習慣。狩獵生活既然已成過去，農村的生計既然已變得很安靜，不像以前那般驚險，男子的死亡率已降低，幾與女子的相等，而多妻制也就墮廢了。男子此時祇有最強幹的才能擁有幾個妻子，其他大部分的人都祇好行一夫一妻制了。從前狩獵時代，人們注重的是勇武，敏捷，追逐，搏殺，現在農業社會注重的却是耐心工作，節儉度日，當心去蕃殖牲畜。

在這種生活中，家庭日趨重要，婦女與小孩的用處增多，而婚姻制度也因此鞏固。因為在這農村中，家庭非但是一個住所，實在是個工作場，內中有許許多多事都由婦女們去做，結果女兒多養成一種孝順的習性，兒子對父親的盡職有如主與僕的關係一樣。

私人地產權發展，形成承繼與遺傳制度，做父親不願將辛勞所積傳與異姓孩子，於是男子擇耦時更注意節操，

期望將來妻子忠貞。農家子弟更覺女子在婚前應受約束，因為農人結婚時都很早，而農人之所以要早婚，乃是因為他需要一人幫助，需要孩子們幫同耕地。結婚是要得到妻子經濟上的助益，成家是想不到孩子經濟上的效用；農人將孩子們看作一種贏利，從不想到限制人數擴張。因為女孩子也有用，所以像古時那類殺害嬰孩的事也消失了。

在這農業制度下，婚姻完成了它四種功用：在生物方面，它使人種傳續不絕，在優生方面，它使人類品質改良，在經濟方面，它構成了家庭，使家人共同工作，在道德方面，它將人類那種強烈的情慾導入正軌，使其延續人種，使其不致危害人心，毀滅了文化。

但是，此時發生了工業革命，於是這一切都完了。經濟制度全改變了，道德觀念與婚姻習慣也都兩樣了。工廠將原先家庭中的一切事業都剝奪了去，婦女除非是帶孩子，或是到工廠工作，不然在家中甚麼事都沒有做的了。及至一八八二年，英國國會受一班廠家慫恿，通過法令，得任婦女去工作，這就是『婦女解放』的開始。（就是婦女工業化的開始。在俄國也是這一套把戲。）

但是在城市中的一班中等社會，一班小家庭內（本文以下即專論這類家庭），男子多羞令妻子出外工作。婦女在經濟方面，遂由協助地位降至裝飾與點綴品，雖說憑嬌柔媚笑增進家室的溫馨，但終不免淪入一種寄生蟲的生

活，而一班未婚的青年男子，也相戒不前了。在大城市中，男子們見結婚並不能構成一個家庭，生了子女也並沒有甚麼利益或快樂；未婚時是事事感到空虛，是獨居覺得孤寂，結婚後那種同居又苦單調，那種親密又嫌拘束，有許多人都肯不肯結婚，更有許多人都等到很遲才婚娶，娶妻後又當心怕多生孩子。因為現在孩子在經濟上已不是資產，已變了債累，他們非但不能掙錢，還需許多錢去教養，有的若進大學也許還要補助，有的初就事時也許還需津貼；等到他們能掙錢時，自己又要成家了。

結婚已不是一種宗教的儀式，已變成一種社會的契約，祇要雙方同意，就可廢除，而政府更競訂新法，使此離日趨便利。財富增多了，生活奢侈了，個人益知享樂，種族的將來却日形危殆了。生活程度遞增，男子們都這樣想，等生活寬裕後再結婚，待家室富有後再生孩子。有才能的人結婚很遲，子女生的少，無用的人結婚很早，子女生的多。自然淘汰次序顛倒，羸弱多病，貧苦愚笨的人隨着遞傳，隨着蕃殖。人類不知不覺的退化，這影響到一切教育，風俗，道德，音樂，美術，文學。

在城內一班中等社會的人家，婚姻幾已失去原具的一切功用。婚姻已失去它優生的功用；美麗已不再根據健康為標準，已變為人工的裝飾；有錢有勢的儘裝貌美的，也不管女子精神與情感怎樣不豐富。種子優秀的人家生的

孩子倒少，種子粗劣的人家生的孩子倒極多。婚姻已失去它經濟的功用；妻兒家室已不是資產，已變成債累；男子結婚，誰也不是為的想在經濟上獲得助益。婦女也替自己的地位擔心，她們在找別的事做，她們極力去注重修飾，但是仍不免感覺到自己在過着屍位素餐的生活，自己沒有靈魂。婚姻即對於道德上的功用，也大半失去了；它已不能再使人那種情慾循守常軌，它已抵不住城市生活那種種邪惡的勢力，人感到婚姻不滿，人禁不住性的刺激。

現代的大哲學家看見這情形，不禁說，歐洲的文化湮滅了；它已顯出歷史上一切崩潰的現象，城市中的居民，荒淫縱樂，疾病蔓延，夫妻仇離，家室分析，子女愚魯的產量增多，智慧的生殖減少，國政顛亂失次，內閣繼起不絕，人民的心理狐疑參信，悲觀抑鬱，冷漠輕世，這正與古代希臘城市毀亡時的情景如出一轍。

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想謀補救方法，他們要整頓秩序，要革除修淫放縱，要防止積弱墮亡，於是他們乃用獨裁政治來替代民主政治，用威令替代自由，用堅忍替代享樂，用勇武替代仁愛，用戰爭替代和平。但是，結果却適足毀滅文化，因為它危害了社會的秩序。假使民主政治要繼續存在的話，它必須由它本身的組織中尋出一種方法，去恢復婚姻的健全狀態，去重整家庭的合理秩序。

凡是思想成熟的人都曉得，婦女既然是生來撫育兒女

的，在工業界中她當然不是男子的對手。因為男子的天職就在負擔生活，所以他專門從事生財之道，已有千萬年的歷史，婦女若求望其項背，必需悠久的時間。假若讓男子來生孩子時，婦女在經濟方面就可以勝利了。

婚姻制度破壞是因為經濟的原因，所以補救的方法也須從經濟方面着手。發動革命無用，待烏托邦實現也虛茫，想人為種族或道德呼籲，更是空費唇舌；我們必須想出具體的辦法來，要使城裏的人在物質方面都覺結婚是件好事。下面是作者的幾個建議，並不就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不過是促成美滿婚姻的一種試驗企圖而已。

(一)要婚姻恢復它經濟上的功用，妻子除非因忙着撫育孩子，或料理家事，不然的話，一定要出去工作。上等階級人家的妻子當然不能辦到，靠工資維生的人家，妻子因要慰藉丈夫，也無法去做工。但是一班中等社會人家的妻子都應當記牢：『依賴寄生的即是墮落。失去工用的必定萎敗。』

(二)要婚姻恢復它生物上的功用，必須減輕父母經濟的負擔。婦女生產時，凡是合法的，州政府都應免費助她就醫，更供給她孩子第一年所需的費用。憲法上應當規定，人民必須做到合法的父母時，才有參政權，除非經醫生證明不能生育，才可以例外。因為一人若無子女顧慮，選舉時是不會頂審慎的。這種規定非但可減少獨身者，並

且還可以解決大城市中那些畸形的性的問題。豁免兒童所得稅的期限應加倍延長，孩子未滿廿六歲，在受教育時，一律免徵。每個中學都應授學生一種職業的基本知識，每個大學都應當教學生對於謀生的具體方法。而發給養老金時，應以一人所撫育的子女（必是合法的）多寡而定。

(三)要婚姻恢復它優生的功用，我們必須規定，若做合法的父母，必先得到官醫所給的證書，證明沒有梅毒，肺病，智力薄弱，癲癇症，血友症（hemophilia），慢性酒毒，犯罪習性，或其他被醫生公認為危害種族的毛病。假使未曾得這種證明許可，生下來的子女就將被視為非法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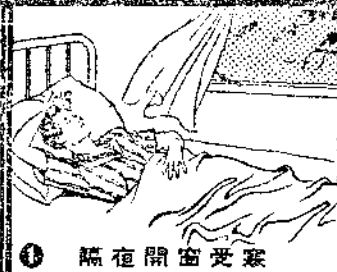
(四)要婚姻恢復它道德上的功用，我們必須令所有的學校重新推行關於道德的教育，闡釋婚姻對種族與倫理的意義。我們必須盼醫界與教會通力合作，令每個人在結婚之前，都明白在生理與心理方面應有之調整，俾使將來的生活美滿。我們應當規定，男女在結婚最少三個月之前，須有一合法的訂婚手續。各州規定離婚的法律應當一致，離婚後再結婚，其中至少要間隔一年。聰明的父母（不論對宗教的觀念如何），當子女結婚時，總要安排一套宗教上的儀式。結婚時普通的儀式不過是一種習慣上的契約，而宗教的儀式則代表一種精神上的誓言，那莊嚴動人的儀式正可給男女一個深刻的印象。我們一班青年對這點雖不

能充分明瞭，但它所含的意義確是很深的。

此外還有一點，那就是應當恢復古時陪嫁妝的習俗，在這工業的世界中，男女結婚後須經過極長的時間，在經濟方面才能裕足，所以我們一班中等社會人家，做父母的，不應當待自己要死時才分給子女產業，應當在子女結婚時就給他們經濟的助益。陪嫁妝風俗由來甚早，在現代世風凌亂的社會中，我們正不應當將此事看作是種商業性質，我們應當想種辦法，務使婚姻對人生更合乎實際。

總核前篇所述，我們可以作這樣一個簡括的定義：婚姻是男女的結合，目的在經濟互助，在養育子女。婚姻制度要得健全，必須符合這個標準。本文中的分析當然過於偏促，尚待補正。並且本文所討論的也祇限於一班大城市的居民，因為在其他的方面，婚姻仍不失為一很健全的制度。由生物學的立場看來，祇要能給孩童更好的訓練，生產率雖降低點也不是慮。時事變遷，像工業革命與農業革命，對於經濟組織既然有這麼深的影響，它們對於社會自各方面的變動，其繁複自不待言，無論是婚姻的習慣，是男女的關係，以及婚姻與家庭各方面，都發生了種種不同的變化。一班聰明有見識，主張自由的人們要曉得：一切改革，若求其持久，必須逐漸的設施；而一班聰明有見識，主張保守的人們，也要知道：要使婚姻制度健全，改革是不可少的。

止痛良藥 散利痛



① 隔夜開窗受寒



② 晨起頭痛劇烈



③ 服散利痛一片



○ 十分鐘內疼痛立止

服散利痛一片迅速舒適令人驚奇如
頭痛 牙痛 偏頭痛 神經痛 風濕痛
等即行制止全身爽適精神愉快
又因感冒所引起之發熱服散利痛亦有
良好效果
各種疼痛服散利痛後能於十分鐘內
制止藥性和平絕無流弊
每袋二片每盒十片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瑞士赫孚孟羅氏有限公司

所製各藥
品質精良



力弗肝

肝臟製劑
專治血虧



十全十美
Liv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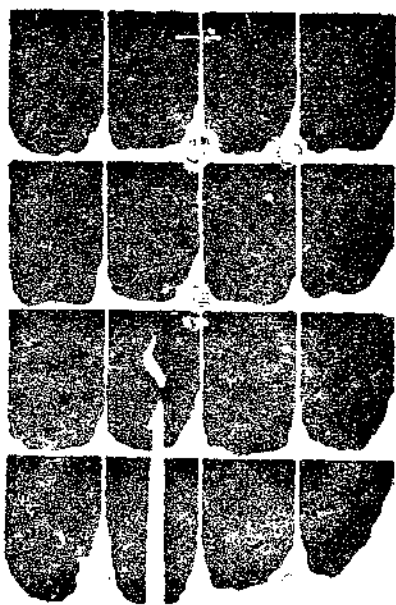


從動物肝臟中提出要素煉製
而成功效顯著十全十美主治
產後血虧病後血虧失血後血
虧惡性貧血寄生蟲性貧血萎
黃病等服後血色素增加面色
迅速轉紅體態豐盈青春常駐

藥分針·片·流膏三種

信誼藥廠監製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羅琪說：『與死人通消息是可能的。』

羅琪——靈魂學的權威 水建彤

節譯自 *New York Times*

羅琪爵士 (Sir Oliver Lodge) 是當代著名物理學家，發明家和靈魂學專家。他臨死時留下一封加上火漆的信，預言他將從永恆的另一個世界和這地球上的人類互通音信。死時年八十三。

這是這位大智星所提出來的最後一個問題。他對於物理學，自然科學會有過偉大的貢獻，他曾促進無線電及電波學的發展。最後他轉而研究宇宙裏永恆的神秘。這問題現在交給皇家精神學會去繼續研究了。

他留下密封的遺囑時，預言說：『假使適當的人坐在一個「通靈者」的旁邊，我能和他通話。不過，此事頗需時日，一年半載以後也說不定。我不急於為此。』

當他在今年八月廿二日於英國西南部威爾郡 (Wiltshire) 的家鄉患肺炎棄世時，他女兒娜洛在旁。她說：『我們家人一定依照他的話做，所謂證明精神不滅的理

論：不但靈魂在死後能永恆常在，就是人類的外表性格也會常存。他一定會和我們通消息，祇是證明這類的事是需要時間的。』

羅琪爵士寫給皇家靈魂學會的信，還附有許多小信封，寫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舉行『降靈會』時才許開拆。

他生前是五六個英國科學會的主腦，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九年任伯明罕大學校長，為靈魂學研究的先驅。他在靈魂學方面的成就，須待後代子孫去評定。他和愛因斯坦一樣，同為當代純粹科學的先進。他與一般近代物理學家不同處，是他進而研究到另一範疇——靈魂學。(其實，近代物理學已經接近到神秘主義的曠野，愛丁頓等物理權威已開始探討『電子是否有自由意志了』，『波動是否有神秘的背景？』之類的問題。——譯者附誌。)

他晚年得以聞名遐邇，實由於他與幽靈通話，雖則他

尙不能明確的證明這現象。

中年時，他曾致力於萊頓電瓶（Leyden jar）的研究；他所發明的「以太」測驗儀和無線電波器等，有足多者，但終不逮其靈魂學方面的成就。

上次歐戰中他的學說才開始萌芽。那時家家戶戶有人戰死，借「通靈者」與亡靈通話的事非常盛行。羅琪公然宣稱此種現象極為可能；因為，他本人就會幾次和他戰死的愛子雷蒙（Raymond）互通音信過。（近來好萊塢連連攝製許多靈魂學影片：如 Beyond Tomorrow、Till We Meet Again、Earthbound 等，可見歐美人並不「敬鬼神而遠之」，且日漸相信。——譯者附識。）

羅琪曾接受過牛津、劍橋、曼却斯脫、利物浦李茲、錫非爾、阿底拉、吐倫多等大學的名譽科學學位。聖安朱、葛拉斯科、阿伯丁、愛丁堡等大學，先後授以法學博士學位。又會歷任不列顛協會數學股及物理股的股長，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四間又任不列顛協會會長。

不獨此也；他還做過倫敦物理學會和靈魂學會會長。因為他在光學和熱學方面的發現，皇家學會贈以魯姆福德獎章。羅琪的關於另一世界的理論，引起學術界極大的興趣；除了柯南道爾（福爾摩斯著者）之外，靈魂學家，從未受人如此注意。

他自己也深信他在靈魂學方面的心得超過他在自然科

學方面的成就。當他研究以太的時候，他就將物理與形而上學綜合起來，直到晚年，此種趨向愈益明顯。

他的身心兩方面都極為正常，晚年居在鄉間一所石屋裏，愛汶河旁邊，體力很健，不時作高而夫球戲，或在試驗機上工作。一九三二年，電機工程學會贈以法拉弟獎章，紀念他畢生致力科學的成就。

八九年前他曾宣稱他交予靈魂學會一宗文件，裏面寫的是一種「怪誕而幼稚的奇談」，但是希望死後能拿生人來做試驗，以證明其言「絲毫不爽」。

他說：「這種靈魂交通的價值，容或與這種靈魂交通的本質不符；但是，這不過因為我還會與生人實驗過，而且外人也不容易知道個中秘密。」

有些羅琪從死去的人得到的形容另一個世界的報告引起大眾無限的注意，雖然很少為科學刊物採登。一九一六年，他說一個老鬼告訴他新鬼索要威斯忌蘇打，他（老鬼）說他們真的能製造這些東西，並且還可以吸煙。

「這裏有專門出品各種東西的工廠。」老鬼告訴羅琪爵士說，「不像你們用固體造東西，我們是用「以太」和氣體。自然我們的東西不像地球上的那樣，但是我們能造出像雪茄的東西，……可是我們覺得這些東西不滿意，漸漸不去造它們了。」

羅琪從來沒有和死人直接通過話，都是經過一位「通

靈者』(中國所謂鬼附體說話的人——譯者註)，他對這種人非常崇敬。這些『通靈者』當中以波士頓地方的派伯夫人(Mrs. Piper)最為靈驗。

『與死人通消息是可能的，』羅琪的演講裏說：『可是必須守一定的法則，遇到極適宜的場合，所以說此事並非易事。但是這事極可能，因為我曾和他們說過話，和我現在對你們聽衆們講話一樣。告訴你們，我那時真是聚精會神。我們一定要確信在我們生人的四週有不少另一個世界的魂靈。假使，一天你自己走出了生人的界域，你便飄然羽化，直到你變成了永恆的精靈為止。人一經變爲『非人』，前進，前進沒有止境，直到你到了上帝那裏。』

派伯夫人會從他姑母安娜那裏傳話給他，說他不久要受到一個刺激，一月後他的兒子戰死沙場。他告訴人說，他常常和他十五年前死去的妻子通話，她說她很健康。羅琪，身體魁梧，白髮蒼蒼，一九〇二年愛德華七世會贈以爵位。他日異域相逢，『別來無恙否』？

新書介紹

漢譯開明英文文法

林語堂著

張沛霖譯

定價二元，開明書店出版

西風社可代辦

『好！再來一個！』

西風繼續徵文啓事

我們爲提倡西洋雜誌文體起見，除了發起普通徵文之外，並於去年三週紀念的時候，發起現金百元懸賞徵文，承各位讀者熱烈參加，結果可說相當美滿。有一位熱心的讀者竟願意出獎金叫我們再來一次徵文，可見徵文受讀者歡迎之一斑。我們現在已決定把徵文繼續下去，不過暫時不懸賞了，合格的稿件刊登後每千字致薄酬三元至五元，每篇最好不要超過五千字。題目如下：

(一) 我的職業生活

歡迎醫生，律師，工程師，工廠男女工人，傭婦，茶房，舞女，女招待，妓女，會計師，銀行員，兵士，新聞記者，嚮導女，乞丐，小癮三，奶媽，護士，海關關員，郵局職員，公務員，經理，大官，闊佬，商店老板，小職員，保險捐客，傳教士，和尚，道士，尼姑，苦力，電話接線生，畫家，詩人，藝術家，音樂家，警察，司關者，清道夫，洋行職員，法官，獄吏，推事，社會工作者，裁縫，鞋匠……各色人等參加。

(二) 對現教育制度的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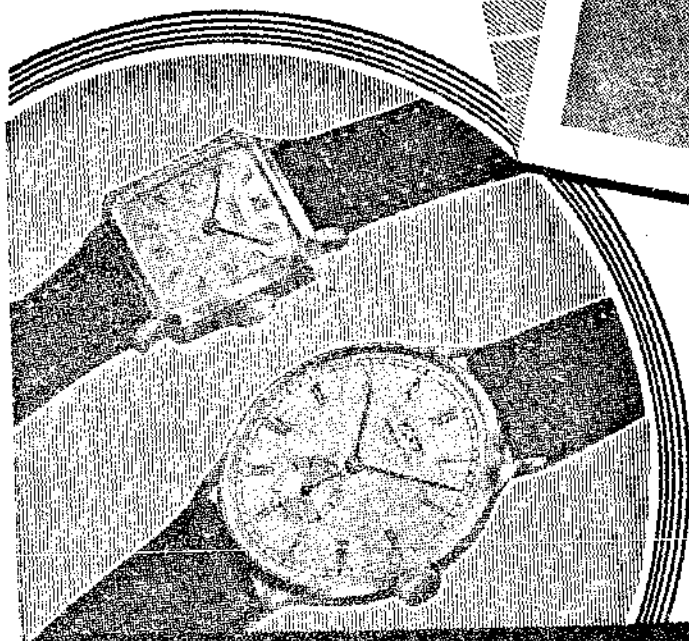
請學生，教育家，教師，家長……參加，用鐵的事實來對教育制度作理智的抗議，避免攻擊私人，機關或團體。

(三) 我的……

天檢表

計時性磁電免避一唯
成製料原貴高最選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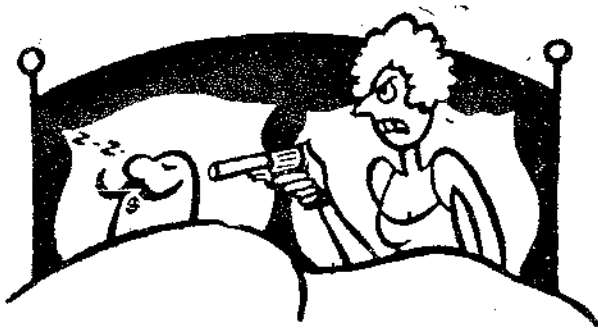
Tissot
THE NON-MAGNETIC WATCH
OF
GUARANTEED QUALITY



特點
天檢表為世界第一流
名表，原料優美，構造
精密，計時準確，佩用
之者，莫不稱心滿意。
此外，其表內最重要
之擺盤，遊絲，均鍍鎢
鍊，毫無磁性，故雖
與日常電器用具接觸，
不致被電流侵入，而有
不走不準等弊。
本行最近運到一九四
〇年最新式樣時表，陳
列於各大鐘表公司，歡
迎指購。

香港分銷處
比利夏洋行
皇后大道中四十四號

中國總經理
寶信洋行
上海江西路二三號



所有一切非法的行爲，聚賭，賣淫，販毒，詐財，種種邪惡的勾當，俱由這總集團統轄支配，一手包辦。

暗殺公司

葉 慙

Joseph Freeman 原著·節譯自一九四〇年五月廿五日
The Nation 轉載於 Reader's Digest 一九四〇年八月號

美國現在一班歹人真是無法無天，強徒惡棍們，居然有集團聯合的組織，其中最大的一個自稱爲大集團（“the Combination”），報紙上統稱它爲暗殺公司（Murder, Inc.），是一個龐大的盜匪惡棍集團，黨徒橫行全國，所犯案件疊疊，並擁有雄厚的資本，不下千百萬元。所有國內的盜匪徒黨，不論大小，都與這個總集團有關係，不論犯一件甚麼事，都得這個總集團允許。總集團替一班黨徒分割地盤，各有活動的區域。假使紐約的一個黨徒要離開紐約，改赴芝加哥『做生意』時，他必須事前先得到芝加哥該地殺人聯會領袖的准許，方才可以『開始營業』。

一切非法的行爲，聚賭，賣淫，販毒，詐財，種種邪惡的勾當，俱由這總集團統轄支配。此外這總集團還壟斷當地許多職工協會，也還經營許多合法的企業，不過，同時它却要用威脅與強暴的手段，去敲詐一班正當的商人。有些地方，由於政治組織之腐敗，這集團竟敢與政黨勾通聯絡，上下其手，在許多城市攫取政權，舞弊營私。

這個匪徒大集團的內容，是被布魯克林（Brooklyn）的地方審判廳律師何杜葉（William O'Dwyer）給揭穿的。何杜葉已經捉了該集團兩個匪徒，判了他們的罪，結果兩人都坐電椅處死。這兩人，一人是快活哈利（Harry

(Happy) Maione)，另一人是拚命傅郎克 (Frank the Dasher) Abbandando)。他們兩人將同黨的一個匪徒，叫做喬治的，給謀害死。他們先用繩子將喬治勒斃，用一根擡冰的鋤頭在喬治頭上與周身戳了六十三個窟窿，還怕他不死，再用切肉的砍刀，把他的腦袋敲了個稀爛。

自從這件案子揭發後，匪徒集團的內容才開始暴露。截至目前為止，何杜葉經過多次調查後，發現紐約有五十餘件案子久懸不決，殺人的疑案，俱獲得了線索。此外因為轉相鉤索，更發覺許多枉死無辜的人，這些殺人的血案，警局根本就不會知道過。

何杜葉根據這些蛛絲馬跡，更得到許多驚人的發現，他發現許多匪黨盜魁，都與這集團有關係，他發現了底特律 (Detroit) 的紫色黨 (Purple Gang)，他蹤跡出芝加哥與邁阿密 (Miami) 的盜魁李弟 (Frank Nititi)；他探索出紐河連 (New Orleans) 的惡棍領袖戈斯特羅 (Frank Costello)，更偵知加州的「大亨」郭爾白 (Dutch Goldberg)。何杜葉這次之所以能發現這許多秘密，尋出這麼許多線索來，泰半還是由於李爾 (Abe Kid Twist) Reles) 的情報。李爾本人也是一名悍匪，他因犯案，被官廳捕捉過四十三次，其中有五次犯的都是殺人案件，其餘當然也是些違法的事情。但是在這一次喬治的案子中，他却變成證人，吐露了許許多多驚人的秘密。在最近一次審訊中，他自己供認：有十八件殺人案都與他

有關，其中有六次的經過情節，他都站在證人席上，不動聲色的，娓娓敘述。在他所犯的案件中，祇有五次，他會被處罰過，至於其餘許多次中，他都不會受到任何處分。

李爾還自鳴得意的，對何杜葉說，「這個大集團好似分設的銀行，很有統系的，遍佈全國中。」他說，這大集團內現在入夥的已有上百萬人，集團之來，原是由於當初美國禁酒的緣故，當時因為競相偷售，競爭傾軋得非常厲害，結果人人都變得朝不保夕，隨時都可遇害。我想謀殺你，你也想謀殺我，有人稍微一不留神，就被人打死，於是他的那班朋友出來替他報仇，接着各個行兇的人又被打死。這樣死得太沒意思了。所以後來有六七個首腦，聚集到一起，開了一次談判，都說，「孩子們，幹嗎這樣互相殘殺呢？以後讓我們大家聯合在一塊兒，別再火併了。」

禁酒令取消後，販酒的生意沒有了，於是這集團遂不得不另尋發展。據李爾說，現在這集團的組織非常周密，黨徒分佈全國，各有劃定的範圍區域，但最上面還有一個『裏圈兒』(“inner circle”)，裏面都是幾個最高的領袖，無論甚麼區域內的夥伴，都得聽這幾位大亨的指揮調度。比這些大亨略低一級的，就是『副總統』(“vice-President”)。原來他們有許多很好聽的名稱，我們再不能稱他們為烏合之衆，因為他們的組織非常劃明，等級也非常有條理，所以他們稱自己時，美其名曰『隊伍』。第

二流的首腦，以及手下的基本黨徒，都有固定的工錢，據李爾說，每星期是由一百元美金至二百五十元美金不等。

有人說暗殺公司內的黨徒，常爲了五六塊錢，謀殺一條性命，他說這是絕對沒有的事。他氣憤憤的道：「你在一家店舖裏做事的話，你的老闆叫你做一件事時，也不會對你說：『我給你五塊錢，』要曉得，黨內的好漢，無論做一件甚麼事，那都是屬於他日常固定的工作中一部分。」

一個人一經受這黨雇用後，他以後再也不能脫離它了。假使他竟敢轉這種念頭時，他的妻子也不要再能夠看見他了。但是，祇要那黨一天存在，祇要那黨繼續弄得到錢，他妻子總可以繼續領他的工錢，所以這也可以說是暗殺公司的一種人壽保險。

暗殺公司內的條律極嚴，一切俱能模擬法院的形式，黨徒若違犯了本黨的『法律』時，同黨的伙伴們可以去控告他，結果組織法庭審訊，幾個頭腦做法官，其餘一班黨徒們，有的是原告，有的是證人，有的是被告的辯護律師。李爾在好幾次審判中，俱被推任爲法律顧問，他對於這事，常引以爲榮，所以難怪他口中充滿法律的名詞了。

一經暗殺公司的法庭的判決，是沒有還價的。黨徒一致矢志忠誠，不管甚麼朋友交情，不講甚麼親屬私誼，祇知對黨表示忠誠。有時一個大亨儘會對手下一個黨徒這樣說：『你的兄弟是個壞蛋，他竟敢臨陣脫逃，我們得將他

給結果掉。』這人假使識相的話，祇好一聲不響，讓他的兄弟被首領處死。

李爾說，黨徒殺人，都是秉承上峯命令照辦的，從來不會因爲一時憤怒，從來不會因爲復仇徇私，或其他情感作用妄動。黨殺的人可不少，講起數目來，可也真算不清，但是，都不是憑私人意氣做的，都是『秉公』辦理的。因爲無論那一個黨徒，都不能由己意去殺人，一切舉動必須對於全黨有益處，必須遵照首領的命令施行。

普通一個人，若仇恨另一個人時，絕不能雇到殺人黨內的黨徒，去結果那人的性命。假使有箇黨徒竟敢冒不韙，去受人家利用時，黨就要結果他的性命。『因爲』，李爾說：『這種黨徒是靠不住的，假使我要復我的私仇，給他五千元，令他去結果那人一條性命，你能保他不受另外一個人一萬元，再來結果我的性命嗎？所以一切行事，都必須得到黨的允許，必須『秉公』行事。』

根據暗殺公司的規程，越出所屬的區域殺人乃是一件『非法』的行爲。假使紐約的黨要辦掉一個人，而這人竟逃往聖路易去，那麼這件殺人的勾當，必須移交給聖路易該地的分會去承辦。他們殺人時，有時還不由本地的人去辦，還會由外埠召來幾個人充任，使被蹤跡的人無從認識他們，也無從防備。所以李爾說，『當你奉命從聖路易，去殺一個人時，關於這人的事情，你一點都不知道，至於

爲甚麼要殺這人，你更是莫明其妙。」

有時兇手殺了人後，必須去翻閱報紙，然後才知道所殺的人究竟是誰。然後他再急忙逃走，尋個安全的地隱藏起來，此時一切費用都由黨負擔，若被捕獲時，請律師辯護等費用，也俱由黨中供給，都由一個特設的基金內撥付，而這基金乃是由各地方分會輸入的。

李爾說，美國所有的殺人案件，假使經過相當的時間，尚不會解決，那都是暗殺公司內黨人做的事。普通一件殺人案，若係局外人幹的話，大約在六個月或半年之內，總被警局破獲，假使過了一年多，仍沒有線索時，那一定是暗殺公司內所幹的把戲了。

疼痛對於我們的關係

當我們感到一些頭痛或是牙痛的時候，一般人都會說那只是些小病罷了，沒有什麼緊要，也不必十分注意。可是疼痛雖則不是嚴重的疾病，牠對於我們，也往往發生許多麻煩，使我們感覺不便，譬如：
我們有一點頭痛的時候，就不能安靜地看幾頁書，也不能繼續我們的工作，也不能去看電影，即使是走到戶外去散步一回，也成爲不可能的了。
當我們有一點牙痛的時候，那末鮮美的藥品糖食都不得不犧牲，較硬的果實更不必提起了，多麼可憐！
當我們患着風濕痛的時候，我們就不能隨意的走動，自然不能去運動，實際上我們可以說得是寸步難移。
當我們患着月經痛的時候，那末這種疼痛，如期而來，更加痛苦了。
無論那一種疼痛，都能使我們心灰意懶，在商界裏不能及時決定一件事情的處置方法，在社交界裏，我們不能維持約會的時刻，而我們家庭的樂趣，也要犧牲了。那末維則是一點點的疼痛，對於我們身體的健康和人生的享受，大有損害，如果不及時終止，貽害更多。
不過反轉來說，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也可說是十分幸運的，因爲科學的進步，可以使我們隨便解決各種問題。當疼痛開始的時候，如果吞服散劑，一片或者二片，就可以在十分鐘裏完全停止，散劑痛是現代藥品中止痛最其神效的，無論那一種疼痛，無論發生在那一個地方。
散劑痛是絕對安全而毫無流弊的，因爲是瑞士赫字孟羅氏有限公司出品，可以絕對信任。

西風社新書出版

再版
出書

天才夢

水沫等著·每冊七角

本書爲本社三週紀念徵文之得獎文集，

由近七百篇之文章中精選者。內容包括水沫：斷了的琴絃，梅子：誤點的火車，若汗：會享福的人，綠波：誰殺害了姐姐，家懷：殘忍的交響曲，魯美音：淘氣的小妮子，方菲：無邊的黑暗，吳訥孫：結婚第一年，凌茵：我做舞女，連德：孤獨的小靈魂，維特：困苦中的奮鬥，南郭南山：黃昏的傳奇，張愛玲：天才夢等十三篇佳作，篇篇精彩，各有特點，爲西洋雜誌文體實驗之最大收穫。全書一百五十餘面，約八萬字，定價每冊七角，暫加三成發售，定戶優待九折，郵費照加，書已再版，欲購從速。



吾人應該注意賣淫制度的根本原因。僅僅禁止與懲罰，是無甚效力的。吾人非得將社會的制度加以改良不可。

娼妓問題

左右

Docteur René Biot 原著·譯自 *Problemes de la Sexualite*
一書·一九三七年巴黎 Librarie Plon 出版

在這篇短文中間，吾人當然無法討論心理學者，社會學者，道德家，衛生家等等對於娼妓的一切意見。但是吾人愈是熟思此項複雜與痛心的問題，愈覺在一切關於娼妓的難題中間，祇有一項最為重要，便是道德的判斷。

本文對於娼妓的歷史，各地民族、氣候、與文化之下的娼妓組織，以及目前娼妓的狀況等等，概行從略。這並非因為古今各地的娼妓，沒有研究的價值，也不是因為吾人可以忽略產生娼妓的原因。道德家固然不應該忽視上述的一切，而且娼妓的逐年增加，亦係重要問題之一，然而，真正的問題，却並不在這方面。

同樣的，在吾人所討論的問題中間，醫藥治療雖極重要，然而我們所欲明瞭者，却不是賣淫制度與花柳病的關係。政府雖然注意公眾的健康，使用一切有效的方法以消

滅梅毒，但是却絲毫不能解決這項問題。

如果人類的社會，僅僅是一羣螞蟻，那麼致力個人的衛生與民族的健康，自屬唯一的方策。但是人類既然高於禽獸，具有尊嚴與靈魂，他便得依賴道德與理智，去解決一切難題。真正的問題，唯一能够解決各項困難者，便是在確定賣淫是否一件罪惡。

對於娼妓本身乃是惡事

吾人覺得一定沒有人會主張賣淫制度對於娼妓本身有何益處的。雖然各方面的統計和研究昭示我們，賣淫的女子大都均是意志薄弱，懶惰和麻木的人，而且因為她們智慧與道德低劣之故，不能每日從事辛勤的工作以維持生活；雖然有人覺得提高娼妓道德頗不容易，以為她們是不可救藥的。但是這一切意見，祇能遮蔽吾人所討論的問

題，而阻礙吾人的研究。世界上有沒有人敢說賣淫制度對於娼妓有道德上的益處嗎？

或許有人要反對說：在娼妓中間，有一種義務的感。頗有人稱道娼妓們豪俠的行爲，並且尙有不少文藝的作品，敘述娼門中女子一種光榮的規律。

替賣淫制度作辯護者，雖然稱許娼妓靈魂上的優點，但是他們却不信若干妓女們能够依賴自新的教育而恢復道德，一方面他們同情娼妓們，告訴世人說賣淫制度並非可惡之事；一方面他們堅持該項制度是不能避免的，而否認那些衰弱與下流的可憐女子，有任何人類的優點。

這些辯護者，不過證明人類即使墮落，亦能保持靈性的標記而已；然而他們的言論却不能說明賣淫制度有何益處。沒有人會說賣淫制度是娼妓們精神上的幸福的泉源。

沒有愛情的性行爲

反之，這正是一件惡事，對於娼妓然，對於滿足肉慾的嫖客亦然。

吾人姑且不管賣淫所能引起的各項罪惡，例如使人墮落，酗酒，偷竊，犯罪等等，吾人祇須研究中心的問題：人類實行沒有愛情的性交，是否惡事？人類像動物求偶一樣地僅僅從事於肉慾的滿足，究竟是否妥善？換句話說，吾人的性慾是否應與情感及理智密切地保持連繫？性行爲的作用對生理，呼吸，血液循環等，是否有深切的關係？

真正的賣淫制度的定義，範圍較普通的定義更廣泛。

此項定義，非但指街頭的賣淫女子，馬路天使或妓院中的娼妓，並且包括偶然走入妓館中去的婦人；除了出賣其肉體以外，尙有性慾衝動而暫時委身於任何男子的女人。我們覺得在這種毫不選擇對手的肉體買賣中間，男女之間祇有性行爲而沒有絲毫情感了。此種行爲使人類的身價降低，變成獸類的樣子，因為靈魂不能控制肉體，便會發生罪惡。

然而主張性的自由者，却以爲沒有情感，乃是極大的利益。他們覺得賣淫制度的優點，乃是能够滿足肉體的需，而不致使人感受任何不便。從他們的言論之中，吾人知道他們不過與妓女舉行生理上的行爲而已，他們以爲這是一種分泌與神經上需要的滿足，正和其他任何排泄作用同樣地不足重視。

至於娼妓在他們的眼中，不過是一種方法，一件『快樂的機器』而已，她的『任務』，便是卑賤地忍受一切。

這一點便是道德所不允許的。道德反對將人類當作一種方法，一件機器。

吾人對於現代的機械與資本主義，早已表示抗議，因爲資本主義將工人當做機器的緣故。吾人對於賣淫制度，自然更不贊成，因爲吾人不應該否認娼妓們爲人的權利，且更不能容忍將這些『女人機器』，變成一種淫蕩的機器。

最不道德者，乃是依賴賣淫的營業而生活的人，他們開設妓院，經營肉體的賣買，而藉以致富。

無論娼妓如何庸劣愚弱，凡是利用她們的弱點而引誘她們墮落者，都是萬惡的人，較之古代的販賣人口，更為可惡。

對於社會的不利

賣淫制度對於社會，怎麼會有益處呢？

但是竟然有若干人士承認：賣淫制度雖則對於道德不利，但是仍舊有益於社會。

有一位醫藥報紙的記者寫道：『我承認在道德方面，這種制度是不好的，然而在社會方面，我仍舊深信它是需要的，而且不可缺少的。』

在道德與社會福利之間，怎麼會有不協調呢？

贊成賣淫制度者的理論，是千篇一律的，他們都說：賣淫制度對於社會有益，因為它允許無力結婚，而不能守貞者，去享受性交的快樂。

但是換句話說，這種理論便等於：賣淫制度是一種利益，因為它允許一部分人作惡之故。

不是不能避免的惡事

賣淫並不是不能避免的惡事。世上之所以有賣淫的女子，因為有男人貪圖肉慾的緣故。然而娼妓的存在，肉體公開的賣買，尤其是妓院的開設，豈不是男子性慾奔放

的原因之一？許多男子在開始漁色以前，或許曾於一天晚間，在馬路的一隅，被一個馬路天使所誘惑，或者曾在咖啡館中，遇見一個賣淫的女人，或者曾被其友人，領導至妓院中。所以，娼妓本身亦係使人淫蕩的原因之一，她們雖然沉淪在此種罪惡裏面，但是她們却在維持與發展這種罪惡。她們的不幸，一部分是由她們自己所造成的。

有人承認世上好色的人不計其數，所以妓院乃是消除一切惡行的妙法。（意思是說許多人滿足了肉慾以後，便不思作奸犯科了——譯者）可是我看見不少強姦婦女的犯人，也曾光顧妓院。這些男子一時抑制不住性慾的衝動，仍舊不顧一切地做出違法的行為來。

所以，妓院決不是緩和和人慾的方法：吾人如要抑制性的慾流，便不能讓它自由地發展與滿足。

吾人禁止烟酒，吾人抄沒嗎啡與高根，因為它們很易引誘意志薄弱之輩，這種禁止社會人士吸食毒物的舉措，是頗有理由的，然而吾人却並不採用同樣嚴格的手段，去對賣淫的制度，難道世人相信肉體賣買是合法的嗎？

有效的補救辦法

我們當前的問題，便是用甚麼方法，才能有效地改革賣淫的制度？

作者覺得惟有將娼妓加以組織，才能獲得最好效果。市政當局核准人們開設妓館，賣淫似乎已經變成公開

之事，於是監察妓館的工作，亦逐漸鬆弛。

但是改革賣淫的制度，並不是說不去監視它。每個人都知道，如果娼妓沒有醫藥方面的監視，那末公眾的健康將發生危險。檢驗娼妓們，竭力阻止花柳病的發生，這些是否唯一方法呢？

不斷地剷除妓院嗎？有人回答我們說，妓院仍會重新開設的，不錯，娼妓固然將用各種方法重復出現，但是我們却不妨使用嚴厲的手段，以懲罰開設妓院的人，如果我們對那些經營肉體賣淫者，課以重大的罰金，那末娼妓豈不要逐漸減少嗎？在這方面所獲得的些微成效，已經對公眾的道德，大有裨益了。

不過，吾人應該注意賣淫的根本原因。僅禁止與懲罰，是無甚效力的，吾人非將社會的制度加以改良不可。

根據各方面的研究，婦女賣淫的原因，一半是由於男子的漁色，或經濟的困難，以及女子智慧與道德上的低劣。如果祇解決一點，而忽略其他各項因素，那末一切的努力，仍屬徒然；吾人必須把各種原因同時解決。

吾人必須保護職業階級的人士，給予誠實的辦事員以充分的薪金，使其能够組織一個完美的家庭。同時訓練民衆，灌輸他們道德的思想，一面勸誡男人遠避娼妓的引誘，一面感化墮落的婦女，提高她們的道德。

這是一個範圍極廣的問題不是本文所能一一細述的。

青年備忘錄

你必須要知道：

腦力不足——萬事落後

精神衰弱——到處吃虧

你必須要相信：

培養腦力·滋補精神

確是增進成功的資本

(米美爾補腦汁)為維他命、蛋白質、卵磷脂、紅骨髓、葡萄糖、及動物腦髓中提出之荷爾蒙等高貴成分綜合而成。其滋補神經與強壯身心之功用偉大。曾獲到全世界醫學家和衛生人士之稱頌。絕非市間普通補品可比。不論男女老少常服此汁。能增進人生之健康。而獲得更大的幸福！

米美爾

補腦汁

主治

上海美林登西藥行經理

用腦過度·腦力減退·記憶不良
神經衰弱·思想遲鈍·活力衰退
頭暈頭痛·健忘失眠·遺精夢洩

電話購貨三四二五

各藥房均有經售

法國巴黎胚胎素藥廠精製

消化全劑 (片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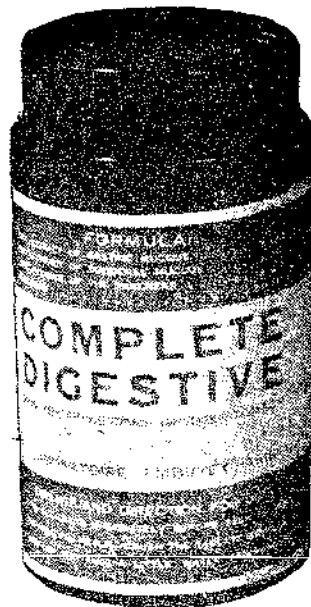
▲羅生帶博士發明之胃病聖藥。

▲本品之作用，完全根據於所含之臟器液，故具有整個生理作用。

▲本品主治各種胃病，如胃分泌作用障礙，急性慢性胃炎，胃擴張，及消化不良等症。

▲本品治療結果，均極良好。倘患者僅為胃之不力，往往於第一日服後，即獲佳效。本品功效之顯見現象，即為：消化容易，障礙消失，全身狀況改善，便秘消除，肝臟復常，皮膚病霍然等。

▲本品無禁忌情形。亦不妨礙其他藥劑之同時服用



△中國總經理▽

法商百部洋行

上海廣東路十七號
電話 一九七七五

生活的藝術 (三十二)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第十章 自然的享受

第五節 論花與花的佈置

花的享受和花的佈置似乎是和機緣有點關係的。花的享受和樹的享受一樣，第一步必須選擇某些高貴的花，以它們的地位為標準，同時以某種花與某種情調和環境發生聯繫。第一是香味，由茉莉那種強烈而顯著的香味到紫丁香那種溫和的香味，最後到中國蘭花那種潔淨微妙的香味。香味越微妙，越不易辨別出來，那種花便越是高貴。此外又有色澤，外觀，和吸引力的問題，這也有很大的差異。有的像豐腴的少女，有的像纖瘦的，有詩意的，恬靜的貴婦。有的似乎以它們的嫵媚去供大眾欣賞，有的則在它們自己的芬香中感到快樂，似乎以在閒靜中過日子為滿足。有的顏色鮮艷奪目，有的則表現着比較柔和的色澤。不但如此，花和週遭的環境及開花的節季更有着密切的聯

繫。在我們的心目中，玫瑰花自然而然和晴朗的春日發生關係；蓮花自然而然和池塘邊的涼爽的夏之晨發生關係；木樨自然而然和收穫時的月亮與中秋節發生關係；菊花和殘秋吃蟹的節季發生關係；梅花自然而然和白雪發生關係，而且它和水仙花成爲我們新年享受的一部份。每種花在其週遭的環境中似乎是很完美的；愛花的人們最容易使這些花在我們的心中構成各種不同節季的圖畫，有如冬青樹代表聖誕節那樣。

蘭花，菊花，和蓮花，與松竹一樣，人們是因爲它們有某些質素而選擇它們的；它們在中國文學上是君子之象徵，尤其是蘭花，因爲它有一種異樣的美。在一切花類之中，梅花也許是中國詩人最愛好的；關於這種花，我在前面一節中已經談過幾句，據說梅花在衆花中是佔『第一』把交椅的，因爲它在新年開花，所以在衆花中佔第一位。當然，人們也有不同的意見，牡丹在傳統觀念中是被稱爲

『花王』的，尤其是在唐朝。在另一方面，牡丹因為顏色鮮艷，所以常常被視為富足和快樂的象徵；而梅花則是詩人之花，象徵着恬靜而清苦的學者；因此前者是屬於物質的，而後者是屬於精神的。唐朝的武則天有一天大發狂妄之念，命令皇宮花園中一切的花兒應當順從她的意思，在仲冬的某一天開花，結果只有牡丹敢違反女皇帝的命令，遲了數少時才開花，因此武則天下令把幾千盆的牡丹花由西安（當時京都）貶到洛陽去。有一個文人就祇爲了這個緣故同情牡丹花。牡丹花雖然失寵，可是在一般民衆之間還保持着它的地位，而洛陽也變成牡丹花的大本營了。我想中國人對玫瑰花之所以不更加重視，乃是因為它的色澤和形狀屬於牡丹一類，可是沒有後者的華麗。據中國古代的記載，牡丹花可分爲九十種，每種都有一種極富詩意的名字。

蘭花和牡丹不同，象徵着隱逸的美，因為它常常生長於多蔭的幽谷。據說它有『孤芳自賞』的美德，不管人們看不看它，而且極不情願被人們移植到城市裏去。如果它被人們移植在城市裏，它須順自然的本性生長起來，否則便會枯萎而死。所以，我們常常稱美麗的，隱逸的少女，或隱居山中，鄙視名利權勢的大學者爲『空谷幽蘭』。它的香味是很微妙的，似乎並不故意要去取悅任何人，可是當人們欣賞它的時候，其香是多麼飄逸啊！爲了這個緣

故，它便成爲不與凡俗爲伍的君子以及真友誼的象徵，因爲有一本古書說：『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因爲這人的鼻子已經充滿了花香了。李笠翁說：欣賞蘭花的好辦法，不是把它們放在各房間中，而是祇放在一個房間中，使人們進出的時候享受它們的香味。美國種的蘭花似乎沒有這種微妙的香味，可是其花較大，形狀與色澤亦較爲華麗。我的故鄉的蘭花據說是全中國最好的，稱爲『福建蘭』。這種花色澤淺綠，上有紫色的斑點，花形比普通蘭花小得多，其花瓣只有一吋餘長。最佳最寶貴的蘭花種，名爲陳孟良，與水同色，浸在水裏幾乎看不出來，牡丹的種類是以出產的地方爲名的，蘭花的種類則和美國的花一樣，以它們的主人爲名的，如『浦將軍』，『申軍需官』，『李法官』，『黃八哥』，『陳孟良』，『徐錦楚』。

種蘭極難，其花又極纖弱易萎，人類公認它具有高貴的性格，其原因無疑地即在於此。在衆花中，蘭花如栽植稍有不當，最易枯萎。所以愛蘭的人往往親自種植，不把它交給傭僕去照顧；我看見過有些人照顧蘭花，有如奉養父母那樣地小心。一株極貴重的植物能够像一具極好的銅器或花瓶那樣地引起人家很大的妒忌；一個朋友如果不願分一些新枝給人家，也會造成很深的怨恨。中國古書中有一段記載說，一位學者因爲朋友不願把一種植物的新枝送給他，便實行偷竊，結果被捕入獄。對於這種情感，沈

復在浮生六記裏曾有過這麼美的描寫：

花以蘭爲最，取其幽香韻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蘭坡臨終時，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皆肩平心闊，莖細瓣淨，可以入譜者。余珍如拱璧。值余幕遊於外，芸能親爲灌溉，花葉頗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視之，皆白如玉，且蘭芽勃然。初不可解，以爲無福消受，浩嘆而已。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滾湯灌殺也。從此誓不植蘭。

菊是詩人陶淵明所愛的花，正如梅是詩人林和靖所愛的花，蓮是儒家學者周蓮溪所愛的花一樣。菊花開於深秋，所以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具有『冷香』和『冷艷』的。菊花的『冷艷』和牡丹的華麗比較起來，其特色是顯而易見的。據我所知，菊花共有數百種，宋代一位大學者范成大以極美麗的名字去稱呼各種的菊花，居然造成一種風氣。種類之繁多似乎便是菊花的特色，其形狀及其色澤俱有不同之處。人們視白與黃爲菊花的『正』色，對紫與紅則視爲變體，所以比較低賤。白菊與黃菊的色澤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名稱，如『銀碗』，『銀鈴』，『金鈴』，『玉盆』，『玉鈴』，『玉繡球』等。有的則用著名美人的名字，如『楊貴妃』和『西施』。有時它們的形狀和女人剪短了頭髮一樣，有時它們的爪鬚則和長髮一樣。有幾種菊花比其他的菊花更香，最佳的菊花據說有麝香或『龍腦』香的香

味。

蓮花自成一類；據我看來，它是花中最美麗的花，因爲它的花與莖葉整個在水上漂着。夏季沒有蓮花可賞是不覺其樂的；一個人如果沒有一個房子在池塘之畔，他儘可以以把蓮花種在大缸裏。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却很難享受蓮花蔓延半英哩的美景，它們瀾漫空氣中的香味，以及紅頂的白花和點綴着水珠的大綠葉互相輝映的妙趣。（美國種的水蓮和蓮荷不同。）宋代學者周氏寫了一篇小品文，說明他愛蓮花的原因；他說蓮花像君子，生於污濁的水中而保持着清白之身。他所說的話證明他是一個儒家的理論家。由實利主義的觀點上看起來，蓮花的各部分都有用處，蓮藕可以製成一種冷飲，蓮葉可以包裹水果或其他食物去蒸，蓮花的形狀和香味可供玩賞，蓮子被人們視爲神仙的食品，或剝出生吃，或晒乾和糖而食。

海棠和蘋果花相像，與其他的花同樣地得到詩人的愛好，雖則杜甫不曾提起這種產於他的故鄉四川的花。人們提出過各種的解釋，其中最可相信的解釋是：海棠是杜甫的母親的名字，他爲避諱起見，故不提。我覺得只有兩種花的香味比蘭花更好，這兩種花就是木樨和水仙花。水仙花也是我的故鄉漳州的特產，此種花頭曾大量輸入美國，有一時期竟達數十萬元之鉅，後來美國農業部禁止這種清香撲鼻的花入境，以免美國人受花中或有的微菌所侵

染。白水仙花頭跟仙女一樣地純潔，不是要種在泥土裏，而是要種在玻璃盆或磁盆裏，內放清水和小圓石，而且需要極細心的照顧的；說這種花裏有微菌可真有點想入非非。杜鵑花雖有含笑之美，却被視為悲哀的花，因為據說它是杜鵑泣血而化成的；杜鵑從前是一個男孩子，爲了他的兄弟被母虐待而逃亡，特地跑出來尋覓他的。

花怎樣插在瓶裏，也與花的選擇和分品第一樣重要。這種藝術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紀的時候。在十九世紀的初葉，浮生六記的作者已經在『閑情記趣』一卷裏描寫插花的藝術了；他主張應該把花插得好像一幅構造均稱的圖畫：

惟每年籬東菊綻，秋興成癖。喜摘插瓶，不愛盆玩，非盆玩不足觀，以家無園圃，不能自植，貨于市者，俱叢雜無致，故不取耳。其插花架，數宜單，不宜雙。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闊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以不散漫，不擠軋，不靠瓶口爲妙；所謂『起把宜緊』也。或亭亭玉立，或飛舞橫斜。花取參差，間以花蕊，以免飛鉞耍盤之病。葉取不亂，梗取不强。用針宜藏，針長寧斷之，毋令針針露梗。所謂『瓶口宜清』也。視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則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凡之高

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以氣勢聯絡爲上。若中高兩低，後高前低，成排對列，又犯俗所謂『錦灰堆』矣。或密或疎，或進或出，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

若盆碗盤洗，用漂青，松香，榆皮，麵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膠。以銅片按釘向上，將膏火化，粘銅片於盤碗盆洗中。俟冷，將花用鐵絲紮把，插於釘上，宜斜偏取勢，不可居中，更宜枝疎葉清，不可擁擠，然後加水，用碗沙少許掩銅片，使觀者疑叢花生于碗底方妙。

若以木本花果插瓶，剪裁之法，（不能色色自覓，情人攀折者每不合意，）必先執在手中，橫斜以觀其勢，反側以取其態。相定之後，剪去雜枝，以疎瘦古怪爲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或曲，插入瓶口，方免背葉側花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勢必枝亂梗強，花側葉背，既難取態，更無韻致矣。折梗打曲之法：鋸其梗之半而嵌以磚石，則直者曲矣。如患梗倒，敲一二釘以筴之。即楓葉竹枝，亂草荆棘，均堪入選。或綠竹一竿，配以枸杞數粒，幾莖細草，伴以荆棘兩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

（第五節完，第十章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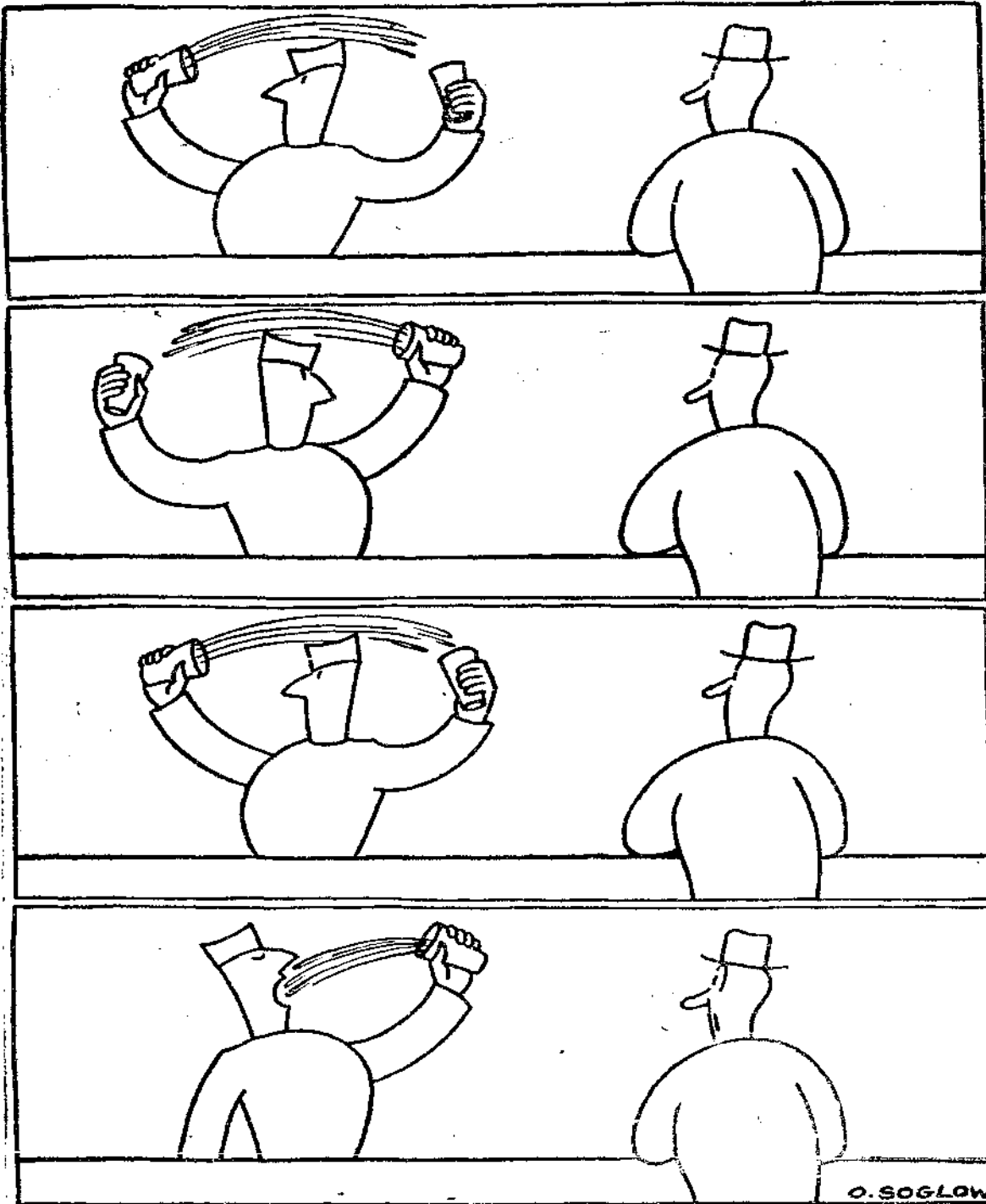
西風社圖書目錄

暫照定價加三成發售·西風各期刊定戶優待九折

<p>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編譯 三版 九角</p>	<p>漢英對照 浮生六記 沈復著·林語堂譯 四版 一元五角</p>	<p>大地的嘆息 威爾特著 黃嘉音譯 美國小說名作 再版 四角五分</p>	<p>流浪者自傳 戴維斯著 黃嘉德譯 林語堂蕭伯納序 三版 一元五角</p>	<p>西風信箱第一集 徬徨歧途 四版 九角</p>
<p>西風信箱第二集 光明之路 初版 一元五角</p>	<p>人生之路 初版 七角</p>	<p>個性修養 初版 七角</p>	<p>西風漫畫集 如此人生 再版 四角</p>	<p>翻譯論集 執筆者為嚴幾道林語堂 胡適魯迅周作人等。 黃嘉德編 再版 一元二角</p>
<p>有不為齋漢英對照 古文小品 陶淵明等著 林語堂譯 再版 九角</p>	<p>戰地春夢 漢明威著 林疑今譯 再版 二元二角</p>	<p>漢英對照 揚州十日記 王秀楚著 毛如升譯 初版 每冊六角</p>	<p>漢英對照 冥寥子游 屠緯真著 林語堂譯 初版 每冊六角</p>	<p>紀念徵文得獎文集 天才夢 水沫等著 再版 每冊七角</p>
<p>★新書出版★ 心理變態漫談 定價 一元二角</p>	<p>★新書預告★ 樊籠(徵文集) 定價 一元</p>	<p>★新書預告★ 供狀(徵文集) 定價 一元</p>	<p>★新書預告★ 活地獄 西風信箱第三集 定價 一元五角</p>	<p>精華中之精華 西風精華 每年一冊已出三冊 每冊四角 第四冊將出</p>

堂 信 的 口 福

轉載紐約客



紀念徵文

醉生夢死

陸夢沁

——我的戀愛——

生是一個謎，但戀愛更是謎，你永遠猜不透它，也永遠被它困惑着。

或說我是天才，覺得我談戀愛，就透着奇怪，那麼「天才」又爲甚麼不能談戀愛呢！

我的情感是豐富的，但是我的心却是冷的，涼得徹骨。我不能承認自己不是早熟的孩子，比別人懂得多，在十一二歲的時候，我就在體味「熱情」、「纏綿」、「杜鵑泣血」、「溫存」、「體貼」……等字句了，但是在我開始懂得「愛情」的時候，我却不需要它，我厭惡它，甚至咒詛過，我說這是最無聊的玩意兒，我瞧不起它。

雖然我未去過舞榭，也從未涉足交際場所，但是我的一些不經意的深情的文句，在偶然的機緣下，使得別人懷念，我的面貌並不美麗，但是我寫出來的東西，却是美麗

的多，他們需要我也像寫文章一樣的情調寫情書給他們；不過，在我這懂事而又冷酷的孩子的心裏，是不想給他們滿意的。

我的文章是重情感的，纏綿的，悲實的，我的戀愛也正復相同，幾次的戀愛，給了我幾次的苦痛和打擊，我脆弱的心靈，從此永恆地難受着，像鉛樣地沉重着。

因爲自己歡喜音樂，那麼戀愛的對象，說來也該嗜好音樂才對；不錯，但是我愛的人是要歡喜音樂的，而歡喜音樂的人却不一定愛我。……

我的自尊心很強，也有少女的矜持，雖然我被處在似冰窖般的家庭裏，慢慢地我忍不住，需要「熱」來調劑我的生活，但是我仍沒有忘記我的自尊心，我的矜持，以至我小姐的身分。

這樣的歲月，是太苦悶了，我覺得難熬，就決計拋棄它，這樣我的第一次的戀愛就濫觴了。

我已十六歲了，我會彈一些好聽的歌曲，也會拍一些文雅的，如乒乓之類的球，恰巧這時校中有一架音調鏗鏘的鋼琴，還有一隻够精緻的乒乓球檯，我就練習了，爲了校慶，有戲劇，有運動，我是一個代表——本級的代表——於是更加起勁，風雨晨昏，我總努力着。

盛大的校慶會，還有別校的學生來參加，會音樂的更多，也更受讚美。我表演完了，又被派着和一個男生合

奏，他的指法這樣精深高妙，他的音節，這樣和諧悅耳，而他的態度更是寫意大方，無數的女生都欽佩着他；從她們的神色中，知道是在妬忌着我。

我再不能矜持，我開始沉醉在這個環境裏，從樂聲中，好似他在啓着我的心房啊！我情不自禁地對他一望，他也正別過來看我，點了點頭，似乎正誇讚着我，啊！我的自尊心那裏去了，我的矜持那裏去了，還有我的身分——小姐的身分。

表演終了，師長們即爲我們介紹；我更能多認識他一些，他也說願意和我做朋友。

不多天，收到他給我的信，我小心地拆開了。最不易使我忘懷的幾句，直到今天還深印在我的心底，「……同學們知道我愛你，奇怪得很，他們以爲你配不上我，至少你沒有我的容貌動人，但是我告訴他們：不從外表上得來的感情，才會生出真的愛情。」

「夢沁！我希望我們會了解，更希望你會愛我！」我忍不住春天的誘惑的氣息，更忍不住自己內心情感的奔放，我走到戀愛的網裏。

戀愛是煩惱的？是幸福的？我辨別不出，我祇覺得這膩人的滋味，溶化了我的全身，鎮日如醉如癡的，好像懶洋洋的春天。

我記得我最歡喜的二句詩，「我是死寂的海水，你是

溫馨的春風，祇要你來吹我吻我。……」在那時，我幾乎無日不在唸着。

我的心專一嗎？我被愛情所玩弄；抑是我玩弄着愛情？……我有些厭倦了，「吻」呀！「愛」呀！「摟抱」呀！……總是這麼一套，有甚麼意思呢！我真想不出。

他還是這麼溫和，這麼深情，這麼美秀，這麼大方寫意，以至於專一。也許他待我更比以前好，使我神經質的腦袋，不能不疑心；既然他這麼好，爲甚麼要眷戀我這麼一個一無所取的女子呢！他是不注重容貌的，難保將來他不這樣想。……

喜新厭舊的我，冷心的我，無情的我，在態度上我是逐漸的表現了；他感覺到這些，但他還不相信我是真的行動，直到幾次沒有給他覆信，他才明白，最後他寫給我一封信，內中也有幾句使我永不能釋然的：

「愛情是這樣的面目，我才認清它，原來它也是自私的……（但是我決不怨你）。」

「最後讓我告訴你，我還是永遠愛你的……」帶着這顆淒楚的心，和鬱鬱的清調，他離開了這五色繽紛的世界，一瓶來沙而結束了他的一生。

我雖不殺伯仁，但伯仁由我而死。他的家庭，因有許多兒子，倒也並不在意；並且他的父母，正最不歡喜他；這樣我却更難過了，雖然這事離開現在也有五六個年頭，

而我這顆沉甸甸的心，再也不會輕鬆。

我是個罪人，也是個劊子手，沒有人來刑罰我，但是「心的刑罰」却够使我消磨這一生了。

心在悔恨和懊傷的交織中，又寂寞地度過了一個寒暑，這其間，我未始沒有波動過，但是總平復下去，我不會再做傻子——爲他而守一輩子，……

於是我又再度投入情網，但這不過是一個高潮，不久仍復消滅，也算是我的一次經驗吧！

我正從初中畢業，是炎熱的天氣，歇夏在故鄉的鄉村裏。……

一個月前，舅母就告訴我，「表哥在C大學畢業，也預備到鄉下來避暑，你可有伴了，也不致寂寞……」早聽見表哥是歡喜音樂的，而且最擅長的是提琴，趁此機會，還可跟他學些名曲呢！

在我到鄉村的一星期後，表哥也姍姍而來了，他華貴的儀態，和翩翩的風度，着實使我迷惑過。

我們開始接近起來，雖說年青的人容易契合，但我總覺得和他有些格格不入似的，也不知道爲了甚麼；不過這時，淺薄的我，已對他傾心了，我覺得有表哥這樣的人作終身的伴侶，也足以自豪了。

我對他已陷入了愛戀的境地，他的琤琮的琴聲，就像在安慰我，……他也吻我過，的確給我安慰。

不久，我就發覺爲甚麼我和他總有些格格不入，他是這樣的卑鄙，這樣的居心和手段；以他的儀態和風度，來騙取女子的真操。也許他有天才，會奏出活的音樂，藉了這些工具，他曾迷惑過許多美的，醜的女子，玩厭了，他又拋棄了她們，讓失貞的女子含羞服毒自盡，投海自盡；他不負一些責任，也沒有一些難受。

這樣的事實，真是令人可怖的，表哥的華貴的儀態和翩翩的風度，還有會得奏出可聽的樂聲的天才，都引不起我的留戀，還有他的熱辣辣的吻和緊緊的擁抱，更引起我的恐懼，我不敢再愛他，沒有勇氣，更沒有胆量。

表哥也明白我已知道他的這些秘密，就坦白的對我說：「既然你已明白了，那再好沒有，我也知道你決不會這樣傻，你是「天才」，那會這樣傻呢！是不是？」說着，就會意的一笑。

這股味兒，着實不好受。次日，我就整理了行囊，離開鄉村；也可說是離開了表哥。

自從這一次「事變」後，我對容仲的懺悔，更是與日俱增了，他待我這樣真誠摯切，溫存體貼，而返顧我自己呢！唉！前塵若夢。他的骨也早化灰了，但是我還醉生夢死的鬧戀愛。

像白駒過隙，不覺又是二個春秋了，我的心已如死灰一般，也如古井一般，但是死灰有復燃的時候，古井有

重波的時候，我的心也有復活的一天。

再說一遍：我的情感是豐富的，但是我的心却是冷的，涼得徹骨。何況兩年來，我覺得我也沒有甚麼歉疚了。

『再戀愛吧！傻子！別使得自己苦痛，人生是找求快樂來的，……』我的心像對自己輕輕地在說。

一般的人，我瞧不上眼，任你怎樣有財有勢。而我愛的人呢，却不一定肯愛我。

這時我已高三了，面貌雖仍不出眾，但我的文章，却依舊爲人傳頌，被譽爲『可造之才』。

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熱戀着一位卅多歲的先生。這是我們的國文先生。

他相貌平庸，兩袖清風，權貴無門，……但是他會彈琵琶，會拍得很好的乒乓球，會喝酒，會作詩，會傷感，會行樂，會雅謔，會嘲弄，……而在他無奇的面貌上，能發現出懂『情』的眼色，也有含『情』的嘴角，……這是我理想的情人，夢中的情人。

但是他沒有愛我過，也許是他家庭的牽制，他已有一個舊式的妻子，纏小脚，梳頭，不識字，懵然無知，我代他傷心，怎樣來愛這樣一個時代的落伍者呢？

先生對我們永遠是嚴肅的神情，這是他的外貌，有時他會狂放得不羈，……我沒有機會對他傾吐愛慕的熱忱，

我祇有蘊藏，含蓄着，待機而動，雖然我的情緒已如野馬般奔放了。

我焦急，我憂慮，我苦痛，我難受，甚至茶飯無心，寢食不安，在生活上起了很大的變動。

這時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她看出了我的改變，問我爲甚麼要這樣，她待我的確好，代我守秘密，並以她自己的名義，寫信給這先生，告訴我的心事——祇需要先生一點點的愛情。

知道這是妄想，她也勸我：先生不會找這麻煩。但是不到黃河，心總不死，與其這樣悶着，不如明期的拒絕。

『拒絕』是意料中事，明知答覆是不會滿意的。先生說：『我不需要戀愛，我也沒有使人愛戀的地方……』這倒使我在神色中安寧了。他不需要戀愛，我也祇好死心。

惆悵着，傷懷着，惆悵着，遐想着，憧憬着，在難受的生活裏，我祇有這樣的感覺，它們蛀蝕我，使我創傷的心，永遠沒有復原的日子。

中學的時期，已過去了，但是這些事跡，我沒事時老回味着。

『戀愛！』戀愛究竟是甚麼滋味呢！

再說一遍：生是一個謎，但戀愛更是謎，你永遠猜不透它，也永遠被它困惑着。

悼梅玲

陸蔚靈

——我的回憶——

(一)

南國底殘春，纏綿地下着苦雨，雲天像大灰幕，陰沉而凝滯的懷抱着大地：是多麼黯淡的節季喲！

窗外，微風咽泣似地吹拂着柔絲一樣的細雨——時間雖只是黃昏，書室已灰暗得像黑夜——我不願亮燈，因為我正深陷在無告的幽鬱裏；默默地，潛聽那像怨婦悲啼的風雨聲，我陰冷地感到青春的寂寞和人生底荒涼……縷縷茫然沒有依歸的枯寂情緒，也就像窗前的雨絲那樣迷漫地纏繞無文！

夢幻似的，門鈴曳長地響了，跟着，我清晰地聽得：樓梯間有輕緩的脚步聲；但，那足音，對於我底感覺，却全不能給予一點兒激動——我依舊麻木地，寂然在昏暗的牆角，繼續讓幽黯的鬱情燃燒……

一個活潑的身影，從房門掠過，是少女，雖然我看不清楚她底臉容；然而，那嬌婉得像輕飄着的海燕一樣的風姿，是多麼強勁地撥動了我嗜啞的心絃！

亮了燈，我底眼睛有點迷眩，於是，我低垂着頭，默

望着門邊的地板——跟隨了漸近的足音，明躍地，一種嬌娜的步調突然停歇，素麗的女鞋，羞怯的留印在門氈上——我迅速地抬起沉重的頭，正接觸了那皎麗而充盈着青春熱情的強力眼波——也許是脆弱的心情忍受不住太狂烈的情潮驟激，爲了掩飾可笑的窘態，我趕忙背轉身軀，紅着臉兒仰望窗外：依舊是那麼淒迷的雨景啊！

母親進來，柔慈地和少女說閒話，我木然的站在一隅，靜聽那清朗而像瀾漫着無限柔情的美曼語音，禁不住又回轉身來——淺紅的燈色下：她正凝望着書室底桌燈，明媚的眸子，嵌在微圓的臉龐上，晶瑩而大得可愛；當晚風輕輕地吹拂起她披肩的軟髮時，那風姿，就清麗得像一位聖潔的女神——雖然只是初逢的一剎；但，她那清幽得像遠遠離開了庸俗的人間底秀美嬌態，那柔艷的容顏，電閃似的，很快，就已在心底深心，烙印着極鮮明的影子；更，給予一種：使我突然飛躍出寂寞的灰黯生命圍底崇高動力，是多麼強熱地溫暖了我冰冷的靈魂！

媽向我說：「這是表妹，本來住在北平，最近才到南方求學，寄居於姑母家裏，因爲下學期的升學，需要替她補習，你空閒時多指導她吧！」

像飢餓的小孩，驟然獲得甜美的香餅，我對母親，有不能言喻的感謝，正要說些掩飾的話，媽已轉往客廳——室內，燈光清冷地，照射着兩人：她，還是那麼幽麗地，

凝望着粉紅的吊燈，姿容溫婉而純潔；我，不能自抑的，深心交激着奔旋的情濤，許多話語，委實也不知從何說起——最後，我還是鼓着勇氣，拿了書桌上的筆和白紙，到她的座旁，低聲地問她底名字。

皎媚地嫣然一笑後，她嬌羞的寫着：『梅玲』

這時，風雨轉烈，疏響着粗暴的雷聲，電光閃照着巨大的雨點，灑擊在透明的窗玻璃上——梅玲站起來，電光明滅地，閃射着她那嬌小的身軀，一種像『欲訴還休』的依依情態，更素艷得惹人憐愛——我再想逗她談笑，只是，在癡幻的情潮裏，我倆始終靜默着。

那，雖是無聲的一夜；然而，在我底心靈深處，是多麼興奮地，從狂烈的熱情燃燒中，構築起無數甜蜜的，青春生命底幸福憧憬啊！……

(二)

漸漸，兩顆寂寞的心靈，都親切地融洽了！

梅玲常告訴我，許多美麗而帶點悽情的往事，她最愛描述：北方那些富有詩意的故都風光，和樸素的人事——在她底柔漫申述中，一切都是恁麼地溫馨，使我底情感，隨着那可愛的聲浪，飄蕩得很遙遠——當她提起一年來，孤獨離家後的飄零日子，尤其是庸俗、刻薄的姑母，對她底冷落與虐待的時候，她那明媚的眸子，總是悽怨地，閃漾起一層濕潤的淚光；跟着那種青春生命所遭遇的殘酷創

痛的哀愁傾述，她底語音也更柔弱得像鸚鵡鳥在低悄地悲啼似的；這深深直訴進我底心靈！

憑着一種真摯的同情，我常抑壓了內心的憂鬱共鳴，更強勁地，向梅玲指出人生底光明動力！——由於我們同有着：不如意的現實給予的沉痛鞭撻，並且，更共有着：要互相慰勉和合力在生途上擎起幸福火炬的天真憧憬；所以，只透過很短促的時間，我倆底情誼愛結，已經意外地堅牢了！

梅玲很容易流淚，常常悵望遼闊的雲天，默默凝神；我知道：在她稚弱的心裏，是交織着許多冷酷的生命陰影的——當我偶然地告訴她一些悲慘的人事時，她很快就會在皎艷的臉頰上，淌着晶瑩的淚珠；有時，她說到自己底可哀的遭遇，更會悄然轉進臥房，伏在床邊的軟枕上，幽幽地飲泣許久！

梅玲很沉默，對於一般人，都是冷淡地，少說話；因此，我家底親友，對她也極漠然，有些人，還向媽說她就太嬌傲的壞話——只有我，却深深覺得：梅玲那清幽獨存的特質，正是人間所最難獲取的聖潔珍寶，因此，我常常替她在媽和那些愛說閒話的親友面前豪辯；更，熱烈地鼓勵她：要永遠保持着這種最可珍貴的素潔情懷和清高風姿！

在廣州，粵秀山頭的蒼翠峯均中，市郊外蘿崗洞前的梅林深處，都會留印了：梅玲和我底歡笑遊痕——東山河

沿，幽麗的月夜，把游艇邊進濃密的蘆葦叢，夢境一樣的，清朗景色底秀美懷抱裏；我倆也會立下『要完成我倆底共同憧憬』的誓言……只是，偶然靜寂時，默聽那悲咽似的水流聲，悵望明滅的星光閃爍，梅玲很容易又會黯然的，由於青春飄零的感懷而輕悄地，碧瑩的眸子閃漾着淚光了！

(三)

沒有顧忌，不理人言，我和梅玲像孩子似地談，笑，玩……我們極力想避開紛擾的現實；要在不如意的環境外，建立美好的生活樂園；不過，也就因為我們不敢正視現實，形成了悲劇發展的最深根源！

爲了梅玲穆靜的態度，使別人誤解她是太高傲無禮，那結果，是我家裏的人一致地憎恨她，同時，一切親友，也都在媽跟前給她冷酷的諷罵——這樣，總聽見惡劣的人言，並且，梅玲不會像一般機警的女性那樣，婉轉而有目標地，向媽及憎恨她底人們討好；於是，慈母當初對她底親切愛護，也很快就消失了！

在親屬底系統裏，我和梅玲是『姑表』，這，從年長人們底判斷：『姑表的兄妹』，是不能太親密的；因為他們以爲青年人愛戀的結果，就是『結婚』；但『姑表兄妹』底婚姻，正是舊禮教所永不容許的！——由於我和梅玲那種純潔的情誼，並不能獲得一般人的了解，冤屈地，我倆就

強被代進那呆拙的禮教公式裏——在母親，自從深信這古舊的觀念後，爲了兒子底前途，她毅然決定：要迫使零仃的梅玲，趕快回到姑母家。

嚴重的矛盾，開始痛楚着我底心——我很明瞭：母親迫使梅玲離家的主因，純粹爲着對我的癡愛，雖然她底意識是錯誤；不過，無可否認，這正是從一種至情的母愛展開的——我愛母親，因爲媽給我底愛撫是那麼偉大而纖婉；但，我更愛自由和正義，我更愛素潔無邪的梅玲，……那，是多麼殘酷的矛盾啊！

也會誠摯地懇求母親，但，結果是失敗了！

(四)

自從梅玲離去，最初，我還硬着頭皮，常到昔日我最憎惡的姑母家；然而，人事醞毒，每一次，我所獲得的，都是無極的憤怒與悲痛——沒有一個給我們同情的人，並且，母親和姑母共同監視着；這樣，在重重隔離和破壞中，雖同居於廣州市內；但，咫尺天涯，我與梅玲總不能夠自由地相見或晤談，就是給她書信，也要經過很嚴密的檢查後，才轉給梅玲——年少的她，受不住陰險的虛偽人事底多方蒙蔽與煽動，漸漸，對於我，竟有着深沉的誤解和埋怨；而我呢？雖然後來從直接或間接，都知道梅玲在懷恨我；不過，爲了人事太紛擾，許多使她誤解的真相因素，我也很茫然，同時，事實更不容許我倆有文字或晤談

的坦白解釋；所以，我只把難堪的創痛，隱葬在深心，讓沒有人了解的煩惱，錘擊着冰冷的感情！

時光輕輕地流去，一年後的暑假，我才從一位表弟底口述，知道一點梅玲底消息。他說：這一年，梅玲在一間鄰近姑母家的女子初中念書，但姑母家的人，都討厭她，使她常常寂寞地流淚，讀書也不肯用功，本年度主科成績很劣，學校要她留級，這更惹起姑母底反感，便決定要她重回到香港那位姨母家，不容許她再在廣州進學校……

遙遠的記憶飄進麻木的心靈，我想起了：梅玲曾告訴我，過去，她也曾是爲了受不住那位姨母底虐待，才獨自離開香港的；如今，又要回到更昏黑的囚牢了！……

往事飛躍，憶起了：由於我對她底癡愛，不但不能給她一點明躍的生命光芒；相反的，更在她無邪的青春生命裏增加了許多醜惡的創傷——荏弱地，使自已愛戀的人兒受虐和失學，這沉痛的遺恨，尖尖地苦擾我，使我對當地的一切人物，都態態地冷淡，於是，在梅玲回香港後，不久，我也失意地離開廣州。

(五)

別了廣州，我開始要從嚴肅的工作裏，遺忘那些灰色的舊事；沒多時，我底生活已有了新的轉變。

一個初秋的清晨，意外地，我接得梅玲底信——對於我倆昔日的情愛，還有着深沉的迴述，那，婉勁的言詞在

我平靜的心靈，重新逗起遊絲似的追憶！……

從此，我倆還是密切地通信——也只靠文字底寄意，來聯繫兩人的情感；雖然梅玲和我底信，都常用着熱情的詞句，互相希冀着：能够在凝滯的文字中，傾訴出我倆衷心的一切愛、恨、和期望……然而，那畢竟是多麼渺茫的情誼愛結喲！

(六)

三年後，遵從父親的囑咐，我到香港習外國文。

重逢底初夜，梅玲却給我意外的印象——柔潤的黑髮已經燙曲，在濃艷的華裝下，那步姿，那媚態，一切都是純粹都市女性底典型——看見她圓滑的應酬技巧，我驚異着：過去，那種種純潔無邪的清幽風姿和天真情懷，彷彿都給深濃的脂粉、口紅、寇丹……塗抹得連一點微弱的殘痕也沒有了！

在一次長時間的清談，我了解了梅玲底轉變，正是由於週遭的黑暗毒焰，對她底脅惑太深，和她太缺乏明瞭的認識和判決力底結果。回溯到促使一個飄零少女底沒落主因，間接的，我不能避免一種歉悵的內心譴責；因此，對轉變的梅玲，我仍舊有着親切的素摯同情，那，使我遺忘了她給我底庸劣印象，願意繼續勉助她——這，決不是一種普通的兒女私情，而是一種嚴正的責任心！

梅玲的姨母，很勢利可鄙，我是不願意多到她底家裏

的；更不幸，梅玲常喜歡擺都市小姐底虛炫架子，那給我無限反感，再形成了我倆隔膜的陰影！

經過了多次對梅玲的勸導，她依然沒有一些覺悟，相反的，更增高了她那低劣的嬌恃氣燄；後來，我明瞭：她不但不會跟隨我底指導，去學習和改進，並且，我對她的容忍與寬恕，只能使她蒙害更深——在冷靜的純理智分析後，終於，我毅然和梅玲決絕了！再不到半年，梅玲和一位闊少爺結了婚。

婚夕，我在熱鬧的慶祝宴上，見着濃艷的梅玲，她驕傲地向我微笑——寂坐在一隅，姨母家一位表姊，低聲向我說：「半年前，梅玲還是很嫻靜的好女子，可是自從她姊姊到了香港，就常帶她徘徊於迷幻的交際場；一個意志不堅定的少女，是沒落得多麼快！如今，對於一個慕虛榮的低能少女，你不再埋怨她或因而感到人生太寂寞吧？」

「生命不應該是寂寞的——對梅玲，我祝她永遠的幸福！……」凝望歡笑聲裏的新娘，我明快地回告表姊。

(七)

在香港，不自覺地，我又過了兩年忙碌的日子——在勤苦的學習和工作中，我遺忘了許多往事。

一個初冬的下午，突然，我接得表姊的短柬，寫着：

「梅玲病重，欲晤君，請速來我家，同往醫院。」

懷着茫然的情緒，我和表姊到了梅玲底病房。

我默然坐在床沿，梅玲悠緩地睜開失神的眸子，憔悴地向我苦笑——剎那間，縷縷辛酸的記憶，紛擾地掠過我底心靈——望着那蒼白得可怕的臉龐，和深陷的灰暗眼珠，我真有點不敢相信：這就是昔日明媚、幽麗的梅玲，我懷疑青春底閃失，竟是怎麼迅速的？！……

「蔚表哥，兩年來，恐怕你已經完全忘記了我吧？」

「……」我勉強地微笑着，搖頭。

「可是，在我，這兩年，我也體驗了許多深刻的人生，我覺得：時至今日，我倆應該有一次至情的清算——我想，這，總會獲得你底同意吧？」梅玲興奮地說着。

「一切，都請留待你恢復健康時再談吧——如今，只希望你好好地養病！」我抑壓着情感安慰梅玲。

「不，一個肺病末期的人，不能希望痊愈的；現在，假使我不向你傾訴了深心底鬱情，那麼，我只會埋葬着永遠的遺恨——剛才，我已經特地要醫師替我注射強心劑，望你也別推却我這最後的邀請！……」

那位表姊明瞭了梅玲底示意，悄然退出病房。

「蔚表哥，我倆過去的悲劇，那主因，不是由於太多猜疑嗎？」梅玲忽帶着嬌癡的語態。

「……」我沉鬱地點了點頭。

「我應該直接說出：你到香港的當初，就是我最迷戀的時期——那時，一方面，豪華的物質享受，正強烈地誘

感着我；另一方面，對於你，我還有着深深的愛戀——最先，我原希冀，你能給我明銳的解放動力；然而，也許受了都市底虛浮交際所蒙蔽，我常擺起迷支的態度，硬着心情戲弄你，要使你柔順地受我支配——後來，我才明瞭：這，正形成了我倆底情感很快就破裂的主要因素。只是，當我漸有點覺悟的時候，你已和我離開很遠了！……迷惘中，夢一樣的我，却結了婚……一個驕持着金錢魔力的丈夫，當然並不會給他底妻子些微的真純愛情或安慰；婚後，很快，我就開始厭惡那種純物質的病態生活：完全缺乏素潔的人與人間底愛撫和同情。炫偽地談，笑，遊樂……我就在可哀可笑的迷宮裏，過着悄悄流淚的日子……這當中，我還深切地惦記着你，常間接地探聽你底消息；當我知道，你仍舊過着嚴肅的獨立生活底時候，我是有着多麼沉重的感懷啊！……表哥，假使你能真切地了解我的哀鬱，你將會寬恕我吧？」

「梅玲，相信我，我永遠不會埋怨你的！」

「回憶：從我倆底初逢到如今，這過程中，全是悲愁的連續——啊，人生，多麼枯寂，可怕！……」

「是的，由於我倆太怯弱，廣州當年，許多純潔的幸福憧憬，就給無情的現實鞭得粉碎了！……更不幸，經過了時間與空間的冷酷隔離，重逢後，我倆却又因為缺乏誠摯的坦白信任，終於，再構成悲劇的新開展——梅玲，如

今，一切都明瞭了吧？祝你早日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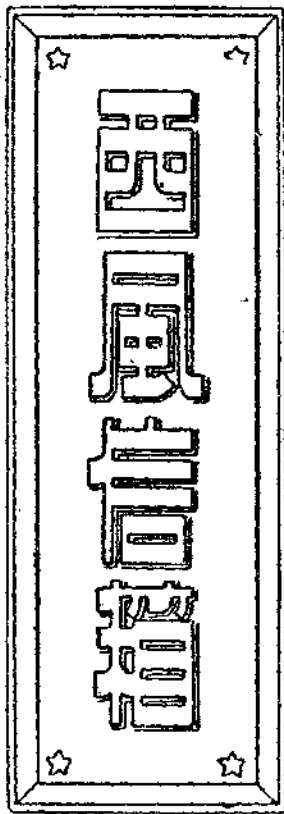
「健康起來？」梅玲凝思了好一會：「我是不會好的，謝謝你！……我不了解：人類究竟為甚麼總是那麼殘忍地喜歡互相欺騙和傾軋？——在險幻的生途，像我倆過去一樣可憐的青年同伴，也許還多得很哩！……假使你能够把我倆遭遇着的，人生悲劇底根源，清晰地向優秀的人類戰士，提出控訴，給跟踪着我們的青年輩一點明躍的引力，使他們英銳地衝出生命底灰黯圈——能够完成那嚴肅的紀錄，把我倆底眼淚，凝成一顆顆強勁的槍彈，去攻破人間底黑暗潛力；那麼，我雖犧牲，我底靈魂也將溫馨地冥感着微笑，再也沒有遺憾！……」

梅玲在淚光晶瑩中，昏暈了——我感動地俯伏在病床，緊握了那冰冷的纖手，吻着她底額……

(八)

兩星期後，表姊告訴我梅玲逝世的消息；還附着她給我底最後遺言，潦草而蘊藏着無限幽怨似地寫着：「寬恕我，完成那凝結着我倆血淚的嚴肅紀錄——控訴！……」

當我了解：人類常恃着自己聰慧的迷幻，因而反構築起悲痛的墳墓來埋葬自己，那可憐的人生實景時；對於一切昔日最憎惡的人們，我彷彿都只有憫惜的同情，再也沒有一點兒仇恨了！



建設新的幸福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貴刊的忠實讀者，每次見到先生代讀者解答許多疑難問題，深深佩服先生之高見。我是一個失偶的女子，有美潔的靈魂，遠大的志向，可是爲了被社會的舊道德緊緊的束縛着，使我的靈魂漸趨於破碎，志向也消沉。

一個人畢竟是有熱情的，因了社會上舊道德的束縛而犧牲了一生的幸福，真是感到萬分悲慘。但是我也幾次想鼓着勇氣去尋求幸福，但是結果總歸失敗，一方面固然是因爲我選擇的標準高；而另一方面，是因爲男子對於一個結過婚的女子，尤其是所謂「寡婦」，更用另一種眼光看待的緣故。

我是受過中等教育並且學習了某種專門技術的，現在經濟完全獨立（月薪一百五十元），生活毫不感艱難；但是精神太痛苦，太單調，而內心的痛苦又沒有誰來同情。

同事間爲了地位關係，不能不有莊重的態度，外界實際機會又沒有，所以即使是內心熱情燃燒，也沒有機會去運用。

編輯先生！素仰先生見識高超，思想新穎，請問對舊道德觀念應否打破而去建設新的幸福？更進一步，希望先生能負起一個改變男子心理的責任，來鼓勵男子，有勇氣去與失偶的女子結婚。因爲那是盡人道的責任啊！

自古以來，因了舊社會道德觀念而葬送一生幸福的不知有多少？可是她們除了暗泣與怨恨命苦外，別有何法？

像我這樣才二十五歲，假定活到五十歲，還要過二十年，可是這種慘苦的生活怎能過得下去呢？我謹希先生竭力提倡，爲像我一般慘苦的女子開闢一條生路。更懇託先生能在通訊運動上幫助我徵求一位真誠的同情者作友，這也可說是我唯一的先決條件。其次身心健全，受過高等教育或有專門技術而有相當職業者爲合格。

因心緒感到很不安，所以筆跡草率，字句不通，請你原諒。並請

時祺！

讀者李崎上

李崎女士：

我們懷着一顆同情而異樣的心來讀你的懇切的信，我們讀了一遍以後，又讀一遍；我們感謝你對於我們的信託，我們慨嘆你的「苦命」，也慨嘆着千千萬萬的中國女

子的同樣苦命。我們覺得這一代的青年，在重重的壓迫之下，責任確實是太重了，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得努力去完成一種艱巨的責任！

今日社會上多數的男子，對於所謂「寡婦」者，多少還存着一種歧視的偏見，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人類對於古舊的思想，不論它是多麼的野蠻而不合理，多數是願意無條件地予以接受的；同時，對於一種新的思想與觀點，不論它是多麼的正確而合乎邏輯，也要投以懷疑的眼光，這真是一件可哀的事。

社會是進化了，科學是進步了，人類的物質生活，真是變動得厲害，可是人類的思想，却往往滯留在中世紀時代。思想是應該跟着科學的智識與時序而推進的，可是事實却不是如此。一個失偶的寡婦，跟一個未失偶的少婦，實際上有甚麼不同呢？跟一個未婚的少女比較，除了多了一些實際的生活經驗，比較懂得了人生與婚姻生活的真義以外，又有甚麼兩樣呢？是的，也許有人會說寡婦是嫁過人的，是一種舊貨，舊的貨色總是不及新的貨色好啦！可是我們要說了，寡婦的確彷彿是舊貨，可是人類並不能跟貨色比，貨色是越用越舊，價值越少，人類却不是如此的。一個人將因實際的生活經驗（當然是指普通正常好的生活經驗）而變得更近情，更可愛，更明理，更曉得怎樣做人。人類的知識與經驗是越來越豐富的，一個進步過程

中的人（不論是男是女），總是越來越有價值的。無疑的，對着寡婦有着偏見與歧視的男人，是中了一種封建思想的毒素了，他們把女子看做男人的玩物，看做一種洩慾與玩弄的工具，他們所看重的是一種所謂「處女寶」。這種思想與態度，在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是絕對落伍與不合理的。一個有理解力的人，應該趕快打破這種歪曲思想。

你所說的「舊道德」，不知係何所指？我們覺得這名詞是太廣泛而容易引起誤會了。在所謂舊道德當中，有一部份固然是經不起時代的淘汰而站不住了，可是舊道德並不完全是壞的，我們不可一筆予以抹煞。我們對於舊道德，應該採取一種保留的態度，對於那種腐化與落伍的，應該予以抨擊，對於一部份仍能合乎時代而可以應用的，則應當酌予採納。我們應該運用我們的眼光與理智，予以抉擇，不應該舉起情感之筆，想要一筆予以勾消了。

崎女士，我們不知你有沒有親戚？崎女士，我們不知道你有沒有女友？崎女士，我們不知道你有沒有男朋友？當然，一個在社會上任事的青年，說沒有親戚，沒有男女朋友，誰能相信？我們知道你一定有着不少的親戚朋友的，而你的那些親戚朋友，也一定還有着不少的親戚朋友的。所以這樣連帶地推論下去，全世界的人，都有着親友的關係，我們的西風讀者通訊運動，就是根據着「四海之內，皆朋友也」這一句說得相當穩健的話而發起的。

我們覺得現在在形式上已經沒有甚麼『舊道德』在束縛你，叫你一定要去犧牲一生的幸福了。你是可以坦然地進行着去尋求未來的幸福的；而且，我們敢確定地說，一個有着『美潔的靈魂，遠大的志向』的女子，未來的幸福是正在期待着她的。

我們對你唯一的批評，是你對於尋找對象的眼光，是太狹窄了。你跟你的親戚朋友，應該是有一種經常的往來的，對這一方面的交際，你以後應該更耐心地保持下去。如果可能的話，你可以把你的心意，暗中通知你的幾個比較接近而可靠的戚友，請他們或她們幫助你物色未來的配偶。同時，在你的親戚的朋友中，或是在你的朋友的朋友中，你有一天將遇到你未來的配偶，我們這樣地深信着。我們覺得你得先把交友範圍擴大，對於『新幸福』的追求，不必太心急了。你該有建設新的幸福的勇氣與堅信，並且決心不使你所追尋的幸福，變成泡影或甚至災害。

選擇對象的標準太高，對你自己是很不利的。有一點你應該留意，就是對於交朋友（尤其是男朋友）的條件，不可持之太苛，凡是正直的人，不論地位的高低，你都應該設法去培植友誼，這是值得你這樣去做的。當然，濫交我們也是不贊成的。

對於同事，態度當然應該莊重，可是這並不能減少你與一位同事交往的機會與誠意，也不能減少你們將來成爲

配偶的可能性。不要以爲態度『不莊重』才能增加你的未來幸福的機會，對於『不莊重』的同事或朋友，你應該謹慎提防啊！

在目前，我們不能夠接受你的請求，因爲參加通訊運動的讀者，我們並不熟悉，而且，即使我們能介紹的話，我們也不知該怎樣介紹法，因爲我們祇知道你住在『上海一角』，在這茫茫人海中，叫我們到那一角去找你呢？

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知道在我們把這封信刊登出來以後，一定有些真誠同情的讀者來信的。對於這些信件，我們應該怎樣辦，請你告訴我們。祝你努力！

西風信箱編輯部

失 望 的 苦 酒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不是一個沒有志氣的人，我也跟一班上進的青年一樣地具有一腔熱血，一副熱腸，和一顆要出人頭地的野心。但，也許是命運的差錯，我從脫離母體以來，就帶來一種畸形的眼病。人家看得見的東西，我看見，在光天化日之下，尙能勉強對付，若是光線微弱的地方，或是在夜裏，簡直是茫茫然一無所見。因此我受盡了人家的嘲弄，身體健全的人誰能體會殘缺者的苦衷而加以同情呢？

雖然環境如此惡劣，雖則我是如此的不宜於讀書，但我還掙扎着把最高的教育受完，而成績並不在何人之下。先生，你可以想像得出這是一個多麼難得到的結果！

最近我是由學校而入社會了，爲了各方對我的期望，爲了我好勝心的驅策，我更掙扎着做社會的工作。但，數年來伏案在幽暗的燈光之下，每天要讀上萬的四號的鉛印字，要寫二千以上的字，我的眼光更爲短弱了，連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東西都如霧裏一般，讀書更成爲一件可怕而難能的事，失明的恐怖已迫在我的面前了。先生，我不是沒有求過醫生，他們除了替我配上一付全無用處的眼鏡外，都只搖頭說：『沒有辦法！』中間我會去過北平協和醫院一次；天津某法國眼科醫生處三次；上海福民醫院一次；寶隆醫院三次；雖則最近的求診也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目前有許多朋友說科學的進步，常出人意外，也許三四年前名醫束手的病症，目前最普通的醫生，可以着手回春。但我也沒有照辦，不是我不知道我眼睛長此下去的危險，不是我不信任現代科學，只因爲十幾年來失望的苦酒我實在喝得太多，脆弱的心靈，再經不起一次絕望的打擊了！

果然科學常能與人以希望，在第四十二期的西風裏，我讀到了那篇『重見天日』的文字，冷透了的心胸，重新又燃起熊熊的火焰。先生，誰不想成個有爲的人？誰願意做一個處處靠人的殘廢者？何況我活了有三十多年，受家

庭和國家一直培植到最高教育的完成，是一個身體其他各部都健全完好的志士！所以該文中所記的俄國奧帝賽醫學院簡直是我的天堂，費勒陀夫醫生簡直是一位起死人肉白骨的上帝。像我這樣畸形的眼病，除了乞靈於這最新的科學技術之外，還有甚麼辦法？

所以我請求親愛的先生，替我解答下列的問題：

(一)『重見天日』所載是否屬實，是否可靠？

(二)該文係屬節譯，想詳細情形，尙不僅此，不知何處可得該二篇原文前來一讀？

(三)照醫學及生理常識推想，移植死人眼膜，是否可能？

(四)如果先生沒有甚麼異議，我願意在最短時間排萬難赴俄求治（惟詳細情形及該醫院所在地必得先生爲之幫忙指導）。

(五)先生非醫，想關於醫學問題一時亦無從解答，如先生願意代介紹一位本埠醫生，預加研究討論，不勝感激之至！

這是我唯一的一點希望，也是我畢生成敗的關鍵。先生，這全繫在你手，如果你願把這封蕪雜的信和你的解答加以披露，使同病者見了，知道有這樣一個救星，不是很好嗎？沒有甚麼說了，謝謝你在每月給我們的開導啓示和安慰。並祝

撰安！

劉吳明珍謹上

明珍女士：

如果你在信中讓我們曉得你的通訊處的話，你該會早點看到我們給你的答覆的。

關於你所問的事，我們曾經訪問過幾位中外的眼科專家，他們都一致認為：

(一) 『重見天日』一文中所說的是事實。

(二) 因為該兩篇文章的原文都不在我們手頭，所以我們不知何處可得原文一讀。不過有一位眼科專家告訴我們說，外國醫學雜誌上曾經有過詳細的記載，到那裏去找我們也不知道，對不起！

(三) 移植死人眼膜於活人眼中是可能的，因為已成事實了。

(四) 我們是外行人，不能發表甚麼意見，不過我們以為不妨先就近請一位可靠的眼科專家診斷一下，再作決定。因為費勒陀夫醫生所醫的都是瞎子，所換的是眼膜，而你的眼睛並不能說瞎，至少不是全瞎，你眼睛的缺點不是不在眼膜上，也是需要先加以研究的。

(五) 我們願意以私人的資格，替你介紹一位我們認為可靠的眼科專家，替你診斷一下，與你研究關於你的眼睛的問題。但我們除了介紹之外，不能負其他任何責任，這是預先要在這裏聲明的。同時，我們為避免誤會與其他麻煩起見，不願意把那位醫生的姓名公開在這裏告訴你。

你假如有意思去看他的話，最好請把通訊處告訴我們。

我們認為你目前所做的事，對於你的眼睛，是不會有好影響的。為了保持你現下所僅有的眼力起見，你得減輕工作，改換工作環境，或根本地更換一種少用眼力的工作。關於這一點，當你去問醫生的時候，他應該能告訴你怎麼辦的。

我們認為你是一位難得的富有勇敢精神而能奮鬥的人，你始終在身體上的缺憾與困苦中掙扎着，這是很值得佩服的，祇是爲了十幾年來所遭遇的失望與打擊，你似乎略有動搖的現象了。我們知道這是『喝過失望的苦酒』以後自然的結果，可是我們還是認為這是不必要的。歷史上不朽的詩人但丁不是瞎子嗎？美國的名女學者海倫凱勒不也是又瞎又聾又啞的殘廢者嗎？可是他們何嘗灰心？他們何嘗認為失明是一種致命的打擊？你比他們是好得多了，你是不必也不應該因為眼睛的缺憾而悲觀的。

你有『出人頭地的野心』，你有『好勝心』，這是人之常情，也是很好的，祇是我們希望這不是個人主義的野心與好勝。時代已經轉變了，我們應該把生活的期望，全部寄托在大眾的幸福上；我們要把我們的能力，貢獻在社會的福利與改進上，這樣，我們就不至於失望，也不至於灰心，我們就經得起任何的打擊，我們將欣然喝着『苦酒』，因為在創造着一個光明的前途上，我們有着一個值得努力與犧牲的目標。

西風信箱編輯部

籠中鳥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相信個個人——尤其是青年人——必定有些自己不能解釋的難題，而這些難題總使他（或她）們終日繃着眉頭，一天到晚都是抱着悲觀的態度。我是其中的一個，要請先生幫助一點，且很希望能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

首先我要介紹我自己，我是一個很年輕的女子，生了一個孤寂的家庭裏；我的父親當我還在母親的懷抱中時已逝世了。我沒有兄弟姊妹，家庭中只有母親和我二人，所以覺得很寂寞。

當我的父親離世後，我的母親爲要維持我們二人的生活，所以不得不跑到香港來找職業做。職業找到了，薪金不很高，我們順利地度了十餘年的光陰，我也僥倖地讀了幾年書。我的才疏學淺，智識薄弱，因爲我是剛才讀完了初中一的學生。本來我可以繼續地讀下去的，不幸去年暑假得病，因此中途輟學了。

光陰去得很快，現在輟學已一年了。在這過去的時間，我沒有受過學校的教育，亦沒有回到學校去拜訪老師或朋友，而終日孤獨地坐在室內苦練針繡——這是被迫而做的。我被禁在室內，終日做些無謂的工作，我覺得很憂悶，很像池中的魚，籠中的鳥一般。我對於這樣的生活，

絕對沒有發生興趣的，而對於它總是增加討厭性。它害了我：當繡的時候，我躬起我的腰，好像駝子一樣，俯垂着額，一針一針地繡着，有時針會發起怒來向我的手指刺去；又因是工作時，視距太近，現在一當做針繡的時候，必要架上眼鏡，（我不是因近視而架眼鏡），否則腦殼會痛了起來。但爲甚麼會頭痛，我倒還不明白。唉！我對於我的日常生活認爲太不好了，是一個苦悶的生活。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回到學校去繼續學業，找回昔日舒適快活的生活，但環境不順我的意。我的母親說：沒有能力再送我到學校去。因此不得不給「輟學」打勝了仗。我悲傷，悔恨。我悔恨我的才學太低，智識淺薄。現在，很年青的我就失了學，誰說不痛心呢？我的學問沒有進步，却一日一日的退後；我相信以前在學校所學的東西，不久也要全部交還老師們。雖然大自然是一間大的學校，充滿了智識，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但從那方面去取集才能得到良好的智識及一個快活的生活？請先生指示一點，不勝感激。此祝

安康！

志貞敬上

志貞女士：

過去與今日的社會制度，把婦女禁錮在家庭之中，以爲是天經地義的事，這其實是不對的。到現在，這個社會制度的不合理的部份，已經逐漸地暴露了出來，人們已經

覺得非把現社會制度改變一下不可。今日大部份青年之所以感到悵鬱與苦悶，也許有種種不同的近因，而其遠因，却往往可以追溯到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上去。

因此，這種問題暫時是不容易澈底解決的；可是，這並不是說青年女子，是完全絕望了的意思。在你方面，針黹是不妨做的，可是不要把全部的精神與時間都用在那上面；你雖然沒有繼續就學的機會，可是不要灰心，學問是可以從日常的生活與書本上求得的。你應該把一部份的時間，花在閱讀有益的書報雜誌上，因為我們應該明瞭世界的大勢與潮流的推進情形，從而明白我們自己的地位。

在過去的教師與學友當中，應該有一部份值得保留繼續交往的，請別把她們放棄了。在人生的程途中，真摯的友誼是一件無價之寶；而且在朋友的地方，你可以學得不少的活的智識。

全國各地，今日遍佈思想前進而正確的男女青年，如果能與他們接近，對於個人的前途，當可獲得不少裨益。

你的命運的鑰匙，是握在自己的手裏的，要做籠中的鳥，還是要想遠走高飛，過有意義的人生和做有價值的工伴，都得由你自己去決定的。不要因為環境不能盡如人意而自怨自艾。能够盡量利用個人的機會去求得最美滿的人生者；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西風信箱編輯部

西風月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接收外稿。
- 二、來稿概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 三、譯稿概須詳細註明原文出處，最好附寄原文。
- 四、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五、稿費每千字三元起，於每期出版後五天發出。
- 六、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八、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霞飛市場四號西風社編輯部。

西風月刊社謹訂

小西風投稿簡約

- (一) 小西風歡迎投稿。
- (二) 來稿字數以三百字至五百字為最合理想。
- (三) 來稿請詳細註明出處。
- (四) 每篇稿費至少一元，另贈登載該稿之本刊一冊。
- (五) 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西風社謹啓

清寒基金

望 書 興 嘆

編輯先生：

我寫這一封信猶豫了好多天，像我這種人不曉得有沒有够上這資格請求？因為我是一個拿三十元一個月的司關捕，連身五口（母妻子女），對於社會並沒有甚麼貢獻，所以不敢冒昧請求，可是自問對於社會也沒有一點害處，大概總能夠得到貴社的准許吧？

貴刊我已經閱讀了好幾期，（不連續的，因為無力按月購買，）尤其是林語堂先生的『生活的藝術』，我最歡喜看，但是生活無限制的一天一天地高漲，實在再無力按期閱讀了。（我本來是不按期的，現在再加上一個『再』

字。）在五期上見到貴刊准許清寒讀者來信請求加入圖書館的消息，真使我歡喜得如『久旱逢甘雨』。

一個人不識字倒也罷了，既然識字當然要看書閱報，要看書閱報可又是非錢莫行。智識雖然是精神上的糧食，但是三十元一月的薪金有限，應付了肚子裏的糧食，就同時不能應付精神上的糧食。如貴刊沒這創舉，我只好『望書興嘆』了。現在貴刊既准許清寒讀者加入，我只得厚顏來請求了。准許不准許？請賜一封回信，附上郵票四分。

敬候

撰安！上海法租界××路××弄門房蔡廣源謹上

編者按：這裏所發表的，是一封要求參加西風清寒讀者圖書館的典型信件。我們知道在『各色人等』當中，都有喜歡讀西風的人，也都有一部份實在無法顧到買西風的人。祇要他們『對社會沒有一點害處』，而有妥實的保證人，證明確係清寒讀者，則我們歡迎大家都來踴躍參加。

西風清寒讀者流通

圖書館簡則

（一）凡西風各期刊讀者因家境清寒無力購買本社雜誌書籍者，均得來函詳述生活現狀，要求參加。來函須註明姓名住址，並附覆信郵資。

（二）經本社認為合格者，即可

憑借書證來社借閱雜誌書籍。

（三）加入者均須遵守本館規則

。犯規者得由本館隨時予以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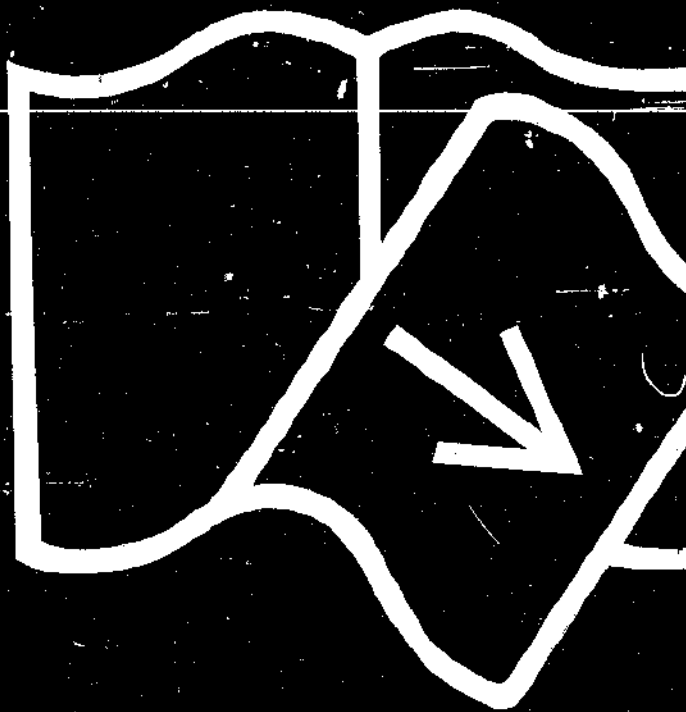
（四）請求人之姓名由本社嚴守

秘密。

西風清寒讀者圖書

館借書簡則

（一）西風清寒讀者經有正當職業者或西風各期刊長期定戶一人之介紹及證明，並經本館審查合格者，即得加入西風清寒讀者圖書館。



原件短缺

個情意綿綿心靈上受過創傷，懂得人生意義和痛苦由來的人，因為我覺得這樣的人才有真正的友情，才會給人以心靈上絕對的溫暖，我是怎樣的渴慕這樣的友情啊！

兄弟姊妹們：你們需要這樣的人做你們精神上永遠的連繫者嗎？她在這裏急待着你們的賜音呢！

徵友者第一二八號林 蓁

(煙台)

我是銀行員，三年前大學畢業後，蒙系主任不棄，介紹至本埠某銀行服務。三年中，上午按時到辦公室，下午按時離行，每天過着平淡乏味的機械生活，學校裏所讀的經濟學，從未應用；不單把學業荒廢，而且把在校時的同學好友都疏遠了。因為每天做事，好像關在鳥籠中，沒有一點交際的機會，我希望能得到幾個通信的朋友，並不限於銀行員與讀經濟學的人。

徵友者第一二九號大 源

(上海)

我不否認我是一個孩子，幼稚的愚笨的孩子，然而在我的短促人生過程中，已飽受了人間的摧殘和追擊，這些在我的

幼稚的心靈上已刻上了一個不可消滅的痕跡，但這些並不使我滅亡，我要掙扎，奮鬥，我自信只有這樣才能得到新生。

誰都不能否認，在人類的生活中心是缺少愛的，在這裏我迫切的渴望着真摯的友愛，將來我們再把它送到偉大的人羣裏去。

我對文藝作品很有興趣，我的空暇差不多都被它們吞蝕了。然而我從不敢想我是在研究文學，因為它對我太陌生了，未來的友人們：我正等待着你們的指教呢。

徵友者第一三〇號巴 德

(上海)

我是個剛離學校，初進社會的青年，籍貫江蘇無錫，事變後我赴滬，結束了中等教育的階段。爲了家境關係，就流亡到這南國的僻角。在廿四個春秋中，算也跑上了閩、冀、浙、贛、粵五省，自己對智識感到相當的不足。現在每天生活在大自然中，除了七小時半的工作外，其餘閒暇就欣賞鄉村的風景。我喜歡旅行、運動、文學、經濟學等等，切盼未來朋友能和我通訊互相勵進！

徵友者第一三一號凱 夏

(廣東南雄)

我是五年前在一個大學的附中裏面畢業出來的學生，因為經濟的不允許，它阻止了我踏進大學的願望，把我牽進了這大社會的戰場來了。於是，在我這個失望的人，權且把社會作爲我的大學校了，這樣地混了幾年，除掉混生活而外，便同各地的朋友們，藉着雪白的紙互通我們的心懷，報告見聞，一直到了現在。

我愛沉默，也愛文學，更愛觀光各地的風光，同訪問民間的情況，因為好遊歷，走過了一些地方，今年更深入到這邊陲的省份來。願知道邊陲一切的朋友們，我們大家握手吧！爲了我是住在這交通閉塞文化低落的地方；更願處在海外及外省的朋友們指教一切！

徵友者第一三二號路 璐

(西康)

我是上海人，今年二十六歲，現任某報編輯，很愛文藝，攝影……

然而，不幸得很，我的身體太壞了，我患起了神經衰弱症，曾經在醫院裏住過

好多時却還不見效，以致心是十分不安。不過我又沒有醫藥知識，很需要醫藥知識的跟我興趣相近的人做朋友，如護士醫生等等，我很誠懇的盼望他們會給我學問和身體上一點大大的幫助。

希望醫生和護士們給我信！

徵友者第一三三號徐 遲

(上海)

我很覺慚愧，雖然已是一個念二歲的青年，在學識上所感到的知識，非常缺少，因種種環境的關係，早年已脫離了學校的生活，向着社會前途上前進。

在這大自然中，正需要別人多多的來指示和領導我前進！說到我的嗜好，如文藝、哲學、音樂、園藝、電影和集郵等，尤其是美術，我都感到研究的興趣。

現在我正需要更多青年男女的朋友，與我通信或交換照片，來報導各人的見識與異鄉的風光，我想一定會感覺非常有趣吧！

徵友者第一三四號洪義揚

(上海)

西風讀者通訊簡約

(一) 本欄純以介紹西風讀者作文字上之朋友為目的。參加者須動機純正，信中請勿談及任何有礙對方安全與幸福之問題。

(二) 凡西風社各期刊之讀者均有徵友及應徵之權利。惟徵友者如係定戶，須納發表費國幣一元，非定戶須納發表費國幣二元。應徵者如係定戶，可免費參加，非定戶須納費國幣一元(應徵函件多少無限制)。所收款項全數捐入西風清寒讀者基金。

(三) 徵友者除略作自我介紹外(不得超過三百字)，均須註明姓名，住址，年齡，性別，籍貫，職業，任職機關，或肄業學校。(如係定戶，請註明定單號碼。)發表時得用筆名。本刊僅將徵友者姓名(或筆名)及地名發表，並依先後編列號碼。

(四) 凡欲與徵友者通信之西風讀者，請將函件直寄本社讀者通訊部，並須附有貼足郵資(國外讀者可附購買郵票之相當款項)，而未加封之空白信封一只，以便

本部主持人審查合格後代為轉信。

(五) 本部除代轉第一信外，對於通訊之雙方讀者，不負任何其他責任。

(六) 本部主持人對來信有自由處置之權。

(七) 來件請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霞飛市場四號西風社讀者通訊部。

西風信箱投函簡約

- 一、西風信箱歡迎西風各期刊讀者投函。
- 二、詢問或探討範圍暫限於人生、社會、家庭、職業、婚姻、社交、心理、健康、修養、性教育、兒童教育諸門。
- 三、來函須寫清楚，並須附寄貼足復信郵資並寫明通訊地址之信封。
- 四、來函答覆與否，編者有自由決定之權。
- 五、凡在西風月刊或西風副刊公開答覆之信件，恕不另行郵覆。
- 六、公開答覆時，編者對於函中字句，有修改權。
- 七、投函人之姓名住址，由本欄編者負責嚴守秘密。
- 八、函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霞飛市場四號西風信箱。

本刊已向中宣部及內政部聲請登記

廿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西風

第五十三期

三十年一月一日出版

顧問編輯林語堂

編輯兼黃嘉德

發行人黃嘉音

發行所西風月刊社

香港總經理處美公司

成都總經理處東方書社

廣告經理處聯合廣告公司

上海山東路二五五號
電話九〇〇八六

THE WEST WIND MONTHLY

Advisory Editor: Lin Yutang

Editors and Publishers: Huang Chia-Teh, Huang Chia-Yin

House 4, Joffre Arcade, 542 Avenue Joffre, Shanghai

西風月刊定價

郵票代洋九折通用	每月一日出版·零售每册六角	預定辦法	册數	國內	香港澳門	國外
	全年	十二	六元八角	九元	十四元	
	二年	廿四	十三元六角	二十七元	廿七元	

西風副刊定價

郵票代洋九折通用	每月十六日出版·零售每册四角五分	預定辦法	册數	國內	香港澳門	國外
	全年	十二	五元	七元五角	十元	
	二年	廿四	九元六角	十四元	十九元	

西風月刊廣告價目

全面 五十元
 半面 三十元
 四分之一面 二十元

本期特大號·零售每册捌角
 優待定戶·概不加價

安度賜保命

(ENDOSPERMIN)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採用安度賜保命而戒除煙癮者
為數鉅萬本行保證該藥為最純
淨之劑或素製劑並無雜質如麻
醉劑或其他有害物質等